



点击下方访问[读者阁](#)获取更多杂志  
[duzhege.cn](http://duzhege.cn)

# 读者®

■ 寻找少红

■ 穿过悲伤的河流

■ ChatGPT：你来了，我怎么办



ISSN 1005-1805



07>



读者微信



读 者

9 771005 180233

2023 · 7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 780 期 四月上

# 草木心

◎黄亚明



仁心，慈心，草木心。陕人贾平凹，在《祭父》一文中写道，院子里有棵他父亲栽的梨树，年年果实累累，唯独他父亲去世那年，“竟独独一个梨子在树顶”。无独有偶，章含之在回忆乔冠华时说，1983年，乔冠华逝世，次年春天，院子里其他树都忙着开花，唯独老梨树光秃秃，一朵花也不肯示旁人。

“但求同死”？草木无言，却胜过多少口蜜腹剑。

《聊斋志异》中有篇《橘树》，写人与树的情谊：陕西刘公做兴化县令时，有道士送了一棵小橘树，枝干细得像手指，他不想要，但六七岁的女儿喜欢，精心呵护。等刘任满，橘树盈把，并第一次结了果。刘公不想把树带走，女儿抱树撒娇大哭，家人骗她说只是暂时离开，以后还会回来。小姑娘怕别人偷橘树，亲眼看着它被移栽到阶下才离去。等姑娘长大，嫁人，丈夫登进士后，恰好做兴化县令。“橘已十围，实累累以千计”。原来，刘公走后，橘树只长叶不结果，待刘公女儿回来，才又一次结果。连续结果三年，第四年，“憔悴无少华”“夫人曰：‘君任此不久矣。’”到秋天，丈夫果然不当这儿的县令了。

草木之心，也是感恩之心。欢聚首、伤别离的，不仅仅是人。

(秋水长天摘自《人生与伴侣·创新阅读》)



# 读者<sup>®</sup>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创刊于 1981 年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 每月 10 日、25 日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发行范围 国内公开发行

社长 总编辑 宁 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 涛 王 祗  
 潘 萍 陈天竺

##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 霞 贾 真  
 美术总监 刘全墉  
 责任编辑 李 霞  
 编 辑 南衡山 周广挥  
 张 妍  
 美术编辑 孟 钊  
 版 权 尹 莲 2130213  
 制 版 祁国宏  
 电 话 (0931) 2130196/2130198

## 经营部

发行总监 雷 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 焱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颜慧雄 2130113 雷 博 2130132  
 韩 蕊 2130159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 宁 2130173  
 传 真 (0931) 2130411

## 综合部

副主任 王 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姚宏霞 2130425  
 稿 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 购 白熠峰 2130250  
 陈志明 2130329

# 目

2023年第7期 (总第780期)

## 专题

###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 |             |     |
|-------------|-----|
| 30 聊聊考古那些事儿 | 许 宏 |
|-------------|-----|

## 文苑

- |           |          |
|-----------|----------|
| 1 草木心     | 黄亚明      |
| 4 寻找少红    | 张惠雯      |
| 8 嫩芽进行曲   | 卡雷尔·恰佩克  |
| 38 万年青    | 冯骥才      |
| 47 爱中人    | 路易斯·塞尔努达 |
| 70 最合适的价格 | 詹姆斯·霍尔丁  |
| 72 草坪小镇   | 邓学云      |

## 人物

- |                  |         |
|------------------|---------|
| 10 一个名为“表演”的残酷游戏 | 林秋铭     |
| 50 星不怕黑暗，云不怕天阴   | 刘爱成 刘 畅 |
| 54 张艺谋的三个人生攻略    | 得 到     |

## 杂谈

- |               |       |
|---------------|-------|
| 21 贼马         | 陆春祥   |
| 25 会发光的勇敢者    | 吴晓波   |
| 28 有月光的生命     | 连中国   |
| 32 真正的领导力是做自己 | 万维钢   |
| 35 中和之境       | 孙开元   |
| 43 远近之意       | 郭华悦   |
| 48 素直之心       | 松下幸之助 |
| 63 卧虎         | 胡竹峰   |

## 话题

- |                     |     |
|---------------------|-----|
| 22 ChatGPT：你来了，我怎么办 | 刘 润 |
| 44 那一刻，我决定自救        | 秋 秋 |

## 人生

- |              |         |
|--------------|---------|
| 9 春满乾坤       | 黎紫书     |
| 14 爱的角力      | 明前茶     |
| 29 与你长相守     | 梁 凌     |
| 40 母亲的心      | 宋炳成     |
| 41 祖母给我的金蔷薇  | 阿 盔     |
| 47 就这样看着她    | 樊小纯     |
| 58 一只被解放的马来熊 | 刑逸帆     |
| 64 穿过悲伤的河流   | 卡罗尔·史密斯 |

## 生 活

26	伪装火灾	小田隆治
27	要不要相信老板画的饼	崔 璨
33	斯隆先生爱好什么	林 夕
34	树懒的哲学	詹妮弗·麦卡特尼
42	烟火人间	张佳玮
49	爸爸，我该怎么做	乔凯凯
62	“同用一个碗”原则	沈文才
67	“无聊”的小事	肖 肖

## 文 明

16	缠绕在大树上的一根藤萝	押沙龙
20	头颅骨的故事	尤 今
61	中国人数学为什么好	谭保罗
61	韩信点兵	陈丹阳
68	盐与王朝的兴衰更替	白 玮

## 悦 读

19	言论	
36	幽默与漫画	
56	为什么是兔子	大橘子

## 意 林

41	直待莲花劫后株	张宗子
46	完成自己的人生故事	余秋雨
53	俯仰	那秋生
53	盛名之路	叔本华
53	意外后果定律	李雪涛
53	在宁静中思考	乔治·吉辛

## 点 滴

9	心中有诗	张 炜
13	存在与拥有	布鲁斯·胡德
15	绚烂如花	老 马
24	另一重含义	江 潇
52	自明灯	上野千鹤子 铃木凉美
55	洞明与练达	刘道玉
60	如何谈论动物	翁贝托·埃科
69	两个假说	刘慈欣

## 封 面

坠入星空（插画作品）

赋 昕

##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 2130258  
 传 真 (0931) 2130422  
 文摘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原创投稿 ycjp@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 品牌发展部

主 任 温 彬 2130321  
 副 主 任 李艳凌 2130278

##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电商总监 韩学斌  
 副 主 任 李秀娟 王玉柱  
 联系电话 4001005353



读者读书会  
读者京东旗舰店



读者抖音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定 价 9.00 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 寻找少红

● 张惠雯



一  
科学家都说地球气候在变暖，但我觉得冬天越来越冷，今年冬天尤其冷。

那天晚上，爷爷和奶奶说起二爷。我记得二爷上一次到家里来，是我刚考上高中的那个暑假，一晃快三年了。我们也快三年没提起他了。爷爷说，二爷中风了，他们下午刚去医院看过他，二爷的情况不好，话也说不清，嘴歪了。他们去的时候带了一箱牛奶、一箱鸡蛋和一袋水果，但他们担心这些东西最后还是会被二爷的侄儿带走，二爷自己一口也吃不上。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说想去看二爷。爷爷奶奶齐声反

对，说我应该待在家里学习，高三了，不能再浪费时间，况且他们俩已经去看过，这就代表了全家。奶奶说，病房也是姑姑托医院的熟人安排的，他们都去探望过，在二爷出院前他们会再去一趟，这样，我们家的礼数也算尽到了。听起来二爷就要瘫痪了，我很惊讶他们这个时候在乎的还只是“礼数”。我没再说什么，但我还是想去看二爷。

二爷是爷爷的堂弟，比爷爷小了十几岁。这些年他不怎么来了，但很奇怪，我心里一直把二爷当成这家里的一员，也许是小时候的印象深刻。我记得以前我们家老房子被拆了，爷爷把二爷叫来帮忙，每天早上四五点钟，我们都还在

睡觉的时候，二爷就起床干活，一车车地拉砖，把码好的砖从老宅子拉到我们的新房子后面，再把砖卸下来，整整齐齐地码好。

只要我们家有活儿，我爷爷就会叫二爷过来帮忙。二爷喜欢到我们家，来了他闲不住，到处找活儿干。我喜欢看二爷干活儿，因为我也想长大了有那份男人的力气！没活儿可干的时候，他就变得局促，好像手脚都不知道放在哪里，心神不宁地在院子里、屋里进进出出。周末，姑姑们的孩子也都来了，大家聚在一起玩儿，二爷这时候才又自在、快活起来。他在旁边看我们玩儿，也会乐得笑出声。有时看着看着，他突然起身走了，很快又回来，手里提着从食品店买来的冰棍儿、山楂片、虾条，分给我们吃。我们往他脸上、手上贴纸条，在他手臂上画小人儿，他都笑着任由我们捣蛋。

二爷自己没有孩子，奶奶说过，二爷命不好，一辈子没娶上老婆。二爷一生都是靠卖力气生活。他四处打零工，去砖窑给人烧砖，去面粉厂帮人磨面、扛面袋子，去养猪场给人家喂猪……二爷干的是苦力，雇主却只给很少的工钱，有些雇主甚至连工钱也不给，只是包吃包住，走时送两条劣质烟。他一生没有什么乐趣，只是爱抽烟。

那些年，二爷春节从外面打工回来，都在我家过年。我们家的条件是二爷家没法比的，但他每次都给我们这些孩子发数目不小的压岁钱。二爷



穷，但大方。他只要出门，就不会空着手回家，不是买两只鸡回来，就是拎两条鱼回来，或是捎点儿我们小孩儿爱吃的鸡蛋糕、奶糖、果脯。有一年春节，他走到开封车站，身上揣着的一年的工钱全被人偷走了，幸好还剩下一张买好的汽车票。回家后，他和我奶奶说起这件事，像小孩儿一样呜呜哭起来。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二爷失声痛哭。过完吉兆，他回了乡下老家一趟。除夕那天又回来了。他大概是借了钱回来的，回来时带着两只宰好的鸡，还有一大块羊肋排。除夕夜，他按照惯例给我发压岁钱。他喜欢我们家里的每一个大人、孩子，但最喜欢的还是我爹和我。

我小时候觉得二爷的力气是用不完的，我把二爷当成现实中的大力水手。我从没想过，二爷的力气也会衰竭。二爷最后那份儿工是奶奶的一个远亲介绍的，远亲传话给奶奶，说二爷干活不够卖力，还贪睡，不干活儿的时候坐在那儿都会打瞌睡。这是我没法想象的。几年后，我再见到二爷的时候，已经是初中毕业的暑假。那时二爷已经不外出打工了，住在农村老家。和我小时候记忆里的样子比，他老多了。他头发花白，粗壮的身体消瘦下来，还有点儿伛着。他那次来没有像以往那样在我们家里住一阵，说是第二天有事儿要赶回家去，爷爷奶奶也没有挽留的意思。

那天晚上，我去二爷住的放杂物的小偏房和他说话。二

爷就像上了年纪、容易动感情的老妇人一样，话多了、碎了，有时激动得眼泛泪光。他说到养猪场的活儿，说别人不让他干了，不是他干不动，是人家看他年龄大了，怕他万一病了给他们惹麻烦。他们也看不惯他和村里的一个女人来往。我问他那个女人是不是他的女朋友。二爷看起来害羞了，挠了半天头。他要我答应不把这事告诉爷爷奶奶。他说他在商水丁村那个养猪场干活时认识了一个女的，她家也住在丁村。他说她的心就像我奶奶的心一样善。猪场的伙食不好，她经常给他送吃送喝贴补他，他干完活儿没事就去找她说话……“我这一辈子，除了你爷爷奶奶，没有其他人待我这么好过。”二爷说。说到这些，他那脏兮兮的、看不清肤色的脸上泛起一层红光。“那她好看吗？”我逗二爷。二爷嘟哝着：“啥好看不好看，反正是个女人……离了婚的。”我问二爷她叫什么名字。二爷支支吾吾半天，告诉我她叫少红。

## 二

知道二爷住院后的第二天，我还是去看他了。我对奶奶说我去澡堂洗澡，然后去了医院。我找到姑姑的朋友问了二爷的病房。

我找到307病房，推门进去，发现他躺在左边角落里的那张病床上，闭着眼睛，眼角粘着大粒的眼屎。他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皮肤灰黑，树皮般又皱又粗。

标着红色号码的白色棉被

把二爷的身体压在下面，只有一只手臂露在外头，脏兮兮的秋衣袖子卷上去，胳膊上插着两个输液针管。他看起来像七十多岁，但我猜他还不到六十岁。

被子底下，二爷的身体好像缩小了很多，我看着他枯瘦的手臂，突然觉得他是被什么东西榨干了。我坐了将近十分钟，他侄子还没回来。我觉得床动了一下，看看二爷，他睁开了眼睛，正看着我。我从没见过那么浑浊的一双眼睛。

“二爷，我是小光。”我说。

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像摔坏了的、布满裂纹的玻璃球。他认出我了，脸上有了表情，像个面老的凄苦孩子。他想说话，发出“呃呃咦咦”的声音，嘴往一边歪斜着。我努力听了一会儿，只约略听到我的名字。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二爷，我听不清。不过你不用急，医生说再输几天液体，就能恢复得和原先一样了。”

他那张歪斜的嘴抖动几下，总算不再试图说话。但过一会儿，他的身体开始使劲，嘴里又发出一串含混的声音，看起来有点儿急。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们的那女的说：“他是要上厕所吧。”在她的指导下，我帮二爷上了趟厕所——要一手搀着他，一手举着输液架。他左边的身子看起来不灵便，但还不算瘫痪。我第一次看到人老了、病了是这么无助，即使是曾经像大力士一样的二爷也无法幸免。

回到病房后，我把枕头靠



着床头立起来，让二爷倚坐在那儿。我总得说话，就顺口编了些谎话，说我从姑姑的朋友那里听说，他的病情一点儿也不严重，我还说我爸爸很快要回来，会把他接到我们家里一起过年……这时候，我看见眼泪从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流下来，流过他脸上的沟沟壑壑。

我在医院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二爷的侄子一直没回来。二爷只有这么一个侄子，从爷爷奶奶说的话里，我觉得这个侄子不怎么孝顺。因为我要在午饭前赶回家，所以我跟二爷说我得走了，二爷“哦哦”地应着，但他那只还能动的右手仍然紧紧抓着我的手。

没有时间去洗澡，我去路边理发店让人家给我洗洗头。这样奶奶就不会怀疑我没有去洗澡了。

午饭时，我问爷爷奶奶：“二爷那个侄子孝顺吗？要是二爷瘫痪了，他会照顾二爷吗？”

奶奶说：“他应该照顾。你二爷挣的钱、名下的地都给他了。”

我说：“但是农村里有的人连自己父母都不照顾。”

爷爷叹口气说：“那就不是咱们管得了的事儿了。”

我说：“这个病如果家属照顾得好，不是就能恢复得很好吗？”

奶奶说：“是这么说。但乡下的条件不比城里，年轻人都忙着打工挣钱，能给他看病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谈话被引到我想要的方向了，趁机对奶奶说：“那

为什么不让二爷住在咱们家呢？咱们家有的是空房子啊。”

爷爷奶奶的眼睛都瞪大了。

“住咱们家？谁照顾他？”过了一会儿，爷爷问。

“他有亲侄子，东西都给他侄子了，轮不到咱们家管。”奶奶说。

“可是二爷如果住咱们家，肯定能恢复的，他又没有瘫痪。到了乡下，没有人管，只会……”我嗫嚅着说。

“你一个小孩儿，操那么多心干什么！住这儿你照顾他啊？再说，万一人死在咱家里怎么办？”爷爷训斥我。

我回答不上爷爷的问题。其实，我愿意照顾二爷，我愿意给他养老，但我没有钱，也没有时间。

两三天后，爷爷奶奶又去了医院一趟。他们说，二爷当天下午就要出院。

“二爷好点儿了吗？”我问。

“好一点儿了，能说一两句话。恢复得还算不错。”爷爷说。“再住几天就好了，医院的意思是再住几天，治疗彻底一点儿。但他侄子急着回家。”奶奶说。

“也不光是时间的问题，你没看出来他侄子的意思吗？害怕住得久花钱。”爷爷对奶奶说。

那个夜里，我睡不着。我隐约猜到等待着二爷的是什么命运。我想帮二爷，但我能干什么呢？谁又会听我的呢？我厌恶自己的年少，年少的无能。

### 三

我知道二爷最后打工的那

个养猪场在商水县张庄乡一个叫丁村的地方。到了商水县城后，我在车站打听去张庄乡的车。有人带我上了一辆小巴。我蜷缩在没有暖气、车窗四处漏风的肮脏小车里，沿途是千篇一律而又无休无止的中原农村冬日的凋敝景象……

二爷出院后，下过一场雪，雪后天气冷得出奇，屋檐下结了冰凌。听说，二爷没有住在侄子家里，因为侄子媳妇爱干净，就让侄子在地里给二爷搭了个塑料窝棚。奶奶说那哪是人住的地方，就是狗窝，臭得熏人……我猜这大概是因为二爷已经下不了床、大小便失禁了。爷爷奶奶都说脑血栓最终不住冻，一冻血流慢，血管就又堵了。爷爷过去也得过这个病，前些年，因为他的病，爸爸会把他接到深圳过冬。现在，他完全好了。

“那二爷现在病得更重了？”我问他们。

“唉，还没有出院时候好，又说不成话了。这种病没人照顾是不行的。”爷爷说。

我等了一会儿，但他们没说接下来要怎么办。

过一会儿，奶奶说：“这都是命，没办法。上辈子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命这么苦。”奶奶信佛，信命，信六道轮回。她早晚上香，每隔一段时间要去市场买鱼放生。

所以，我现在坐在这辆开往陌生的、我毫不向往的一个地方的小巴上。我知道我不能说服爷爷奶奶，但我又不能什么都不做。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寻找少红——二爷说的



那个体恤他、对他好的女人。

破烂、肮脏的小巴行驶在公路上，发出吱吱呀呀、散架了似的噪声。路两边排成行的落光了叶子、枝丫在寒风里瑟缩的杨树，就像一个个饱受饥寒的垂暮老人。杨树后面是冬天贫瘠、肃杀的田野，赤裸裸的，令人生畏。而二爷就是睡在这样的地方——在野地上一个用塑料布临时搭成的窝棚里。北风会一无遮挡地扫进他住的窝棚，这个曾经力大无穷的人瘫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没有一个人给他一碗热汤，没有一个人能扶他一把。如果二爷还能想，他会想什么呢？我想象不出那会是什么滋味，想必比刀子剜心还疼痛，比窝棚外被冻僵的田野还冷，冷得无边无际。

为了这次远行，我把这个月剩下的伙食费和平常攒的零花钱都带在了身上。

我辗转进了丁村。土路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我在路上大踏步地走，为了让自己暖和，也为了压住心里起伏得太强烈的情绪。我怕我找不到少红，我怕二爷等不及我找到少红，我还怕找到少红，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找到少红以后能让她做什么。但她好像就是唯一的希望。我一个人走在这坚硬的村路上，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寻找她。寒风呼啸，我说不清楚是什么情绪让我想哭。

我打听到了过去那个养猪场，但他们说猪场闹过一次瘟，早就关了。我问起那个叫少红的女人，没有人知道。最后，有人带我找到原先猪场主

人的家，招呼我的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冷漠男人。他一边倚着门剔牙，一边和我说话。他说：“你说的是那个老光棍啊？我当然有印象。”当我窘得满头大汗、问他少红的事情时，他竟然大笑起来，说要是村里有哪个女人和二爷说句话、给他个好脸色，他看见人家就走不动路了……

#### 四

那天，我赶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和我意料中的一样，班主任给爷爷打了电话，家里的一场风暴正等着我。

很快，放寒假了，过几天就是除夕。爷爷接到二爷的死讯，说侄媳妇一天早上去窝棚里给他送饭，发现他已经“过去”了。爷爷奶奶接着商量去参加二爷葬礼的事，他们是很重视礼节的。他们商定出一份厚礼，两个姑姑也去。他们坐上大姑姑那辆黑色的高级轿车走了，对二爷的侄子来说，他们在葬礼上的出现会是莫大的面子。

听说二爷死了，我倒没有太难过了，还松了一口气。就像奶奶说的，二爷这一死，不再受罪，算是解脱了。我之前揪着的心平静了。

下午三四点钟，参加葬礼的人都回来了。他们聊着葬礼上的情况，说那个侄子请了两个鼓乐班子，侄子侄媳妇都披麻戴孝，行了孝子礼，在乡下算是厚葬了。我想，这大概算是他侄子的庆祝吧。

远处哪里有人放鞭炮，传来寥寥的几声。虽然天阴、刮

着狂风，但过年的气氛仍然弥漫在空气中。我眼前摊着书和模拟试卷本，但我什么也做不下去，只能身心空空地听着楼下哗哗的洗牌声和说话声。他人的悲伤也是这么不可靠，转瞬即逝。如果二爷的灵魂跟着他们回来了呢？如果他正在那大屋子里站着看这些亲人，或是正在他过去住的杂物间里游荡呢？他还想过在这个地方和善待他的亲人安度晚年。

当然，那只是他孤苦一生中寥寥几个卑弱却不可能实现的梦之一。还有另一个梦，那就是少红。他大概在心里编织了很多次这个荒唐的美梦，以至于他给梦里的女主人起了个名字，以至于他自己也信以为真，忍不住在那天晚上告诉了我他的“秘密”。他只是没想到，我真的会去寻找少红，而我也早已原谅了他的谎言。愿他安息。

（大浪淘沙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飞鸟和池鱼》一书，本刊节选，宋德禄图）

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不要对别人心存太多期待，我们总是想要找到能为自己分担痛苦和悲伤的人，可大多时候，我们那些惊天动地的伤痛，在别人眼里，不过是随手拂过的尘埃。或许，成年人的孤独，就是悲喜自渡，而这也正是我们难得的自由。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3月30日，上午10点整，我身后的连翘终于开出了第一朵小花。为了不错过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整整三天，我都盯着连翘最大的那个新芽——它看上去就像一颗金色的小豆荚。当小花终于盛开时，我立刻细察天象，看看是不是要下雨。到了明天，连翘细细的枝条上将长满金色的小星星，一发不可收。最重要的是，紫丁香也加快了它的脚步，在人们注意到它之前，它那纤细娇弱的小叶子早就长出来了；还有醋栗，也展开了它那V字形的、环状的“衣襟”；至于其他乔木和灌木，它们依然在等待那来自天空或大地的一声命令：“就是现在！”当那一刻来临，所有花苞、嫩芽将同时绽放。没错，一定会的！

嫩芽绽放属于所谓的“自然过程”，同时也是必经过程。虽然腐朽也是一种自然过程，但很少有人把它和威武的行军联系在一起。如果我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家，我绝不会为腐朽写什么曲子，却一定会写一首“嫩芽进行曲”：在轻快的前奏中，紫丁香军团首先分散开来，向前跑去；然后进场的是红莓小分队；接下来就是踢着正步的梨树和苹果树的嫩芽，为它们抚琴伴奏的则是菊苣和小草；最后，在管弦乐团的伴奏下，全体嫩芽军团气宇轩昂地大步向前，一、二，一、二……哇，天啊！好威武的队列！

人们常说春天的大自然是绿油油的一片，其实这话并不准确。有的嫩芽是由深紫或玫瑰紫变成红色，最后又变成暗紫或暗红，也有的变成褐色或黑色；有的像雌兔肚子上乳白色的毛一

样，也有的是紫色或金色，或者像旧皮革一样的深色；有的嫩芽看起来像蕾丝的边沿，有的像手指头或舌头，还有的像皮肤上的小疙瘩；有的嫩芽全身长满了茸毛，活像一只圆嘟嘟的小狗；有的很快就发育成纤细坚韧的幼枝，有的则像松鼠蓬松的大尾巴……告诉你们吧：幼芽和叶子、花朵一样会给人带来惊喜，只是人们还没有细心发现其中的差别。如果你想进行一番探索，就一定要找一片小的地方。就算我跑步到贝涅修弗（布拉格南约30公里的小城）去观察，也绝不会比在我的小花园里看到的春色更多。人们必须耐下性子，静静观察，才能发现令人惊叹不已的景象，那是顽强的生命力在春天的爆发，让人忍不住想要温柔轻抚，或奋不顾

身地保护。如果仔细倾听，你还会听到绵延不绝的嫩芽军团发出的微弱的嘶喊声。

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从天地间传来了那句神秘的命令：“就是现在！”于是，早上还含苞待放的嫩芽一下子冒了出来，连翘的枝头闪烁着无数小金星，胀鼓鼓的李子嫩芽裂开了一道细细的缝……各种不知名的肥嫩的幼芽在枝头绽放，青绿色的小嫩叶在树枝顶端搔首弄姿。别害羞了，脸红的小叶子；别沉睡了，冬眠的枝条们，起来吧，伸展吧，出发的命令已经下达！快将未完的进行曲演奏起来吧！在阳光下闪耀吧！我的铜管，

痛快地吹吧！定音鼓，大胆地敲吧！我那迷人的小提琴，尽情地拉吧！因为在这座充满褐色和绿色的小花园里，嫩芽军团已经打破静谧，开始它胜利的游行了！

（容川摘自新世界出版社《一个园丁的一年》一书，赵希岗图）

## 嫩芽进行曲

● [捷克] 卡雷尔·恰佩克

◎ 贾毓婷 译





要开饭了，老二一家还没到。大家习惯了，往年都这样。但饭桌上仍不免有人鼓噪，有人掏出手机来想打电话催，被她阻挠了。别，老二和他媳妇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

好不容易等到老二一家三口坐下，这才总算到齐，完完整整的一家。三代人呢，老中青，谁的个头都不小，顿时把小饭厅撑满。房子里忽然人声鼎沸，像一锅刚煮开的水，加上一室春景，年花簇拥，还有从电视机里溢出的流光与声浪。过节就该这样，团圆饭是该在家里吃的。

于是她开始奔忙，拖鞋在厨房与饭厅之间“吧嗒吧嗒”地响。菜肴一盘接一盘上桌，空气中蒸腾着油气和饭香。老大开了一瓶酒。有人喊她：“妈，你坐下吧，每年都这样弄一桌子，你不累，我们看着都累了。”谁又跟着起哄：“对啊！去年不是已经说好，今年团圆饭到福满门吃的嘛。”

老大的女儿嚷起来：“我知道！我知道！奶奶那天看见电视上有个专家说啊，味道是人类最后的记忆。我说奶奶一



## 春满乾坤

● [马来西亚] 黎紫书

定是怕我们吃了别处的就会忘掉她。”

大家大笑，笑得像电视上的罐装笑声那样齐整。她也笑着端上最后一道菜。这下连素来矜持的二媳妇也认出来，鲈鱼啊，妈的拿手好戏。鱼才放下，许多双筷子便伸过去各取所需。有的说：“好啊！妈这私房菜，这么多年就是吃不厌！”有的说：“你没尝过呢！人家福满门的更有特色。”

她坐下来，才发觉没有胃口，于是静静地端详围着饭桌的一家人。除了身旁的老头子和老二那生性腼腆的儿子在默默扒饭，其他人都兴致高昂，

尤其谈到股市和房价的事，说话音量更大了。话题扯到这旧楼房时，兄弟三人各有看法，很快便话不投机，嗓门变粗了，酒嗝中透着戾气，不时还有高亢的女声硬生生地加入。气氛有点糊，像快要烧出焦味来的半锅残羹。

“啪”，有人摔下筷子。

老头子发作，大伙儿马上噤声，其时已杯盘狼藉。老二一家先走，老大一家随后，媳妇们一个劲儿堆着笑脸打圆场：“妈辛苦了，菜做得真好，哪家饭馆都比不上。明年吧，明年得把功夫传给我们。”

等人都走了，老三与媳妇无声地窜到睡房，闩门的声音传来。依然一室春景，年花俗艳，电视机还在倾出欢腾之声。

她去收拾，老头子一边煮水沏茶，一边嘀咕：“什么人类最后的记忆，这下你输得甘心了。亏你还花这些钱。刚才那鲈鱼做得真一般。哪家饭馆点的菜啊？”

她开始洗碗，没回头。

“福满门。”

(妍 儿摘自花城出版社《余生》一书)

你如果是个心中有诗的人，那么你就拥有了表达生命的厚礼，生命不止，就受用不尽，真正是幸福无边。你用这一辈子守住的诗心驱逐了人人都害怕的失落感，这不是最聪明的办法吗？你留下的是心灵的记录。它滋润了自己的心灵，也可以滋润别人的心灵。

诗意，说到底可用来安置自己这颗苦涩的心。人活着，心的安置成了第一要事。没法安置，就有了无边的懊恼、

## 心中有诗

● 张炜

牢骚、忌妒。有了诗意的驻留，一切全都改变。你从此追求的是永恒的东西，跳出了世俗生活狭窄的圈子，开始放眼去看遥远之地，你生命中的参照于是为之改变。

一个人的境界高下，主要是因为生命的参照不同——我们眼前的许多事情根本算不了什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得毫无痕迹、轻若鸿毛。

(小猴子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葡萄园畅谈录》一书)



张  
颂  
文

# 一个名为“表演”的残酷游戏

●林秋铭

## 置 换

在开始学习表演之前，张颂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导游。在家乡广东韶关带团时，常常会去南华寺，他会带着一群游客走一段长长的路，走到寺庙的后山，那里有一眼泉。他会这样介绍这眼泉，泉水可以治病，洗一下眼睛，一生都能看懂人。

“其实这段话并不是指定的讲解词，我是在重复我妈的话。”他说。

张颂文13岁那年，母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某一天下午，她牵着张颂文，坐着摇摇晃晃的公交车去了南华寺，走的就是那条路。那是张颂文第一次看到那眼泉，他们用矿泉水瓶灌了很多泉水，母亲说这是神泉，能治好她的癌症。

好多次，他上着学，就会突然冒出母亲去世的念头，便猛地从学校跑去医院确认她还在不在。13岁是一个少年躁动的年纪，医院却像个牢笼。

一次又一次的虚惊让张颂文感到疲乏，生离死别的概念变得模糊。他开始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样的想法让他在母亲去世后的十年里，常常感到内疚，“我一听到别人提起妈妈就会止不住痛哭，我总觉得内心愧疚……没有在来得及的时光里让她得到安慰。”

后来，他一次又一次地带着游客走过那条长长的路，去看那眼泉，复述着母亲的话，“我一到那个地方，就会很想她。”

年少丧母，给张颂文的心里制造了巨大空洞，而命运的愈加残忍之处则在于，他似乎无法逃避这种伤痛。无论是做导游，还是后来做演员——每次演到与别离、死亡相关的情节，他都会调出这段记忆，因为只有这样，那种痛苦才是真的。

张颂文并非天赋型演员，入行晚，快25岁时才去北京电影学院学表演。他外形条件没有那么优秀，普通话也不标

准。因此，关于张颂文的表演经历，最初的故事都与勤奋刻苦有关。负责他们班级的主任教员张华记得，那时，张颂文会洗几颗石子含在嘴里，给舌根和舌尖增加压力。和同学、老师讲话，张颂文也不会把石子放下，那几颗小石子就在他嘴里翻滚。半夜12点，电影学院的操场上，总有两个同学在高声念台词，一个是海清，另一个就是张颂文。

周一围是张颂文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在他早年间的博客中，还留着张颂文勤奋的印记。学表演，也需要像戏曲演员那样出晨功，每天早晨6点到7点，去操场上吊嗓子，两年，4个学期，每一天，作为班长的张颂文都会带着同学们去出晨功，风雨无阻。

若干年后，他终于成了一名拥有“教科书般演技”的演员，经典的表演片段一个又一个，每一个都细腻到令人惊叹——这也正是演员这个职业之于张颂文的残酷之处——这些所谓的表演质感，都是他用



过往人生中真实经历的难堪、窘迫、挣扎、苦痛置换来的。

### 成为演员

在做演员之前，张颂文拥有太多不同的职业经历。

母亲去世两年后，16岁的张颂文开始了打工生涯，在各个工厂之间流转，一个接着一个工种地换。他干过安装空调的活儿，去日历厂糊过日历，在“亚洲汽水厂”洗汽水瓶。他还要在流水线给瓶子贴上标签，传送带如果快一些，就得追着瓶子跑。“亚洲汽水”四个大字天天在他眼前晃，亚洲，多么宏大的词，再对比自己的工作，他觉得有点讽刺。

后来，他又做了几年导游，这份职业让他变得愈加敏锐。他得靠着这个技能生存——旅游大巴上，他需要快速判断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情绪和兴趣，及时做出反应。他干得不错，连续多年荣膺“广东省优秀导游”。

因为喜欢看电影，张颂文准备尝试考北影的导演系。1999年，北影导演系不招生，他阴差阳错地学了表演。

好友林家川记得，在北影念书期间，班长张颂文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热爱洗澡，喜欢读报纸。他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他好像在追赶什么，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25岁考电影学院，我知道这应该是我终身的职业了，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得拼命。”

但毕业后，他四处碰壁。好友周一围的蛰伏期比他短得多，在毕业后的第三年，接戏

的节奏渐渐走上正轨。周一围开始向各个剧组推荐张颂文：“我有个哥们儿叫张颂文，他是个好演员。”但每次都没能成功。

跑龙套的日子，收入也不稳定。有一年，张颂文全年的收入就3万多元，后来才变成7万多元。很多合作过的人都说，张颂文绝对是一把好手，可每次谈价钱时，对方又说：“张老师，你是艺术家，但是你出演这个角色，你没有流量，你懂吗？”

周一围记得，在张颂文等待的日子里，他们会去潮白河上划皮划艇，或者骑个小摩托，去河对面的某一个小区散步，一人买一支冰淇淋，坐在长椅上观察小区里的人走来走去。通常都是张颂文说话，他听。两个人看着湖面，聊河边住着的老年人会怎么打发接下来的时光，聊如何与形形色色的人相处。冰淇淋吃完了，再骑着摩托车回家。

### 寒冷

2009年11月，因为市区的房租太贵，张颂文正式搬到北京郊外的院子。搬进去的那天，暴雪来临，到了晚上，郊区的气温降到了零下21摄氏度，室内只比室外高了3摄氏度，倒出来的水瞬间结冰。因为没有关好水阀，第二天，张颂文家的水管被冻裂了，水流了一院子，结成了一层亮晶晶的厚冰。后来很长一段日子里，他都需要面对“寒冷”——这是他的生活处境，也是他的职业环境。

当然，如果能去剧组，就没那么冷了。2010年，他前后演了5部戏，但是戏份很少，在剧组的天数加起来也只有10天。原本只有一天的戏，他硬是和导演拖了4天。原因是酒店暖和，还能吃上盒饭。

回到家，最冷的一段日子，张颂文会在中午12点拉来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然后想起母亲。母亲早年间是下乡的赤脚医生，村民们常常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疑难杂症，赤脚医生的专业能力有限，但总会想很多方法来解决问题。母亲最喜欢给人支的招是晒太阳，她告诉张颂文，晒太阳会让一个人开心，因为，在她看来，很多病的根源是沮丧。她告诉张颂文：“文仔，一切都会有办法，只要你清楚你的目的，就一定能找到。”

### 奇妙一夜

也就是在张颂文搬去郊区的那一年，他偶然结识了经纪人赵玉德。赵玉德曾经担任许多香港演员的经纪人，带过张家辉、舒淇、余文乐等，但因为欣赏张颂文，他专门从香港搬来北京，只负责张颂文一个人。

张颂文说，赵玉德“纵容”了他8年。他从不逼迫张颂文接戏，将选择权交给他。张颂文也就那样等着。

直到2016年，有一天聊天，赵玉德慢悠悠地说：“颂文，能不能积极一点，其实你有机会的，很多人欣赏你。你总是看到人家的剧本说，那个戏不行，不拍，但是后来人家

拍出来也很合理。是不是有些不行的东西，可以在现场通过努力把它变好？”他还强调了一句，“你40岁了。”张颂文摇摇头：“哎呀，无所谓。”

赵玉德摊了牌：“你能不能为我努努力，我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还这样陪你熬，你能不能做些改变？”那是赵玉德第一次向张颂文坦白自己的窘境。张颂文愣了，答应赵玉德“今年多接几部戏”。那一年是张颂文最拼命的一年，一口气拍了四部戏，包括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和《西小河的夏天》。但也是在那一年，赵玉德因为心肌梗死突然去世，倒在了张颂文的家里。

张颂文在北京八宝山为赵玉德办了葬礼。那天来了很多人，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前后有4家经纪公司派人前来悼念，他们和张颂文握手、拥抱，安抚的话没讲几句，便直接表达了要和他签约的意愿。他回绝了所有邀约，把自己藏起来，那之后足足有两年没有拍戏，“我经纪人刚去世，我就马上签约别的经纪公司，我会觉得对不起他，像背叛了他。那8年，最苦的时候，他和我在一起。”

他回忆起为了拍《西小河的夏天》，他和赵玉德提前到拍摄地浙江绍兴踩点。夏天快来了，他们俩在西小河的溪边散步，闲聊着。赵玉德提议：“咱俩合张影好不好？”他们请路人帮忙拍了一张。

赵玉德去世两年后，张颂文因为电影路演在绍兴停留，他又独自回到那个旧地。张颂

文依然请经过的人拍了一张同样角度的照片。张颂文抬起手臂，做出了搭肩的动作。拍照姿势和两年前一样，只是，赵玉德不在了。

后来，综艺节目《演技派》里，排演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故事主角的儿子去世了。起初，他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在朋友的劝说下逐渐接受。故事的结尾，丧子的父亲



张颂文

和儿子的朋友合影时，父亲喊“等一下”，然后突然抬起手，搭在空中。这个动作正是表演老师张颂文建议的。那场表演后，在场很多人因为抬手的动作哭了。他们问张颂文：“你怎么会想到这个点？”他没有跟他们讲与赵玉德的故事。“我不知道别人演戏用什么办法，我的方法就是用真实的生命体验。”

他想起在北影那几年，老师问他们觉得表演是什么？班上的同学给了各种各样的答案，老师都不满意。谁也不知道，老师的那个答案是什么。

张颂文回去查百科全书，找到那个关于表演的字面解释——“表演是演员利用自身

的材料塑造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自身的材料”，对于张颂文，这就是他经历的所有生活，而表达这一切的工具，就是他的肉身。“你生活中一定有难堪的地方，你不会像讲段子一样，说自己的不堪，讲的时候会让你难过。但演员不可以，演员就得不停地挖出来，要回忆所有的悲伤，回忆我的不堪，我的窘迫。我不能忘记它，甚至要不停地、反复地去回忆亲人离开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样。你知道吗，每一次回忆对我都是一次伤害，所以方法派表演是很伤身体的，我不能来假的。”张颂文说，“我要允许很多人进入我的体内，侵蚀我的心，这是对演员最残酷的地方。”

他至今仍留着赵玉德的一件黄色皮夹克，在一些荣耀的时刻，他会穿上。他还在家里为赵玉德挂上一串风铃，风吹过的时候，会发出好听的声音。

而这个故事的更残酷之处在于——后来，《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公映了，赵玉德相信了8年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但他没有看到。

### 提着那口气

寒冷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张颂文开始变得忙碌。他已经忙得很少回到北京的家，每次回去，停留时间都很短。但他还是会尽力保持自己和生活的距离。

编剧史航对一个画面记忆很深。今年春天，演员王悦伊去横店看望正在拍戏的张颂文，结束后，他们一块儿去菜



市场买菜。菜摊的老板娘举着手机，声音放得很大。一般人可能要么请她声音小一点儿，要么赶紧买完菜离开。但是张颂文接过菜停住了：“大姐，你在跟谁说话啊？跟你的小学同学啊？你们现在60岁，这么多年一直都有联系，真是个很幸福的人呢。”

“这种对人的留意和解读特别好，我偶尔想起来也觉得倍受鼓舞。”史航说，“我只觉得他是好好地吃每一粒米，最后能够让自己不会挨饿、不会腹中空空的那种人。广东人爱说一个词，叫‘一碗安乐茶饭’，我觉得颂文不管怎么大红大紫，他还是他要的那种安乐茶饭。”

曾经采访过张颂文的作者吕彦妮见证了他从冷到热的过程。“我觉得他这么敏感的人，一路走来一定好辛苦。他经历过很多不好的东西。他都没有因此变成一个多么市侩的、圆滑的人，他还在以最大的热忱待人和处事。”她也为张颂文担心，这是一个充满人设的时代，面对热度，“舆论

需要造一个人”。而这个被制造的人，或许会将张颂文身上的一点无限放大，但这样一来，这个人也会离张颂文越来越远。

去年，一篇《张颂文买不起房》的报道登出，惹得张颂文微博的私信箱塞满了安慰的话语。一个人因为热爱而坚守，他买不起房，忍耐着贫穷在继续行走——这是人们期待的叙事。但这让张颂文本人感到苦恼。张颂文厌烦外界为他贴上“贫苦”的标签。事实上，在进入表演行业的后一个十年，他的待遇已经好转，但大家不爱听这个了。

后来，他不得不在微博上做出澄清——“来过我家的朋友都知道，我租的平房宅子虽然质朴，但被我收拾得非常舒适，满园都是我种的花花草草，周围的集市各种蔬菜瓜果也很划算，很多朋友爱来我家小院做客，我猜他们是真心喜欢的，这样的生活气息给了我很大的安抚……”

这是这个残酷故事的下一环——人到中年，终于守得云

开，得到声名，但此时，无论是年纪还是环境，都决定了他无法再享受年少时对成名的渴求和恣意。如今，他谨慎地伴着这些声名生活，心里想的是，怎么平稳地站在水中央。

林家川去张颂文家里做客，即使屋里已经有了取暖设备，依然感觉很冷。张颂文说，自己想保持这种“冷”，这会使他清醒，“他害怕自己不平静。这么多年看着身边的人大红大紫，也有失败的，火了以后，是不是应该先等一等，冷静一下”。

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在人生的前40多年中，张颂文一路沉浮，始终提着一口气，一个人面对生活所有的难，然后一个人去解决。而当变化终于到来时，他或许会松口气，但也只是松一下而已，因为，在他的意识，甚至习惯里，他还需要提着那口气，自己去守住眼前来之不易的一切。

(千百度摘自  
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  
扫码阅读原文)



## 存在与拥有

● [英] 布鲁斯·胡德 ○傅小兰等 译

如果金钱买不到幸福，那可能是因为钱花在了错误的事情上。

现在有大量研究表明，人们从花钱购买体验而非物质财富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这就是“存在”与“拥有”之间的区别。

心理学家汤姆·吉洛维奇指出，人们从度假、听音乐会和外出就餐等体验式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感，往往比购买奢侈品、珠宝和电子产品等物质产



品所获得的满足感持续时间更长。

这种满足感来自对体验的期待，也来自事后的回忆。因为记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每一次复述重建。经过一次又一次回忆，我们最终无法区分现实和幻想。在复述经历时，这些体验会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晓晓竹摘自中信出版集团《被支配的占有欲》一书)

# 爱的角力

●明前茶



两年前的春天，我朋友小曹的父母重建了农村的老房子。原先中规中矩的平房被推倒了，小曹的父母建起两层楼房，还装修成民宿的样式——在合围结构的房子中央装上落地玻璃窗，并预留了一个天井，天井里种上细细的水竹，放上父亲这些年从山上捡来的奇石。

小曹吃惊地发现，整栋房子上下安排了3个卫生间、2个厨房、2个茶室兼小书房，还有5个卧室。每个卧室都放着父亲从网上淘来的樟木衣橱和实木床。

为什么要建这座大房子？她父母的想法是，人老了，只盼着儿孙能多回家陪陪他们。他们执拗地认为，只要老家房间够多、被褥够多，卫生间里装上了智能马桶，有足够的衣橱可以挂孩子们的大衣，有拍照好看的餐桌与茶几，孩子们就愿意回来小住。

果然，小曹与哥哥、弟弟发现，新房子造好之后，父母就陷入无尽的等待，他们翻晒被褥、腌制腊味、浇灌菜园，就等着儿女的汽车喇叭在院门前摁响。这份沉甸甸的期待，也变成了一家人的精神压力——小曹与哥哥、弟弟都有些愧疚，以前每两个月才长途跋涉开车回家一次，但现在父母用一辈子的积蓄翻建房子，他们都掂量着回家的次数是不是太少了。

然而，人到中年，做儿女的也事务繁忙，

加班、做家务、辅导孩子，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被填满了。为了腾出周末去探望父母，小曹每周一到周五都过得紧张，可能凌晨还在赶制标书，深夜还在厨房里对付油渍。

## 二

小曹单身4年，独自带着10岁的儿子。疲困至极时，她心里也有抱怨，父母肯定不清楚，自己为了每周回家而疏远了许多朋友，因为没有时间与他们聚会、郊游、看电影。终于有一天，小曹鼓足勇气对母亲说：“既然所有的爱都是双向奔赴，你们也不能总站在原地不动啊，也不能总是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回家啊，我们也很累。”

话刚说出口，小曹就后悔了。在视频里，小曹明显看到母亲的脸色像大晴天里飘来一片乌云，倏然暗下去了。之后，回不回家就变成了一个“话题沼泽”，双方都得绕着走。小曹整整一个月没有回家，父母也不再接二连三地以“笋子已经帮你们挖好了，鸡已经杀好了”“腊肉已经可以吃了，再晚一步你们就看不到蜡梅花了”等理由来催促儿孙们回老家了。在双休日，小曹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也终于有时间去美术馆看展览、与孩子去游乐园了，但是，这份自在轻盈为什么又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空茫呢？

以小曹的细腻，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到父母



无法来探视也是有理由的。偌大的房子需要打扫，而房前屋后还有那么多菜畦和花圃需要照料，更何况家里还养了鸡鸭，甚至父亲为了让儿女能吃上纯天然的蜂蜜，还在后院养了3箱蜜蜂，实在是走不开呀。

幸而，转机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某一天，父亲突然主动给她打电话，说村委会邀请到一位给孩子们讲授风筝制作方法的老师，在村里找寻教室未果，看中了他们家敞亮的天井和客厅，遂前来商议，想租用客厅作手工课教室。外聘的老师很忐忑，因为这种公益性课程经费有限，之前问过几家民宿，都因为价钱谈不拢而作罢。

谁想，父亲一听就答应了，说：“你们尽管来，有孩子们在，大房子就有生气。租金多少都无所谓，我们老了，要这么多钱做啥用？”他还说，孩子们搭风筝的骨架肯定需要竹篾，后面山坡上的竹园也是他们家的，看中什么竹子他就替他们砍来用。他还给来上课的师生准备了烘青豆和蜜薯干当茶点，那蜜薯与毛豆也都是自家菜园的收成。

这件事好像给父母的生活凿开了一条缝。这条缝里透出月光、清风和竹子的清香，也透出一份活力。

### 三

于是这一年，父母家的大客厅就成为课外讲习所，老师在这里教孩子们写春联、染布、弹尤克里里、做青团和鲜肉月饼。连父亲也被村委会聘请加入了课外教师的队伍。

从母亲发来的小视频里，小曹看到父亲在教孩子们识别如今已成老古董的农具与渔具，教他们如何点豆腐、晒柿饼、收桃胶。小朋友们还戴上手套与斗笠面罩，学着父亲的样子避开“嗡嗡”萦绕的蜜蜂，蹑手蹑脚地在蜂箱里掰下一点儿色如琥珀、状如软胶的蜂蜜，放进嘴里品尝。顿时，他们被那浓稠的甜味齁到，小脸上堆满惊讶。父亲在一旁笑着，犹如恶作剧得逞的小伙伴一样。小曹被愧疚捏拢的心终于舒展开来。

两位老人也发现，有了大房子，迎接的也不一定是自家儿孙，当他们帮助想做事却没有

场地的年轻人时，自己的生活也从枯索萧瑟变得丰沛饱满起来。年轻一辈的到来使河岸上的老柳树忽然有了腰身，有了青绿之色，有了明媚的生气。

有意思的是，当父母不再那么盼望儿孙回家时，孙辈却约好了要回爷爷家，因为爷爷要教村里的孩子玩“植物敲拓染”。小曹的儿子和侄女听说后，提出了小小的抗议：“别人家的孩子都学会了，咱们曹家的小孩倒不会，这怎么说得过去？”

小曹笑起来。她知道，在两代人“爱的角力”中，这一回，是父母赢了。

（常 鑫摘自《解放日报》，视觉中国供图）



## 绚烂如花

●老 马

在《花草时光：一花一世界》中读到这样一段话：“花不会去羡慕别的花，它穷尽一生，只为不辜负被赋予的生命。而人，大部分却会在忌妒、怨恨中走完一生。愿我们的人生如花一般绚烂。”

作者新井光史是知名的日本花艺师，他这段话，第一句说得很好，很精彩。第二句说得太悲观，也与事实不符：在忌妒、怨恨中走完一生的，不是大部分人，只是少部分人。这少部分人却是可怕的，因为，这样的人，他们不仅伤害自己，也必然深深伤害亲人。

至于这段话结尾的一句“愿我们的人生如花一般绚烂”，不能简单理解：一些花、一些人表面并不绚烂，但内心美丽、绚烂，不仅给自己，也给他人带来光亮，带来温暖，带来希望。清代袁枚的一首诗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展示：“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仪 静摘自《今晚报》2023年1月18日）



# 缠绕在大树上的一根藤萝

●押沙龙

## 一

《水浒传》里有几个人物性格最复杂，第一是宋江，第二是武松，第三就是吴用。

吴用看上去比较温和，书上说他“眉清目秀，面白须长”。但他的心地其实一点都不端正，做事更谈不上温和。

就拿李逵劈杀小衙内来说，这可能是《水浒传》里最残酷、最缺德的一件事。一个四岁的娃娃，粉雕玉琢、天真可爱，却被活活劈死。这件事具体下手的是李逵，拍板的是宋江，出主意的却是吴用。

宋江带兵打仗的时候，还知道约束手下，别滥杀无辜。有一次宋江生病，吴用替他攻打大名府，破城以后就开始烧杀抢掠。最后大名府的刽子手蔡福实在看不下去了，找到柴进哀求：“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柴进拉着蔡福去找吴用，说：“咱们不能这么杀人啊。”吴用这才下令停止杀人，这个时候“城中将及伤损一半”，事后官府清点损失，发现民间被杀死者有五千多人，受伤的不计其数。也许他是想屠城立威，也许是想借此酬劳三军，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说明这是一个狠人。

《水浒传》里的人物大多数是环境所迫才上的梁山，很少有人好端端地忽然想落草当

强盗。可吴用不同，他一出场就渴望落草。

吴用本来是教书先生，在村学里给孩子上课。这个时候，碰上晁盖，听说了生辰纲的事儿。换上一般人，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得琢磨琢磨。晁盖自己就琢磨了好一阵，犹豫不定，这才找吴用来商议。可是吴用想都没想，第一反应就是：“好！我这就给你找人去！”态度比晁盖坚决得多。

大家都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其实这个说法并不

准确。在古代，失意秀才也是个很可怕的团体。农民造反，大多是碰上旱灾、蝗灾什么的，或者苛捐杂税太重，吃不上饭了，才造反。可是秀才不一样，哪怕锅里蒸着馒头，只要没有官儿当，他可能都想造反。因为他受委屈了，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 二

吴用的能力很全面，政治、人事、军事，都有一套。就拿军事水平来说，他虽然比不上宋江，但在《水浒传》里，也算是顶级人物了，不仅能参谋，还能独自带兵作战。

当然，吴用也有短板。比如说，他不擅长硬碰硬的作战





方式。吴用更愿意搞策反，派卧底，下埋伏，然后里应外合地打进去。到了征方腊的时候，这种作战方式失灵了，吴用就开始有点蒙。

在杭州城下，他就给宋江出过昏着儿，策划派一支小分队引出敌军，然后其他人一起攻城。结果进攻的时候中了埋伏，把刘唐害死了。这种硬碰硬的大规模集团作战，确实超过了他的参谋能力。但就算这样，吴用的表现也还是及格的。后来在乌龙岭一战，要不是他主动派兵接应，宋江就全军覆没了。

除了军事作战，吴用还特别擅长搞阴谋诡计，煽风点火，弄虚作假。

吴用作为文化人，浪漫情绪有点严重，搞阴谋的时候也忘不了艺术化。就拿智取生辰纲来说吧，吴用就设计了一个很复杂的链条：我要用蒙汗药酒麻翻你们，但是你们不喝怎么办？那我们就化装成七个贩枣子的客人，先喝一桶给你们看。你们还不放心怎么办？那我们就在第二桶里也喝一瓢给你们看。两桶都喝了，蒙汗药怎么下呢？就在喝那瓢酒的时候，偷偷放进去。

当然了，他所设想的这些意外没有发生。杨志最后上当了。但是吴用他们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本来可以悄悄进行的一件事，结果目标太大，让衙门破案了。

吴用策反卢俊义的时候，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他非要装算命先生，一两银子算一卦，等卢俊义算卦，他就说人家有

血光之灾，还要在人家墙上题藏头诗：“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

一个好的计谋，环节不宜过多，各个环节之间的依赖性也不能太强。因为任何环节都有不可控因素，一旦某个环节没有按计划发展，整个链条就崩溃了。但是吴用忍不住要把事情搞得复杂化。

宋江在江州被抓，梁山要用蔡京的名义，伪造一封信给蔡九知府。吴用大动干戈，务必要把这封信弄得尽善尽美。为了书法，抓了萧让；为了印章，抓了金大坚。折腾了这么大动静，最后吴用才忽然想明白：这是封家书，弄得这么完美反而不像了！而且最要命的是，吴用光顾着折腾那封信了，却忘了叮嘱戴宗，万一蔡九知府问起来，该怎么回答。

最后，蔡九知府果然问起来，戴宗只能凭本能瞎编。蔡九知府当然不信，拖下去就打，结果事情就露馅了。

### 三

虽然吴用有短板，但总的来说，他还是《水浒传》里最聪明的一个人，既有丰富的想象力，看事情看得也极准。

从一件事儿上，就能看出宋江和吴用的智力差距。梁山打败高俅以后，高俅声称要替他们申请招安，带了萧让、乐和回开封。高俅会履行诺言吗？宋江有点吃不准，吴用则断言绝对不可能。他说高俅“折了许多军马，废了朝廷许多钱粮，回到京师，必然推病

不出，朦胧奏过天子，权将军士歇息，萧让、乐和软监在府里”，所以还得另想办法。后来事情发展果然是这个样子。

要单纯看智商的话，他确实能碾压宋江。既然这样，就引出一个问题：吴用的智力水平更高，看问题更准，资格也更老，那为什么梁山的一把手不是他，而是宋江？既然知识就是力量，那为什么做皇帝的没有读书人，反倒都是“世路上的英雄”？所谓“世路上的英雄”，大致就是刘邦、朱元璋那样的人，带点光棍无赖气。

这倒不是因为读书人心慈面软。吴用施起毒计来，一点都不亚于宋江。那问题出在哪儿呢？恐怕主要还是性格问题。

宋江耍起手腕来，更多的是出于本能。他笼络人心是一种本能，凶相毕露也是一种本能。宋江从江州杀回梁山时，路上忽然出来四个山大王，点名要宋江出来。这个时候，宋江就挺身而出，上去就跪那儿了。吴用骨子里还有读书人的气质，做事总要思前想后。拉拢人之前，要思考一番；害人之前，也要思考一番。遇事多想一想虽然好，但思虑过度，本能的力量就打了折扣。所以，吴用身上就少了一种人格魅力。

宋江跟李逵吃了一顿饭，稍加拉拢，李逵就成了他的铁杆心腹，为宋哥哥掉脑袋都可以。再看吴用，他和阮氏三雄也吃过一顿饭。吴用每句话都仔细推敲过，谋篇布局，丝丝入扣。说到最后，阮小二忍不住了，直接问：“你是不是让



我们跟着晁盖抢劫去？”——对，就是这个意思。

吴用思虑太多，意志上的力量就差了一些。他虽然八面玲珑，但没有人格感召力，无法激发别人的忠诚感。

我们很容易高估智力的重要性，其实在政治关系里，性格和意志往往更重要。谁控制谁，首先是性格和意志的较量，其次才是智力的较量。吴用再聪明，再阴险，也只能退居幕后，把老大的位置让给宋江这样的枭雄。

#### 四

吴用虽然做不了老大，但他在梁山的地位还是很重要。

他的态度能决定一把手能不能坐稳。我们都应该知道，宋江能架空晁盖，当然跟个人能力有关，但其中也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吴用倒向了宋江。如果吴用坚持站在晁盖一方，宋江还真不好办。

很多读者因此对吴用不满，说他出卖晁盖，还说交朋友不能交吴用这样的。其实这些说法并不正确。晁盖胸无大志，宋江有能力、有抱负，梁山集团在他手里滚雪球似的增长，吴用又凭什么不能支持他？

吴用骨子里还是个传统书生。他渴望依附于某个领导，好好辅佐人家。宋江是他理想中的领导，而晁盖完全不是。这样，他当然就站在宋江一边。而反过来，宋江对他也是百分之百信赖。

不过这对“灵魂伴侣”的世界观并不一样。宋江是有理

想的，他渴望“封妻荫子”，名垂青史，被主流社会接纳。但吴用不是这样。要说理想，他好像也没什么理想，对国家也没有任何忠诚。他是一个赤裸裸的机会主义者。在整个梁山泊，恐怕都找不到像吴用这样毫无底线的人。别人不满意朝廷，最多是劝宋江重上梁山，吴用干脆劝宋江投靠辽国。宋江受不了。

投辽的话都说得出来，那吴用是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者呢？那倒也不是。吴用没有这么强大的自我，他依附性太强，就算想彻底自私也做不到。他必须附着于某种东西上，把自我消融在里面。对吴用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梁山。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宋江。

#### 五

吴用并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内心很冷。

宋江是有感情的。征方腊的时候，将领们一个接一个地战死，宋江经常是“哭得几番昏晕”。张顺死的时候，宋江甚至说：“我丧了父母，也不如此伤恼，不由我连心透骨苦痛！”到了最后，宋江明显情绪失控，军事上的危险也顾不上，拼了命地往前打，就是要为兄弟们报仇。

相比之下，吴用表现得很冷漠，一张嘴就是“今翻折了兄弟们，此是各人寿数”。当然，他为了劝解宋江，说这些话也可以理解。但是从头到尾死了这么多人，也没见吴用有特别难过的时候。书上用的最重的一个词，也就是张顺死的

时候，吴用“伤感”了一下。

唯一的例外就是宋江。对宋江，他几乎是奉献了全部的忠诚。

故事发展到后来，很多人都选择了离开。公孙胜走了，燕青走了，李俊更聪明，诈称有病，带着几个兄弟跑到暹罗国，成了那儿的国王。但是吴用始终跟着宋江。他对朝廷丝毫不信任，按照他的智力，不会猜不到后面的剧情发展。他本应该找个机会全身而退，可是没有。他老老实实跟宋江走到了底。

其实吴用不是看不透，而是不舍得。这倒不是说他对宋江本人有多忠诚。像吴用这般狡猾冷漠的人，就算对宋江有点情义，也强烈不到哪儿去。说到底，他还是把宋江当成了梁山的象征。

吴用将所有的心血都花在梁山上。梁山这个集团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灵魂。他可能不在乎宋江，但在乎梁山。如果梁山有人比宋江更适合当老大，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宋江，投靠那个人，但事实证明，没有人能取代宋江。梁山在宋江的带领下走到了巅峰。既然这样，宋江就代表着梁山。

宋江死了，吴用的精神世界也就崩溃了。他到宋江坟上，放声痛哭，哭完就自杀了。他就像缠绕在大树上的藤萝，只能随着宿主一起枯萎。

他聪明、狠毒、阴鸷，但他终究还是软弱的。

（枫林晚摘自三秦出版社《读水浒：人性的十三种刻度》一书，本刊节选，杨禄曾图）



人有了机器人的无情，机器人拥有了人的感情。

——最悲哀的两件事情

内向的人怎么交朋友？

——5% 的人等外向的人发现他，另外 95% 的人不交朋友

遇到好事就伸手的人，碰到难处就躲闪的人。

——远离两种人

略带三分拙，兼存一线痴。微聋与暂哑，均是寿身资。

——有时候“笨”并不是痴傻，而是知道原则不能践踏，生活需要随缘

你有敌人？很好。那说明在你的人生中，曾经为某些事坚持过。

——丘吉尔

时尚就是一种丑陋，因为丑得太难容忍，所以我们每半年就要换一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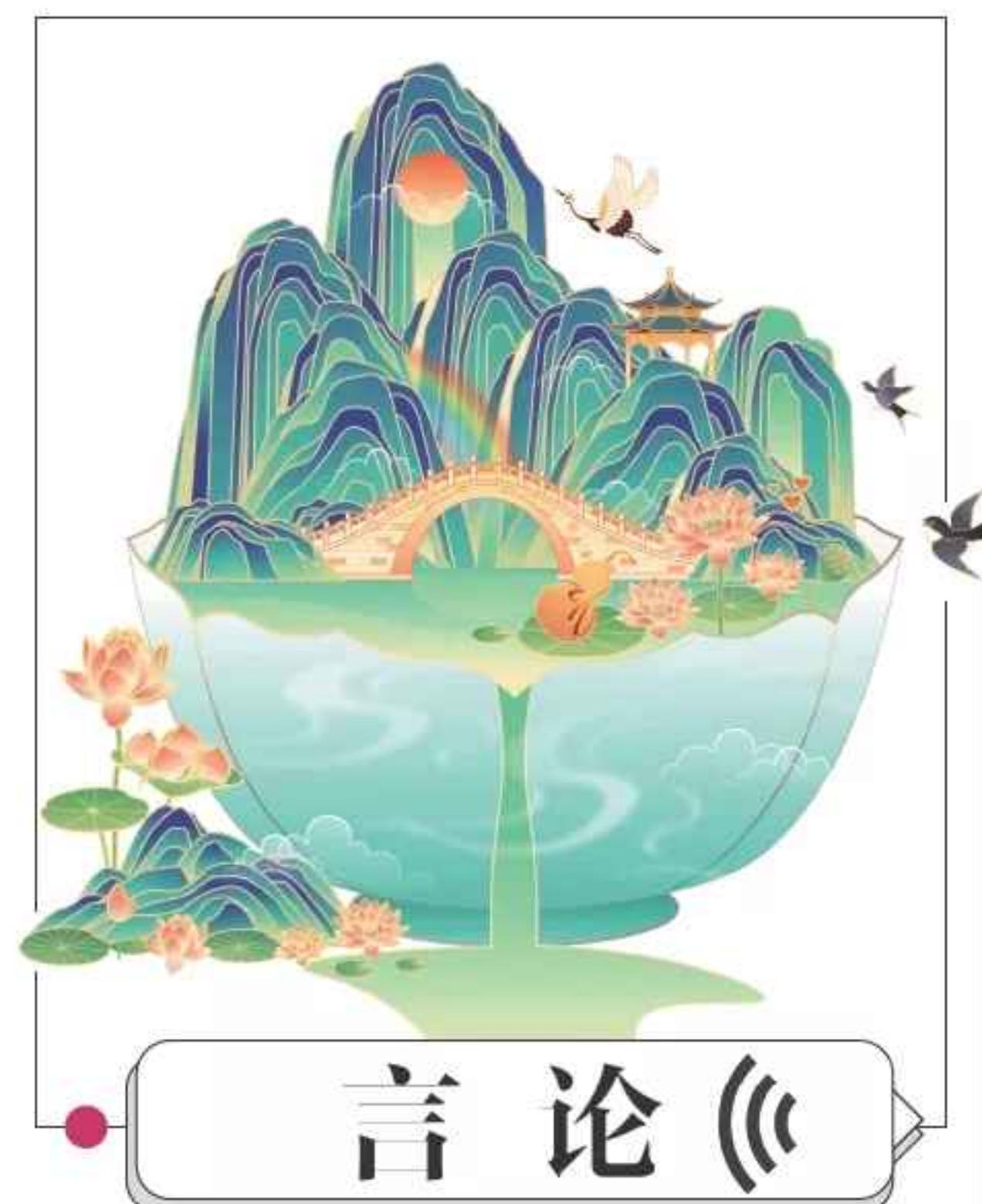
——王尔德

如果你越不了解对方，那么给对方的爱就会变得越发热烈沉重。因为当你不是很了解对方时，就会把自己的理想与渴望放大。

——心理医生阐释恋爱时的心态

回顾—释怀—重建。

——教育学家布鲁斯和心理学家罗伯特在《分手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一书中，细致地



分析了从分手的过程中完全走出来，需要三步

芳草盈阶，茶烟几缕；春光满眼，黄鸟一声。此时可以诗，可以画。

——《小窗幽记》

面对世界永恒的新奇，我感到我每一刻都是新生。

——佩索阿《守羊人》

社会的软约束，也是商业的硬边界。

——不要以“软”碰“硬”

如果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天然就比男人低，哪个女孩还会对母亲这份工作感兴趣呢？没有人喜欢屈居人下。

——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性别歧视、性别角色僵化，会使女孩排斥母亲的角色

小时候，害怕天亮，因为醒来就是上学；长大后，更害怕天亮，因为醒来就是生活。

——小时候真傻，居然盼

着长大

人总有不顺利或疲倦的时候，我就把它当作天赐的休假，顺其自然，一切都会好转。

——在被迫停滞的时间里，接受停滞，放慢节奏，让生活给予回答。早年热门日剧《悠长假期》中，曾有这样一段经典台词

有些人看着挺正常，吃饭、睡觉、聊天、大笑，其实心里早就凉透了，孤独得像条流浪狗。成年人的世界连崩溃都是静音的。

——网易云音乐热评《有人》

大地是不会衰老的，冬天只是它的一个宁静的梦；它将会在温暖的春风中苏醒过来，使自己再一次年轻。

——路遥

永远不要舍弃灵魂中那个心高气傲的英雄。

——一切都得从尊重一事无成的自己开始

人生，有必需的忙，也要有必需的闲。只争朝夕的忙，是为了夕阳看花的闲。

——让岁月在忙碌和闲暇之间，达到拈花微笑的境界，便是人生最好的价值

在奶茶店拿到塑料包装的纸吸管。

——现代环保生活的一个隐喻



# 头颅骨的故事

●尤今

在菲律宾吕宋岛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里有一位雕塑家，隐名埋姓，过着不食人间烟火的逍遥日子。

树桩和石头，全是他予取予求的雕塑原料。他把周遭环境变成了一个露天博物馆，许多别出心裁的雕塑品，幕天席地，随心所欲地陈列着。

一块石头，这里凿凿，那里敲敲，便成了栩栩如生的鸟与兽；一段树桩，随意削削，随手雕雕，便成了活灵活现的人。看似不费心，不费力，可心和力都不着痕迹地用上了。

浑然天成，就是这个意思吧？

清癯的雕塑家，皮肤是那种吸收了阳光精华的古铜色，目光恬静，有着泉水般的晶莹。他坐在鸟声啁啾的绿林里，正闲闲地端详着一块石头，酝酿灵感。看到我们，他友善地点了点头，笑意在脸上宛若点水的蜻蜓。对惜字如金的他来说，这就意味着他已经给了我们随意参观的“许可证”。

雕塑家以灵巧的心思把许多树桩点化成人，蓊蓊郁郁的园林里因此满满地都是无声的



先狩猎的“战利品”展示于屋外。那些兽骨，已经灰黑发黄了。伊芙高土著也有保留祖先头颅骨的风俗，他们慎重地用彩布将其裹好，秘密地收藏在屋内，像眼前这样毫无遮挡地把头颅骨悬挂于屋外的，前所未见。那种隐隐缠绕着的死亡气息，让人毛骨悚然。

在我们惊骇的注视里，雕塑家走了过来，指了指那四副头颅骨，淡淡地说道：“日本人……”

日本人的头颅骨，怎么会出现在菲律宾这个偏远的山村呢？

雕塑家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英语不灵光，无法清楚解释。不过，我按照常理推测，兴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仇敌忾的村人合力杀了这四个人神共愤的入侵者，再把他们的头颅骨悬挂于屋外，杀鸡儆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至今仍不取下，大约是想借此警示后人吧！

让我至感疑惑的是，这四名日本人为什么要攀山越岭闯入这个位于深山野岭的小村庄呢？还有，这个宛若世外桃源的山村，当时究竟有没有受到

喧哗。

我走着、看着，惊艳着、赞叹着。

非常、非常突然地，在他居住的高脚木屋外，我赫然看到了高高地悬挂着的头颅骨。

一、二、三、四，总共四副人类的头颅骨。

散居于菲律宾吕宋岛中北部巴纳韦山区一带的居民，百分之百是伊芙高土著。过去，以狩猎为生的伊芙高土著，常常把兽骨挂在屋子外面，一方面展现自己的狩猎本领，另一方面则炫耀自家生活的安定富足。我在巴纳韦山区，看到很多伊芙高土著迄今依然沿袭着传统把祖



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里，王春亭刺史说了一件关于马的事。

某人非常喜欢骑马。他曾经买了一匹马，骑着它出了广渠门。刚一出城，前方来了一辆大车，这马看见了，长嘶一声，就横在马车前。拉车的群马见了它，都不敢前进。这马屹然而立，某人虽识马颇多，也不知所措，不知道什么原因。仆人却心里有数，就将衣物解下来，远远地抛给他的主人，主人接着衣物，更加莫名其妙。

那马见骑者已得到东西，迅速向前飞奔而去，深沟短壁，一跃而过，遇见推着小车的，也从他们头上跃过，一直飞跑，跑到旷野无人处，此马才停下，前蹄跪着，趴着不动，温驯无比，某人才得以从马上下来。

某人问了仆人，才知道他买的是—匹响马，



战火残酷的蹂躏啊？

答案，最终找到了。

是个令人错愕的惊叹号。

山区通谱英语的村民告诉我，当年“闯入”山村的，其实是四个日本逃兵。他们极端不满这场侵略战争，但又无能、无法举起反对的旗帜，于是，日军登陆后，他们便远远地逃到了这个山村，匿居于这块净土，孜孜矻矻地帮助村民

## 贼 马

●陆春祥

就是盗贼用来劫人财物的，这马已经养成习惯了。

唐玄宗时代，宫中遴选的马是因为训练久了，会跳漂亮整齐的舞蹈，跳舞表演

就是它们的职业。这些只会跳舞的马，流落到民间，被征召进军队，军乐响起的时候，舞马习惯性地起舞，士兵们没见过，吓得不轻，视为异端，用棍打，越打舞马就越认为是自己没表演好，跳得越起劲，一直打，一直跳，最终被乱棍打死。

动物训练久了，自然会养成习惯。《竹叶亭杂记》卷二写到象的礼节。

岁次丁酉，秋，入朝站班之象，行至西长安街，一象生病倒地，过了一会儿，此象尽全力撑跪着，向北方叩首三下，又转向西方，叩首三下，倒地死去。向北面拜，是谢恩；向西面拜，是不忘它的出生之地。

替朝廷站班的象，也是有级别的，级别不一样，享受的待遇也不一样，病象死去前，不忘礼节，除了说明象的聪明，也是训练成的。

因此，良马成响马，近墨者黑，除了感叹，只能说，伙伴很重要，环境也很重要，千万要慎之又慎。

(六月的雨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太平里的广记》一书，邱炯图)

垦荒、耕作、建屋，筚路蓝缕，和村民建立了和谐融洽的关系。战后，继续留居。后来，四个人相续死于村里一场流行病疫中。

雕塑家的父亲和他们感情很好，特将他们的头颅骨悬挂在屋外，以此当作“世世代代的友情纪念”。村民说：“他们不是手沾鲜血的侵略者，他们是我们父辈相濡以沫的好

友。”

森森白骨，无声地叙述了一桩战争时期宛如天方夜谭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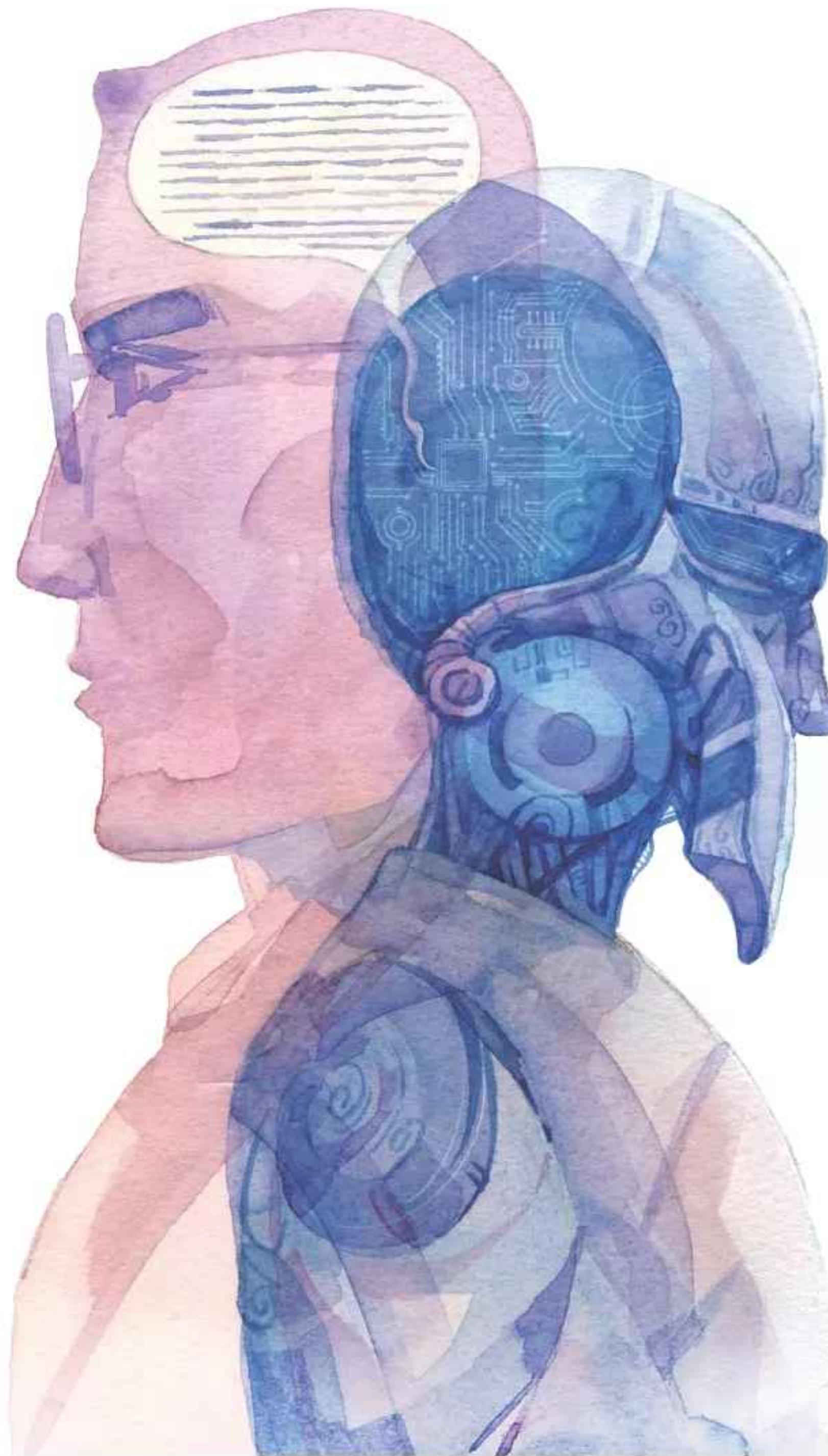
在侵略者疯狂地践踏他人国土时，却有头脑清醒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不义的战争做出了无声的抗议。

(若子摘自海天出版社《被人遗忘的天堂》一书，陈玉斐图)



# ChatGPT：你来了，我怎么办

● 刘 润



马斯克说：“ChatGPT 好得吓人。我们离危险而强大的人工智能不远了。”

ChatGPT，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在2022年11月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允许用户使用自然语言与自回归语言模型GPT-3模型互动。

真正让全世界大呼小叫一起围观他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是一款好用到超出大部分人认知的聊天机器人。你要什么，他就给什么。立刻给，直接给，虽然偶尔给错了还理直气壮，但大多时候还是超预

期地给。

你可能会觉得，这靠谱吗？靠谱的话我们怕不是要失业了吧？

其实，不是你一个人面对这一问题。上一次让全人类都这么担心的，还是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再往前，还有蒸汽机开起来的时候。

## 什么是ChatGPT

想要弄清楚ChatGPT，看懂3个关键词就行。

首先，Chat，就是聊天。用打字聊天的方式，把事儿给你办了。说的是ChatGPT干活

的形式。这个形式，比编程简单，比搜索高效，是大家讨论的重点。但要看透ChatGPT除了看他用什么姿势干活，更要看他用什么思路干活。

所以，Chat不是重点，GPT才是。

什么是GPT？就是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中文叫“生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如果说Chat是表情，那GPT才是那个让表情迷人的幕后大脑。

具体怎么个迷人法呢？聊着天就把事儿办好了。

这和我们平时找答案有点不一样啊。为什么我使用搜索引擎时，它会回我一堆链接，而ChatGPT只会给我一个答案呢？

因为ChatGPT做事前，受到的教育就是：爱学习，讲效率。

谁的教育？生他养他的“家长”，刚和微软携手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

这个公司生出来的“孩子”不止一个。除了ChatGPT，DALL·E在2022年1月，也引起过AI圈的欢呼。

这一家子，擅长的东西不太一样。ChatGPT是语文课代表，能聊。DALL·E是美术课代表，会画。但做事的思维方式一样，都是AI那一套。不用“互联网”，而是用模拟人类脑神经系统的“神经网络”，像没有感情的学霸一样学习。

因为搭建了很多类似传感器的处理单元，所以他们家的“人”，都能模拟人类的脑神经



系统，去“真听真看真感受”。然后，以ChatGPT为例，和你从呱呱坠地到学会与爸妈顶嘴一样，等他被“喂养”的数据多了，见识就广了，他也就能够愉快地和你聊天了。

这，就是AI。全名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

ChatGPT，就是AI家族里现在最火的一个。

### ChatGPT的能力

首先，在认识他之前，你和AI家族的“人”应该早就已经见过面了。

2016年，AlphaGo对战围棋界顶级高手李世石，AI - phaGo胜。这也是很多人印象里，第一次记住AI。

你还记得自己当时觉得谁会赢吗？赛前，棋圣聂卫平的判断是：“我认为电脑是不可能赢人的。你们说的这些东西我认为是忽悠，绝对是不可能的。”但仅仅在看了5场里的第1场比赛，尤其是见证了AlphaGo制胜的一招怪棋后，他说：“从这一招开始，我立刻就对电脑产生了一种很恐惧的情绪。”

对很多不了解围棋、看热闹的人来说，主要还是震惊。震惊在人类最引以为豪的智力游戏上，人类输了。

因为围棋规则很明确，本质上就是个基于排列组合的游戏，怎么走是最优解，是能算出来的。

AlphaGo就是使用了两个不同的神经网络，一个“策略网络”负责评估落子选择，一

个“价值网络”负责评估局面胜算，一起算出下一步的最优解的。

比赛之前，开发者还让AlphaGo自己和自己对弈，训练了3000多轮对局——它是又“聪明”又“勤奋”地算，赢了好像也说得通。

但，艺术能计算吗？你说，一幅画、一首歌，有明确的规则能拿来算吗？这种建立在“我能你不能”上的安全感，在2018年又被推翻了。

2018年，佳士得在纽约拍出了一幅画：《埃德蒙·贝拉米肖像》。埃德蒙·贝拉米是谁？谁都不知道。因为，这图是AI自己独立创作的。这件事出圈后，很多人后知后觉地发现，AI的能力已经从计算拓展到创作了。顺便说一句，这幅画在佳士得拍卖行，卖出了43.2万美元（约合298.7万元人民币）的价格。

他是怎么画出来的呢？他的程序员可能都给不出太具体的答案。可以确定的是，他借助了大量的数据，在源代码的基础上，进行了学习。都没给他设规则说好怎么算，他自己就能好好学习，自己创造？

更棒的是，你不用好好学习，也能通过他创造作品。你需要做的非常简单，仅仅3步：

1. 在对话框里打上关键词，比如“人工智能”。
2. 选一种风格、流派，比如“未来主义”。
3. 点下按钮，比如“开始生成”。

而今天的ChatGPT，居然

能更进一步，热度超越了前面的每一个AI“家人”。

甚至，虽然还没有通过彻底的图灵测试，但ChatGPT已经开始被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能通过图灵测试了。

什么是图灵测试？简单来说，就是判断机器的表现，能不能像人类一样，像到分不清。

看看这些新闻吧：

美国89%的大学生都是用ChatGPT做作业；

ChatGPT成功通过了谷歌的编程面试，拿到了年薪18.3万美元的L3工程师录取通知书；

一项研究显示，ChatGPT能够通过沃顿MBA课程的期末考试。

ChatGPT还在一项研究中通过了美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USMLE)。

今天，AI离和我们站到一起的临界点还远吗？从计算到创造，从创造到接近人类，ChatGPT在进化的路上，一路狂飙。每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AI都想让人感叹一声：“还能这样？”

### 他那么强，我怎么办

回顾了那么多AI的能力，你是怎么看人工智能的呢？

我认为，要把人工智能当成一个孩子。孩子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会学习，会成长，每天都会有新的变化。不能用静态的眼光来看待人工智能，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

李开复曾在《AI未来进行时》里这么写道：“数字时



代发展迅猛，与近40年前我刚踏入AI领域时相比，如今我们的数据存储成本仅为当时的1/1500万，拥有的算力却提升了万亿倍。到了2016年，看到AlphaGo时，你以为人工智能就是计算？其实他只不过才3岁，刚开始学走路。到了2018年，看到AI作图时，你以为人工智能就是模仿？其实他也刚到7岁，正准备上小学。到了2023年，看到ChatGPT聊天时，你以为人工智能就是创造？其实他还在长个子，还在疯狂成长。今天的ChatGPT，是基于GPT-3.5版本模型微调出来的。据悉，算力比它更强的GPT4.0版本模型正在内测中。变化，随时会再次到来。”

所以，人工智能今天能干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总是慢半拍地，在变化已经发生时，才去思考人工智能。因为，取代你的不是今天的ChatGPT，而是明天的人工智能。

这个“孩子”成长得这么快，未来还可能取代我。我怎么办？

我的建议是，必须要有所

医院里人很多，门诊区的走廊被挤得水泄不通。我在那儿待了一会儿之后实在受不了，就跑到门口透气，父亲却在人群中气定神闲地站着。他看上去还有点兴奋，这让我感到奇怪。

两个小时后，终于轮到我了。医生听完我的叙述后，面无表情地说：“喝瓶补脑汁

行动。对科技要真的有所了解，然后快速去拥抱，快速去尝试，看看你还能做什么。

简单来说，在当前的技术环境下，分两个方面。

首先，对于我们自己这一代人，建议争取进入和“人”打交道的行业。

比如，往服务业发展。服务业目前相对是最难被取代的行业之一。因为服务业有强社交的属性，是对人力依赖最大的一个行业。比如，你去理发，一坐半小时一小时，有时就是想找一个人，一边聊着，一边比画说想理成什么样子。你老了，找护工，有时就是为了有个人在旁边，能知冷知热地说说话。

这几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加快，根据初步核算的数据，2022年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GDP占比为52.8%。在美国，这个占比更是高达近80%。所以这是一条充满空间的道路。如果想让自己能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比较安全，服务业是一条可以尝试选择的路。

## 另一重含义

●江 潇

吧！”父亲急忙插话：“会不会还有别的毛病？若仅仅是用脑过度，高考都过去一个多月了，头早就会痛了。”医生冷冷地说：“之前她的神经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现在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放松下来就痛了。”父亲“哦”了一声，又说：“孩子考上的是中山大学，名

其次，对于我们或我们的下一代，建议要学会和“机器”打交道。

比如，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要学编程，要能跟机器对话。无论是学文科还是理科，这个技能都非常重要，学一学，对逻辑思考和理解未来世界运行的样子，会有很大的帮助。

2017年，在北京的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上，霍金曾在演讲时说过这样3句话：“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证了社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同时也是对人类影响与日俱增的变化，是人工智能的崛起。简单来说，我认为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是好是坏，我不得不说，我们依然不能确定。我们站在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入口。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同时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而你们是先行者。我祝福你们。”

演讲过去后1年，GPT1.0版本模型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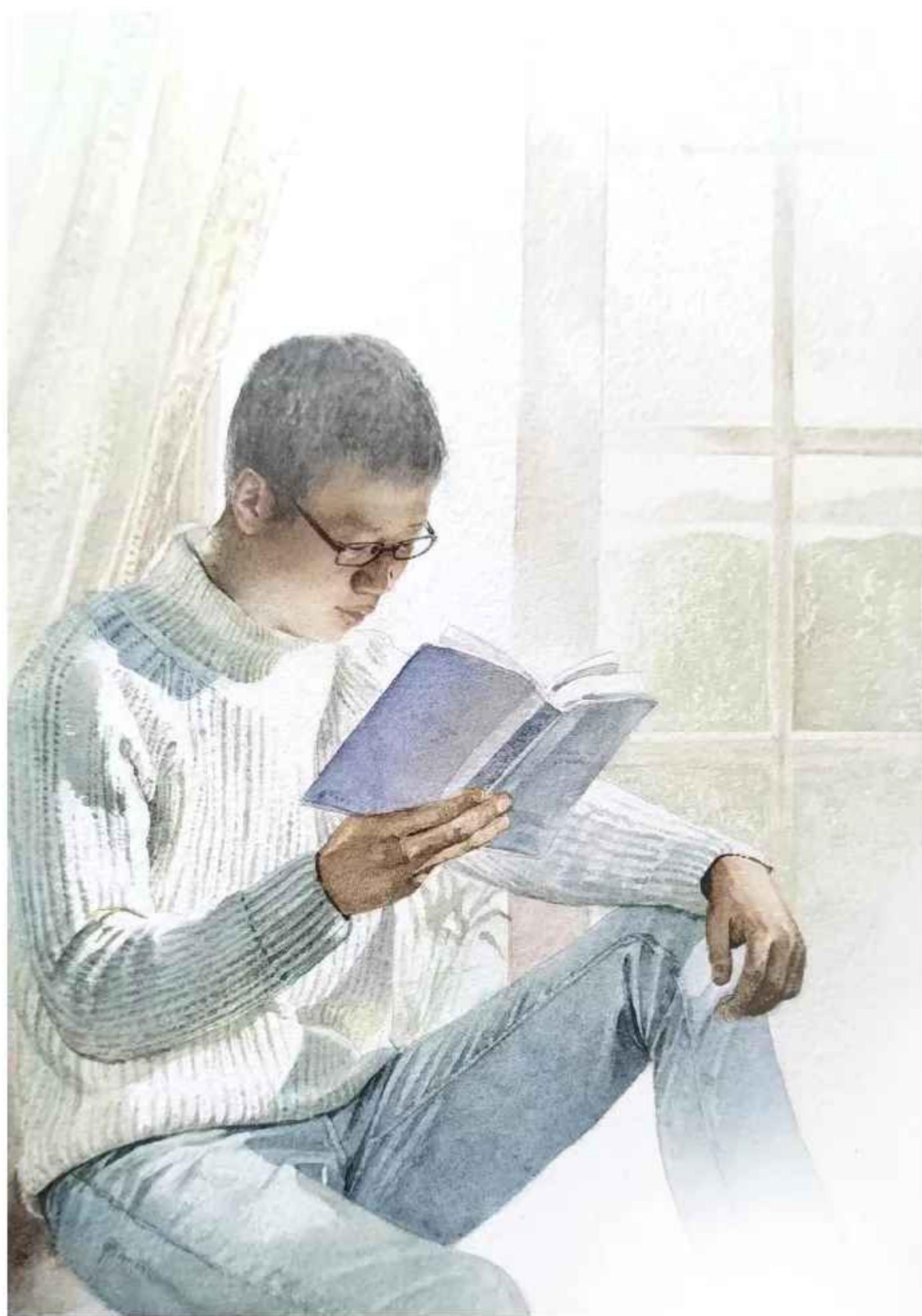
ChatGPT，开始向我们走来。

(明诗摘自微信公众号“刘润”，勾犇图)

牌大学。”医生跟没听到似的抬头冲门外喊：“下一个！”父亲的脸涨得通红。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突然说了句“歇歇吧”，然后就坐在草地上久久无语。我立在他的身后，忽然明白了父亲带我去医院的另一重含义……

(弘岳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日暮乡关》一书)



# 会发光的勇敢者

●吴晓波

2022年有天我出差，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位40来岁的女士，聊天中得知她是开工厂的，生产PVC发泡材料。“我在这行干了20多年，从来没有过像今年这么难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应用很广，从木地板、食品包装盒到家用电器的配件，跟我们合作的很多客户生意不只是下滑，简直就是冷、冻、期。”她在最后3个字上加了着重的语气。

“那大家是不是都躺平了？”我问。

“真还没有几个躺平的，每个人都在想出路。”她很认真地回答，“上周，我们上下游的一百来个客户专门拉了一个群，大家互相打气，介绍生意，有人给群起了一个名字，叫‘我们都是会发光的勇敢者’。”

我的眼睛猛地湿润了，是的，这是一群会发光的勇敢者。

记得是在2020年3月的一次直播中，我引用了丘吉尔在“二战”时说过的一句话：“千万不要浪费了一场危机。”然而，这句曾经激励我们的话，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矫情”。在过去的这两年多里，企业界的朋友应该已经竭尽自己所能。

周其仁教授在广东佛山调研时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我们敲开企业厂门的时候，有些老板正在打瞌睡。我问，为什么不回家睡？他说，万一来订单呢？我问，工人呢？他说，工人都回去了。工人不在，来订单了怎么办？他说，事先会定期给工人发几十块钱，买一个额度，一旦有订单，这个额度可以让他们马上回来做工。”

8月，浙江义乌“全域静默管理”期间，我派了一位同事前去了解情况。他回来告诉我，商户们尽管都有抱怨，然而，从来没有停止与外界的订单沟通，听到最多的声音是：“只要一日三餐能送到，只要互联网没有断掉，我们就坐等重新开张的那一天。”我想起曼德拉的一句名言——“如果天总是不亮，那就摸黑生存。”

如果我有机会再写2018年到2028年的中国企业史，应该不会再用“激荡”这个名词了。正在发生的历史，它的面孔还很模糊，也许更加多元、复杂和一言难尽。但是，我想，它应该还是跟进步有关。

有两种负面情绪，集体弥漫在今天很多人身上，连我自己也难免偶尔沾染。一种情绪是自暴自弃，一种情绪是愤世嫉俗。

然而，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当我回到产业一线的时候，当我跟那些比我更努力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便理性地意识到，负面情绪虽然是真实存在的，但不应该是生活和工作的全部。乐观是一种天赋，悲观是一种能力，前者是“沉舟侧畔千帆过”，后者是“病树前头万木春”。

仍然有很多的勇敢者，正在发光。他们是我们身边的人。也许，正是我们自己。

（李金锋摘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沈璐图）



最近火灾频发，甚至还发生了具有历史价值的“重要文化财富”被一烧而光的严重事故。失火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睡觉前吸烟引起的，有的则是因为出门忘了熄灭火炉，还有的是漏电造成的。市场萧条，整个社会缺少生气，似乎也反映在火灾频发这类事故上。

这不，现在就有这样一个因市场萧条生意难做而发愁的

人。

“真让人伤脑筋啊，这堆积如山的库存……”他望着仓库里的货品嘟哝道。他是个发明家，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小物品的发明接二连三，有的以专利形式转让给商社，有的自己制成产品销售。因为有旺盛的创造力，加上生意走上了正轨，所以他慢慢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这突如其来的经济萧条让个人消费迅速冷却，

他的退货越来越多，仓库里堆得到处都是积货。再这样下去，离破产也许就不远了。他整天愁眉不展。要是能发明一种重振市场的利器就好了，可他实在没这个本事。为酝酿新的创意灵感，他上街溜达，但也只能再次感受萧条气息而已。他带着失望的情绪回到家，发现晚报已经送来了，于是打开浏览。报上全是让人沮丧的坏消息，破产、贪污、事故……所有的报道都在反映社会的阴暗面，不过有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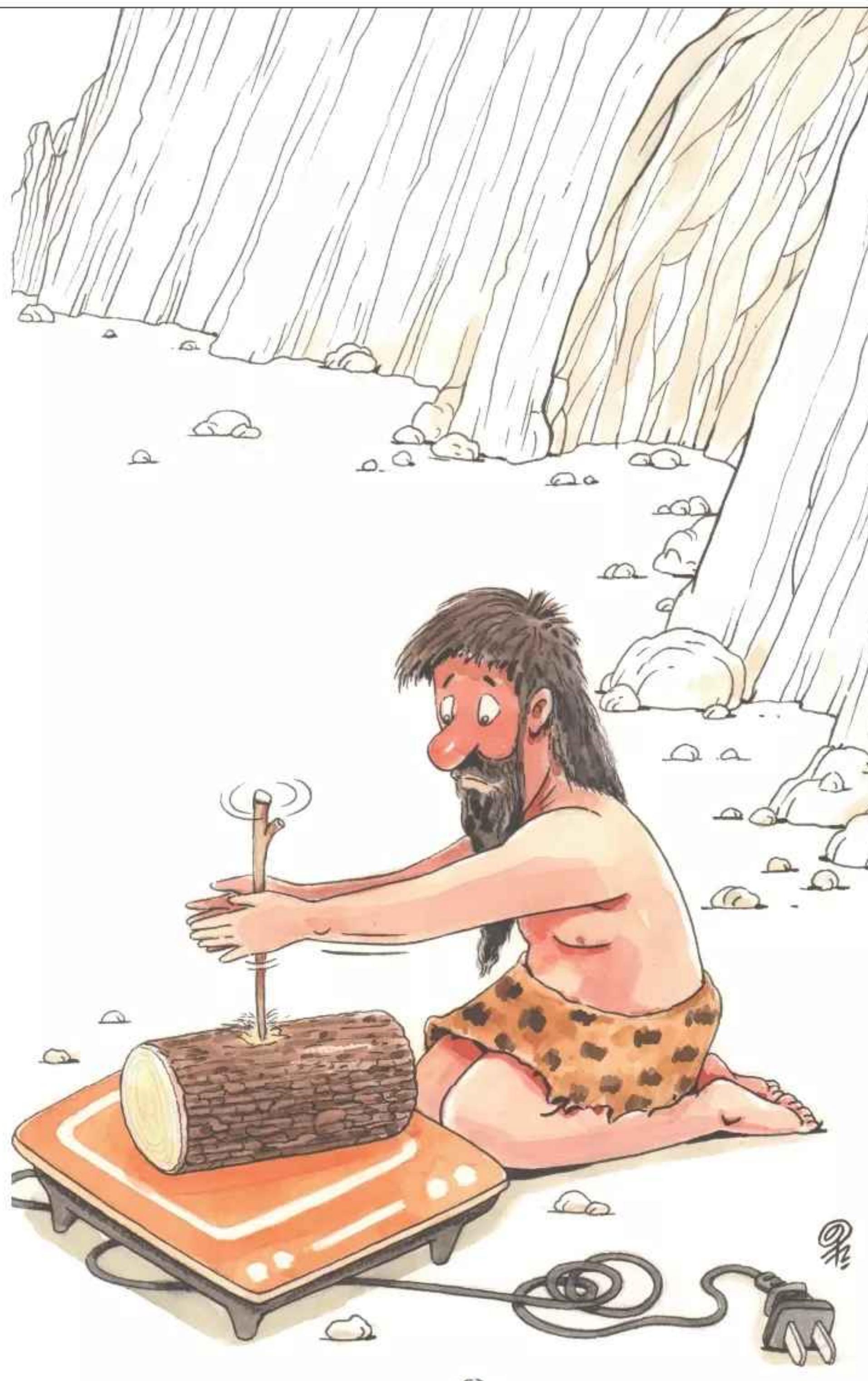
“火灾……起火原因不明。”

他口中喃喃着，连忙走进工作室并把门关上。他像往常一样紧闭双眼，开始进入将头脑中的创意转化为新产品的状态。这个过程一结束，他便迅速着手制作装置。他常常是这样，一旦新的创意成熟，便集中注意力迅速投入产品制作；除了一日三餐和睡眠，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新产品的制作上，也顾不上去取信箱里越积越多的信件、报纸。他反复调试新产品的性能，直到满意为止。

“这个装置将让我摆脱眼下的困境。虽然可能违法，但我的创造发明如果不能继续进行下去，那才是全人类的损

## 伪装火灾

● [日] 小田隆治 ◎ 杜海清 译



# 要不要相信老板画的饼

● 崔 璀

最让职场人纠结的问题之一，是“老板是不是在画饼”。

说什么下季度新产品上线，肯定火爆，到时候拿了融资，扩充队伍，就让你当总监。你信他吧，公司一直处于瓶颈期，两年没涨工资了；不信他吧，时间成本也产生了，万一他真成功了怎么办？

多数老板，是靠信念驱动的人，就是擅长画饼的人。

创业是从零到一的创造。创业者在一切还未成型时敢于大声说出自己的愿望，并且投入全部精力去实现，不会因为怕说错、怕做错而三缄其口，这是这类人的特征。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最后一定会成功。

有人会认定一个人，跟随他，不管成败，



不后悔，也不纠结——这是一种信念。如果你不信“人”，一直纠结于老板的人品和能力是不是靠谱，那么不妨把自己当成主角去思考、去测试，判断一下这个“饼”你愿不愿意吃，里面到底有多少肉（利润空间），它合不合你的胃口（职业匹配度）。

所以，老板画饼不是什么可怕的问题，可怕的是，你对“饼”没有判断

能力，你把你所有对未来的希望和决策权都托付给他了，最后饼没吃到，然后甩锅说“我老板不行”。

谁画饼，谁背锅；谁背锅，谁吃饼。

（安 仁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职场晋升101》一书，王 原图）

失。只要不给他人造成麻烦，就应该是被允许的，只是有点对不起保险公司。但我早晚会以自己的发明成果补偿他们的损失。”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为了 一举解决库存积压和获取大笔收入两大难题，他需要利用一下火灾保险。自己动手点燃仓库是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理赔的，因此需要发明一种新产品。这是一种插在插座上会引发漏电的装置，可以把漏电时间预设在一个星期后。设置好时间，自己就可以外出旅行什么的，发生火灾时，远在外地的他就不用担心被怀疑是纵火者。装置经过改良后很容易烧毁，也不用担心会留下证据。

还有，仓库四周没有什么建筑物，火势不会殃及他人。他在脑中反复推敲、演绎，确定这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计划后便开始实施。他做好出门旅行的准备，插好漏电装置后便启动了开关，还把信箱里积累多日的报纸、信件等易燃品放在装置的边上。这样，过了十天回来，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他迈着轻快的步子出门了，脑海中想着一边在温泉里惬意地泡澡，一边酝酿下一个新产品的情景。

十天后，他回来了。仓库安然无恙，示威似的出现在他眼前。他呆呆地走进仓库，发现漏电装置完好无损地插在插座上。取下装置检查一番，没

毛病，工作正常。他一脸茫然地瘫坐在地，随即眼中又闪烁出光芒。

“看来靠违法敛财到底是错误的。我得感谢上苍，没让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嗯，让我再一次努力，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走出困境。”

他“嚯”地站起身，拔下漏电装置，连同边上的一大堆报纸和信件统统丢进了垃圾箱，然后一头扎进工作室。这次他要发明能为世人带来幸福的新产品。

被丢进垃圾箱的信件中有张纸上写着这样一行字：因欠缴电费断电的通知。

（王传生摘自《译林》2022年第6期，毕力格图）



# 有月光的生命

◎ 连中国

有月光的生命里，存有美。美，是一种在自由与柔软中认同了的方向。南宋诗人杨万里有几句写月的诗颇妙：“溪边小立苦待月，月知人意偏迟出。归来闭户闷不看，忽然飞上千峰端。”这活泼调皮的月色似乎支持了他的一生。他一生写下许多清新明快的小诗，对大自然观察领悟得既精妙又有趣。他目光新巧，美的每一个细小微妙的瞬间似乎都可以被他准确地捕获。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的大人物不少，生命里有纯正的趣味、有意思的人有限，而杨万里是一个。

有月光的生命里，有自己的“境”，不容易被现实轻易征服。张孝祥在北归途中，过洞庭湖，他说：“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在满月的辉光里，生命的筵席多么辽阔！他进而更加疏放，不为现实所限。

有月光的生命很干净，有一种皎洁的力量。我常常惊讶孙犁其人，他所生长的环境，他所经历的社会，他所面对的现实，都不会促成、支持他变成那

人的长大，或许就是一个离精神故乡越来越远的过程。看到现实里我们的那些窘态，我想，教育最大的一个功能或许就是呵护生命。其实，生命是娇弱的，易破碎、易固化、易无聊、易盲从、易臣服、易为现实彻底所擒……而一年年、一届届，师生共浴在朗朗的月华里，至此生命里总有一捧清辉，遇涩滞以清明，遇枯瘪以泽润，遇黑沉以皎白，遇绝境以再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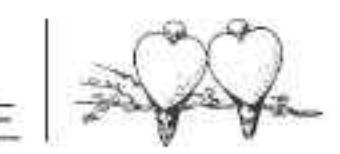
个样子。我们惊讶于孙犁的那片世界：再艰苦贫穷的处境，水生的小褂也总是“洁白”的；再严峻压抑的现实，“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再残酷激烈的战斗，我们也能看到“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而水生嫂编席，必要的环境一定是：“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月色、荷香、浩渺的烟波、俏丽多情的白洋淀妇女构成了孙犁文章特有的境界。随着自己的年岁渐长，从孙犁先生洁净的作品中，我甚至读到了一种高贵的抵抗。莫言说：“按照孙犁的革命资历，他如果稍能入世一点，早就是个大文官了；不，他后半生偏偏远离官场，恪守文人的清高与清贫。这是文坛上的一声绝响，让后来人高山仰止。”

说起有月光的生命，在现实里会遭遇较严重的隔膜。从小学一直讲到高考的简单的模式化的答题方法与泥沙俱下的大量练习，压住了生命的月华跃出黑黢黢山脊的可能性。如若我们生活在一个由青少年时代唯分数论的“人”构建而成的社会里，恐怕还不如生活在丛林之中吧。

我渴盼，也一直在努力，在我们的校园里，有健康爽朗的分数。我这样想，在现实中也这样做，并且已经发现：月光与分数可以不对抗，在月光里可以酿造出“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一般的分数呢。酿造的过程里，师生都享有现实里的美好与幸福，也获得了彼此最纯挚的可以一生怀想的感情。

（舒窈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语文课II》一书，曾仪图）





## 与你长相守

●梁凌

一楼的老王，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是个鸟儿迷。老王养了许多漂亮的鸟儿，有虎皮鹦鹉、牡丹鹦鹉、画眉、鸽子等。不过，老王最钟爱的鸟，却是一只黑不溜秋的八哥。八哥的外表，实在比不上鹦鹉，两只细长的爪子，头上还掉了些羽毛，斑斑驳驳的；但八哥能说话，且能模仿几种版本的声音，苍老的、稚气的，女高音、男低音……每天早上，当老王揭开蒙在鸟笼上的黑布，八哥会以哑哑的嗓音说：“喝水啦，吃药啦……”老王得到指令，会乖乖地喝一杯水，再吃上一粒降压片。

老王吃了药，照例提着八哥去公园。草地上，早坐满了来遛鸟的人。老王的八哥一到，立马成为焦点。八哥会以女童清脆的嗓音唱歌：“早上起来空气好，噢噢……”那是楼下的一位小女孩儿天天对着笼子唱歌，久而久之，八哥就学会了。

一个大腹便便、老板模样的中年人来晨练，经过笼前，看到这只八哥，叹为奇事，看得发呆。问老王：“您这只八哥，卖不？”老王说：“不卖。”“五千块，卖不？”老王摇头。“一万？”“多少钱也不卖！”老王加重了语气。中年人看了又看，悻悻地走了。

周围人说老王：“这价钱够可以了，你干吗这样死心眼？你会驯鸟，再买一只驯驯不就行了吗？”老王不语，望着杨树垂下的扑穗儿发呆，一会儿，似自言自语：“又要七夕了……”

七夕那天，一大早，老王就提了几样点心，还有那只八哥，往墓园走。他去看望长眠于地下的老婆。

老王的老婆，去世已四年了，墓前，老王亲手植下的柏树，如今已长成一人高。

老王在墓前仔细地扫出一块净地，把点心果子摆上，喃喃地对老婆说：“吃吧，这都是你平时爱吃的。”

墓前掠过一阵清风，把铺在地上的纸吹得“呼啦啦”响。忽然听到那只八哥叫：“喝水啦，吃药啦！”是老婆的声音。老王看看那只八哥，再看看老婆的石碑，泪突然就流了下来：“喝了，吃了，你天天在提醒我，怎么会忘？”

老王血质稠，血压高，老婆在世时，每天早上都叫他空腹喝杯水，再吃一粒降压片。前几年，老婆病重，眼看要辞世，唯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老王。老王记性不好，她走了，谁来提醒他喝水吃药？老婆往阳台上看，看见了那只巧嘴的八哥。于是，每天早上，一掀笼子，老婆就对着八哥说：“喝水啦，吃药啦。”看着八哥学会了说这两句话，老婆才安详地闭了眼。

老婆走了，但她的声音仍在，每天早上，会按时响起：“喝水啦，吃药啦！”

她以这种方式，在尘世，与他长相守。  
(步微摘自《羊城晚报》，李小光图)



考古绝活儿：辨土、认土



二里头绿松石龙首

## 聊聊考古那些事儿

●许 宏

1999年，我任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当时，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40年。我是第三任队长。

### 三级梯队

我们考古队大概有10个人。第一梯队是我和手下的两个“兵”，被叫作研究人员。我们三个人下面，还有六七个技师。有些人水平很高，甚至可以说身怀绝技，许多活儿，比如钻探发掘、辨土认土，都由他们来完成。

出土物大部分是破碎的。比如说陶片，技师们负责找陶片，合并同类项，把它们粘在一起，然后逐步复原。大量的复原器，都是他们一点一点修出来的。绘图、摄影、写记录等，也是他们的工作。这是我们考古队的第二梯队。

还有第三梯队，就是民工。当时，农村还有不少年轻人，我们可以聘到壮劳力。

### 拿手绝活儿

做田野考古，讲究三把“刷子”：一调查，二钻探，三发掘。我们的调查是“地毯式的、全覆盖式的踏查”，大家排成一排，隔一段站一个人，每个人手持一部对讲机、拎着一个编织袋，随时把陶片、石器之类的往袋子里放。

遇到断崖剖面，我们会非常兴奋，考古人就是破译无字地书的，我们能从剖面上搞清地下的信息。经常有老乡问：“你们到底是干吗

的，神秘兮兮的。”队员们干脆编了顺口溜自我调侃：“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社科院的，原来是文物调查勘探的。”

我们最拿手的绝活儿叫辨土认土。

比如说墓葬里的土是五花土，一旦打出这种土，就能判断这是一座墓；宫殿建筑或者城墙的土是夯土，当时夯过，非常结实；广场或路面上踩踏过、像千层饼那样的土叫路土；垃圾坑里的土含有草木灰，实际上，古人的粪便都在里面，早已干化。

我们最得心应手的一个利器是洛阳铲。半圆形的铲头是洛阳盗墓贼发明的，现在却为考古人所用。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任何高精尖的钻探仪器设备，通通没法替代它。

洛阳铲的铲头是钢的，套上木杆，长度可达两米，一般情况下够用了。再加上竹竿，最多可到四五米。如果四五米还没打到底的话，再在竿上拴绳，利用自由落体原理，可以往下打十几米。熟练的工人往下一扔，拿绳一搅，就能带上土来。如果是五花土，应该是墓葬，那就挖——当年的盗墓贼就是这么干的。现在我们仍然用这样的技术来破译无字地书。

说起中国的考古发现，大部分是由农民和施工队发现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我所在的二里头遗址，就是前辈老先生为了寻找夏王朝的文化，在梳理古典文献的记载中，凭借线索摸到

了豫西晋南这一带，真就找到了这么大的遗址。

### 得意之作

很多人问我：“许老师，你当队长这段时间有这么多收获，最令你激动的发现是什么？”

我最得意的是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中国最早的宫城（也就是当时的“紫禁城”）。我是做城市考古的，宫城城墙、道路、宫殿建筑、四合院这些东西是我的强项，搞清“不动产”的布局是我最大的梦想。

我通过翻阅前辈留下的发黄的纸质工作记录，寻找蛛丝马迹。先生们在1976年已经探出在宫城东面有条大道，200米长，以后就没下文了。我意识到，这条道路非常关键，很有可能就是解开二里头宫殿区布局的钥匙，决定继续追探。

有一天，一个村民跟我说：“许队长，我家地里的小麦长得不好，你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心里一喜，小麦长得不好有可能是地下有比较密实的东西，渗水不畅。在考古遗迹里面，最有可能的就是宫殿建筑或者城墙。因为它是用夯具夯的，比较坚硬。

我非常兴奋，让技工一钻探，发现那是一条路，就是现在宫城北边这条东西向的路。我们顺藤摸瓜往东探，结果跟前辈探出来的那条大道垂直交接上了。

就这样，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被发现了。我们接着追探那条南北向的大道，一下子探出700米，路宽10多米，一些地方达到20米。

队友开玩笑说，这已经达到现代道路四车道的标准，只有王都才有这么宽的道路。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乘胜追击，把这个“井”字形的大道搞清楚了。而它围起来的空间，就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所在。

### 前赴后继

我接手二里头遗址时，这里已经被挖了40年，前辈们一直想找城墙却没有找到。

做博士论文时，我梳理过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过程。在早期城市里，外围大的城圈是可有可无的。二里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一

个大的城圈。它的有无完全取决于当时的防御需要，跟政治、军事形势有很大关系。

我推想：二里头宫殿区应该也有防御设施，就顺着这个思路探索。前辈们已经发现的大道，西边是2号宫殿，宫殿的东墙外是大路，再之外就不是宫殿区，只有一些小房子。大路与2号宫殿的东墙，应该就是宫殿区的东缘，这是可以肯定的，它们之间不可能再有城墙或者壕沟。如果有宫城城墙的话，2号宫殿的东墙应该是利用宫城东墙建的，和它们应该在一条线上。

我就安排把2号宫殿的东北面揭开，果然，2号宫殿的东墙继续向北延伸出去。我们又把2号宫殿的东南角揭开，进一步扩大面积，发现它又往南延伸出去了。到了2003年5月下旬——我记得非常清楚——这条墙已经确认300多米。后来，我们又找到了宫城东北角。



二里头宫城城墙发掘

到了第二年，我们乘胜追击，把四面墙都找到了，确认中国最早的宫城超过10万平方米。它建于距今3700多年，别看它的面积只有明清紫禁城的1/7，但它是以后所有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二里头都邑总共300万平方米，我们这几代人只发掘了4万多平方米，也就是1%多一点，绝对的冰山一角，却已经有了许多重要发现。考古工作就像愚公移山一样，对这样一个都邑遗址的考古工作，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更多代的考古人，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做。

（芷 兮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聊聊考古那些事儿》一书）



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大人物？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希藤德拉·瓦德瓦在新书《内部掌控，外部影响》里特别引用了达·芬奇的一句话：“你永远都不会有比对自己更大或者更小的支配权。”就是说，你得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内心，才能在多大程度上支配外部事物。

有个青年女化学家叫芭贝特，她所在实验室的老板叫戈登。戈登是行业大牛，但是脾气不好。有一次，芭贝特找戈登讨论前一天交给他的论文，戈登一见面就说：“你这篇论文纯属垃圾，我已经扔垃圾桶里了。”

一个小人物被老板这样批评，该怎么办？芭贝特接下来的这段话，可以写进教科书。

芭贝特说：“我写得的确不行。我每次读您写的论文，总会想您怎么能写得如此清晰明了，这也是我想要跟您一起工作的原因。去年秋天您给我提供这个职位的时候，我真的太兴奋了。咱们现在这项研究成果非常重要，如果我这篇论文能写好，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论文已经这样了，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我想跟您学习怎么把论文写好。”

戈登态度立马好转，把论文从垃圾桶里翻出来，跟芭贝特一起修改。

我们从芭贝特这段话里至

少能找到5个谈话技巧。1. 先用认同提醒“对方咱们是一伙儿的”；2. 表达赞赏，调动情感力量；3. 帮对方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虽然论文写得不好，但研究做得不错；4. 重申双方共同的价值观，都是为了让论文产生影响力；5. 提出具体行动方案，以此建立起共同成长的伙伴关系。

你可能很熟悉“谈判技巧”“非暴力沟通”等谈话技术，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真正应该注意的是，在这番对话中，芭贝特和戈登两个人，究竟是谁在领导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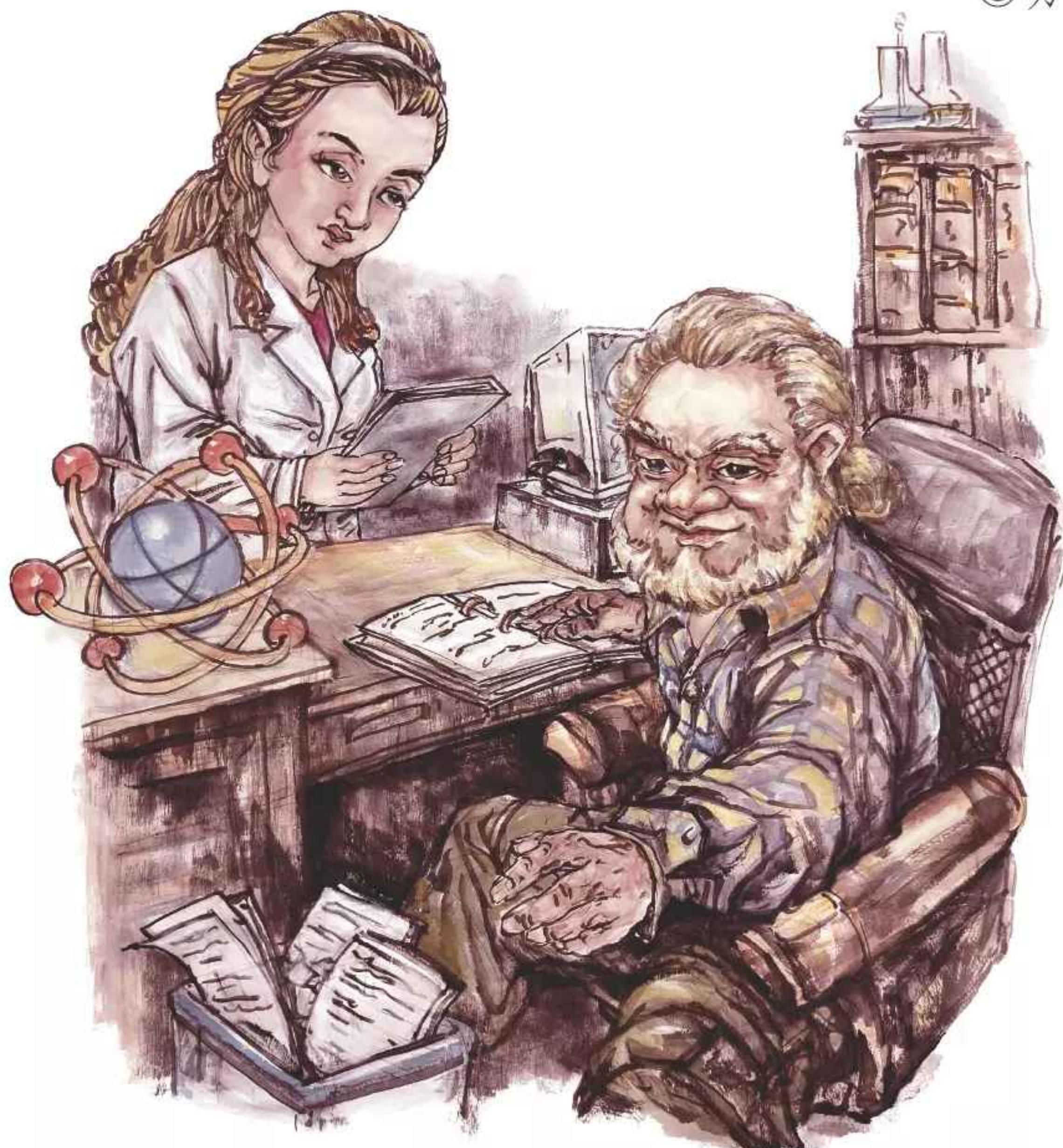
答案显然是芭贝特在领导她的老板戈登。这就是领导力。领导力比的不是岗位指令顺序，而是内核的大小。芭贝特真正了不起之处并不在于她使用了哪些话术，而在于她内心强大，可能比戈登还要强大。

瓦德瓦有个女学生，13岁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在医院里等待手术。有一天，医生将她的父亲叫到病房外，说了两个坏消息：第一，你女儿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原计划一星期之后的手术必须得提前到今天晚上；第二，医院出现了一个状况，没法给孩子提供麻醉，手术只能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

没有哪个父亲受得了这样的打击，但是回到病房，父亲带给女儿的，却是两个好消息：第一，医生说今天就可以做手术了，不用再等一星期，这意味着3天之后你就能出院回家了！第二，医生们一直在观察你，他们认为你是最勇敢

## 真正的领导力是做自己

●万维钢





● 林 夕

## 斯隆先生 爱好什么

斯隆先生曾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专业经理人。在此之前，美国的大企业一直是老板自己管理企业，而斯隆则建立了第一个由专业人士来管理的大企业。他领导下的通用50年久盛不衰，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史上的企业巨人。也因此，他被西方管理学界誉为“现代化组织的天才”。

斯隆先生年轻时爱好交友、游玩，但是他担任通用总裁以后，却把自己孤立起来，不与同级主管亲近，对他们都以礼相待，保持同样距离。他担任总裁50多年，没在公司结交一个朋友，经常和他一起出游的好友克莱斯勒曾是别克的总经理，二人的友谊是在他离开通用之后才建立起来的。

“没有人喜欢孤寂，我也喜欢交友，喜欢身

的少女，所以手术甚至不需要麻醉！”

很多年以后，女孩才知道这番话背后的真相。她早就忘了当年自己是如何经历那场手术的，但是她永远都记得父亲给她带来的两个好消息。

这是广义上的领导力。领导力不是说你非得指挥谁、调动多少资源，也不一定是使用什么套路或者权谋。领导力是你能不能、敢不敢让人、让事情产生积极的改变。

真正的领导力是做自己。

边有个伴，可是公司给我高薪，不是让我来交朋友的，我的工作是评估公司里的人表现如何，从而做出正确的人事决策。假如我和我共事的人有交情，自然就会有好恶之分，这样会影响我做决定。因此，责任在身，我不得在工作场合有私交。”

不仅如此，斯隆先生从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爱好、家人。在介绍他的书中，他坚持不让编辑加入介绍他的家庭、童年和早期职业生涯的文章，因此，人们看到的斯隆是一个专业的经理人，是一个严厉刻板、专注工作、不讲感情、毫无情趣的人。而事实上，真正的斯隆是一个爱憎分明、兴趣广泛、喜欢交友，而且极有情趣的人。他非常爱他的家人，和太太结婚50多年，一直恩爱如初。但是，斯隆认为，专业人才不应该透露自己的兴趣、信念和私人生活，这是他的私事，和专业无关，所以，他都隐去了。

也正因为如此，斯隆领导下的通用，形形色色的人都有。特别是他手下的35位高级主管，风格迥异，他们的个性、特质和喜好，大相径庭，各有特色，这也正是通用的活力所在。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与别人不同。他们不知道上司喜欢什么，就不会因上司喜而喜，也不会为讨好上司的喜好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否则，他们最多只是个二等复制品，失去了自己的真正价值。

每个人都有爱好，也有爱好的权利。作为一个自然人，你可以随意爱好什么，爱好就是你的快乐。可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如果你在领导位置上，不管是在企业还是政府，你得把自己的爱好隐藏起来。因为，你的爱好就是别人进攻你的缺口。

(望 舒摘自天地出版社《我赢了自己》一书)

多数人都是按剧本走，别人安排什么就干什么，那等于是工具人；只有当你跳出剧本，表现出主动性的時候，你才算活出了自己。

(林冬冬摘自“得到”App，臧 强图)

◎ 肖心怡译  
● 「加拿大」詹妮弗·麦卡特尼

## 树懒的哲学

尽情享用吧

**树懒冷知识：**树懒胃里的东西占了它体重的很大一部分。

树懒会慢慢吞吞地把许多树叶塞进自己的身体里，以至于它们体重的1/4以上都是未消化的食物。不过，树懒不用

担心餐后胃胀的问题，因为它们是树懒，它们只做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人会告诉它们吃得太多了，告诉它们应该饮食多样化，或者来一次身体内部的净化。

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这样的健康养生建议，它们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让我们对自己的饮食习惯感到无所适从。早上要喝一杯温柠檬水，连续三天每天吃一头大蒜，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都吃清蒸鸡胸肉加甜菜，嗯，再来个咖啡灌肠，你就没问题了。这太复杂了，也很累人——当然还很贵。树懒哲学的精髓就在于忘掉数字，忘掉卡路里、千焦耳之类的热量单位，忘掉身体净化，忘掉到底哪种超级食物能让你活得最长。我们听到的许多食品科学研究都是相互矛盾的。到底是豆奶更健康还是燕麦奶更健

康？喝红酒要适量，还是现在我们应该一喝就喝上一整瓶？那咖啡呢？你说睡前吃意大利面有助于减肥？事实上，只要你不在早餐的时候嚼上几根铅管或是吃上一整盒甜甜圈，你的饮食习惯大概都还算可以。

我们很容易陷入细枝末节，而忘掉更大的图景：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比我们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更容易得到健康、安全、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树懒哲学建议你相信你自己和你的身体。重要的是你吃下去、喝下去的东西要能让你饱腹，让你满足。饿了就吃吧。吃，然后消化。想这么做的时候就这么去做。这是大自然的奇迹！

### 有些依赖不是好事

**树懒冷知识：**树懒是野生动物，要作为家庭宠物的话可是很糟糕的。事实上，在许多国家，私人拥有它们是违法的。树懒不喜欢人们抚摸它们，给它们梳毛。它们对饮食也有特殊要求，还需要广阔的户外空间供它们漫步其中，以及炎热潮湿的环境好使其茁壮成长。对有些动物，还是让它们自己过自己的比较好。

当你深深地爱着某样东西，觉得它十分可爱时，你会本能地想去拥有它，占有它，豢养它，等等。你甚至会为它痴迷，想要掌握它的一切行踪，随时和它在一起。然而，这样的行为可不见得自然，不见得对双方都是好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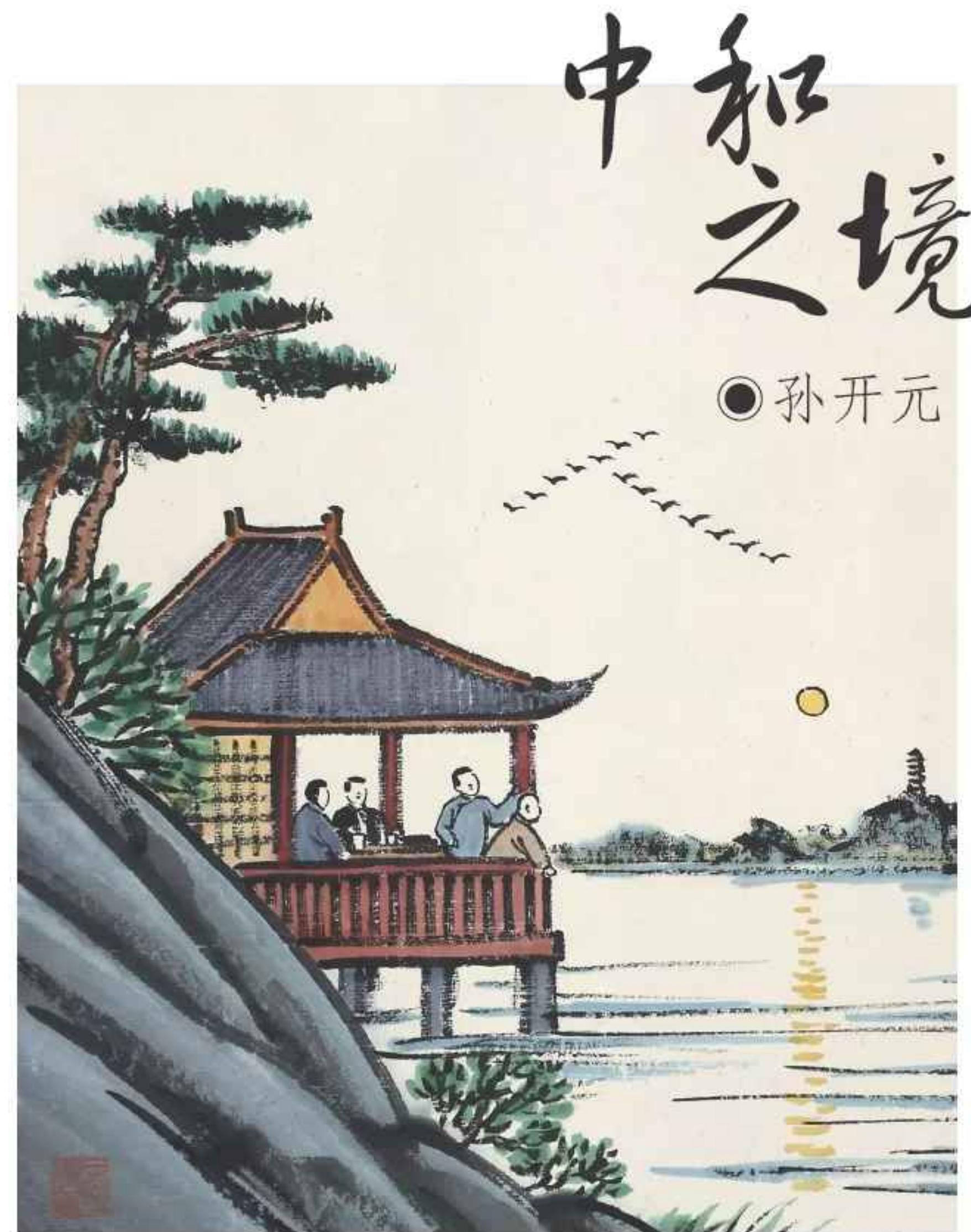


父亲平时喜欢读“四书五经”。一次，我好奇地翻开了几页，在《中庸》一篇里看到了几句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原来“中和”一词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了。

平常人遇到好事则喜，遇到坏事则怒，此乃人之常情。中，也许就是没有这些情绪的状态，心如止水，安宁自在。

而我们平常人不但有情绪，还要发出来而后快。即使难以达到“中”的境界，也应做到“和”的状态。在个人生活中，把小事看成小事，把“大事”才看成大事，此即“中节”。如果把小事看成大事，遇到一点鸡毛蒜皮之事就大动肝火，那就是“发而不中节”了。岳飞为国家遭受侵犯而怒发冲冠，虽大怒亦为中节；有人因他人一句逆耳之言就耿耿于怀，虽小怨亦为不中节。“匹夫见辱，拔剑而起”，一言不合就动刀，此为粗浅匹夫。

也许情绪“中节”是一个标准，达到“中节”就是及格，但这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有



## 中和之境

●孙开元

很多高风亮节之士超越了这一标准，个人生活中虽遇大事亦能淡然处之。

宋朝的侯蒙，年轻时没有及第，又因长相奇丑，屡屡被讥笑。一次村里人放风筝，有好事者竟然做了一个“侯蒙”风筝。此人将侯蒙的丑陋画像贴在风筝之上，引线放入天空，以此嘲讽侯蒙，众人见之皆大笑。按理说侯蒙此时即便打那人一顿也不为过，可是他非但没动怒，反而微笑之

下，提笔作了一首气象非凡的《临江仙》。

你把我侯蒙画在风筝上，这象征着我要平步青云，何必跟你计较？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侯蒙如此，就是守住了这个“中”。后来侯蒙苦心读书，考取了功名，官至户部尚书，成为国家重臣。在他衣锦还乡之时，那些曾经嘲笑过他的人都不敢直视他。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达到“中和”之境，你的小世界也许就会“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从容摘自《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22年第36期，丰子恺图）

这种爱有可能是毁灭性的，会带来心痛。如果有人不想在一段恋爱关系中被驯服，或者，如果他或她摆出非常充分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样下去不合适，请你相信他们。很多人都是经历过惨痛的教训才明白这一点的。树懒哲学告诉我们，要给狂野的人自由——即使你真的喜欢他们、爱他们，想要驯服他们。你可能会

遇到很多这样狂野而自由的人，他们忙着追求自己的梦想（比如跑去环游世界），做自己的事情，你要学会了解，这些人不适合出现在你对未来的规划里，这就是生活。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他们不能给你你想要的罢了。

让你对一个你在意的狂野的人放手，理由可能有很多种。事实上，有那么一些人，

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最好让他们独处。这时的你最好向前看，继续努力，找到下一个真命天子（女），他也许更愿意在一段关系里被驯服。比如一只猫，或者你在哲学课上认识的一个不错的人。

（洛初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你看起来好像需要打个盹——树懒的哲学小书》一书）



### 玩游戏

我有一个同学，大学刚毕业，她妈给他生了个小弟弟。他跑去问他爸：“我都这么大了，你们怎么还要个小小的。”他爸看着他，思考了一下说：“这就跟你玩游戏一样，大号练废了，肯定要来个小号耍耍。”

### 新男友

闺蜜来找我，问我正常男女朋友应该怎么聊天。我很纳闷，她刚刚处了新男友没几天啊。见到我好奇的眼神，她无奈地掏出手机，给我看了他们俩的聊天记录。我瞬间惊呆了——这两个人几乎不说话，而是斗了几千张图……

### 在吗

不常联系的朋友问小明：“在吗？”小明：“在外面躲债呢！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朋友：“没事……没事了。”

### 都会什么

放假我和哥们儿约好去工地打工挣点零花钱。到了工地，工头问我：“你都会些什么呀？”我老老实实回答：“我会打篮球，英语过了四级，数理化全通，作文大赛第一名！”工头打断了我：“会的还真不少，那去搬砖吧。”

### 诉苦

昨晚聚会我喝醉了，回到家想找个人诉苦。翻来翻去手机里这些陌生的号码不知道打给谁！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社



会，关键的时候连个能说说话的人都找不到！太心塞了！我躲在卫生间哭了整整一晚上！今天早上酒醒了才发现：我把别人手机拿回家了！

### 买车

去年累死累活挣了200万元，准备买奔驰，从看车、提车到交款都好好的，就在上牌子的时候因为被子没有盖好被冻醒了。

### 素颜

只为悄悄看女神一眼，一大早他躲在楼下用陌生号码拨通了她的手机：“你的快递到了！”

听到她匆忙下楼的脚步声，他激动万分，终于看到了心仪已久的女神的素颜。他默默关掉手机，轻叹一声，消失在晨雾中。

### 结婚

如果你不想做家务怎么办？那就结婚吧。如果她贤惠，她就都帮你做了；如果她彪悍，你自然就都会了。人生

其实就是一场赌博。

### 喝多了

刚认识老婆时，她斯文腼腆、爱吃蔬菜。结婚那天她喝多了，后来服务员上了一道酱肘子，她拿起筷子说：“哇，老娘最喜欢这个。”

空气瞬间凝固，我爸我妈我舅我姐一起看着她。这时，丈母娘很从容地说：“结了婚要多关心婆家人，不能只惦记自己的老娘。”

### 服软

闺蜜跟她男友吵架，谁都不肯服软，她气得用手砸墙，男友心疼得不行，马上认错道歉。我今天跟男友吵架也用上这招，谁知道这面墙太坑了，我一砸直掉渣儿，男友吓得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 弄巧成拙

我的一个朋友喜欢上一位护士。为了见她，朋友总爱故意弄些擦伤去治疗，让她照顾。

后来，两个人熟络起来，经常坐一起聊心里话。这天，朋友觉得时机成熟了，便勇敢跟她表白。但是，护士拒绝了，她说：“你经常受伤，以我的工资根本养不起我们的家！”

### 隐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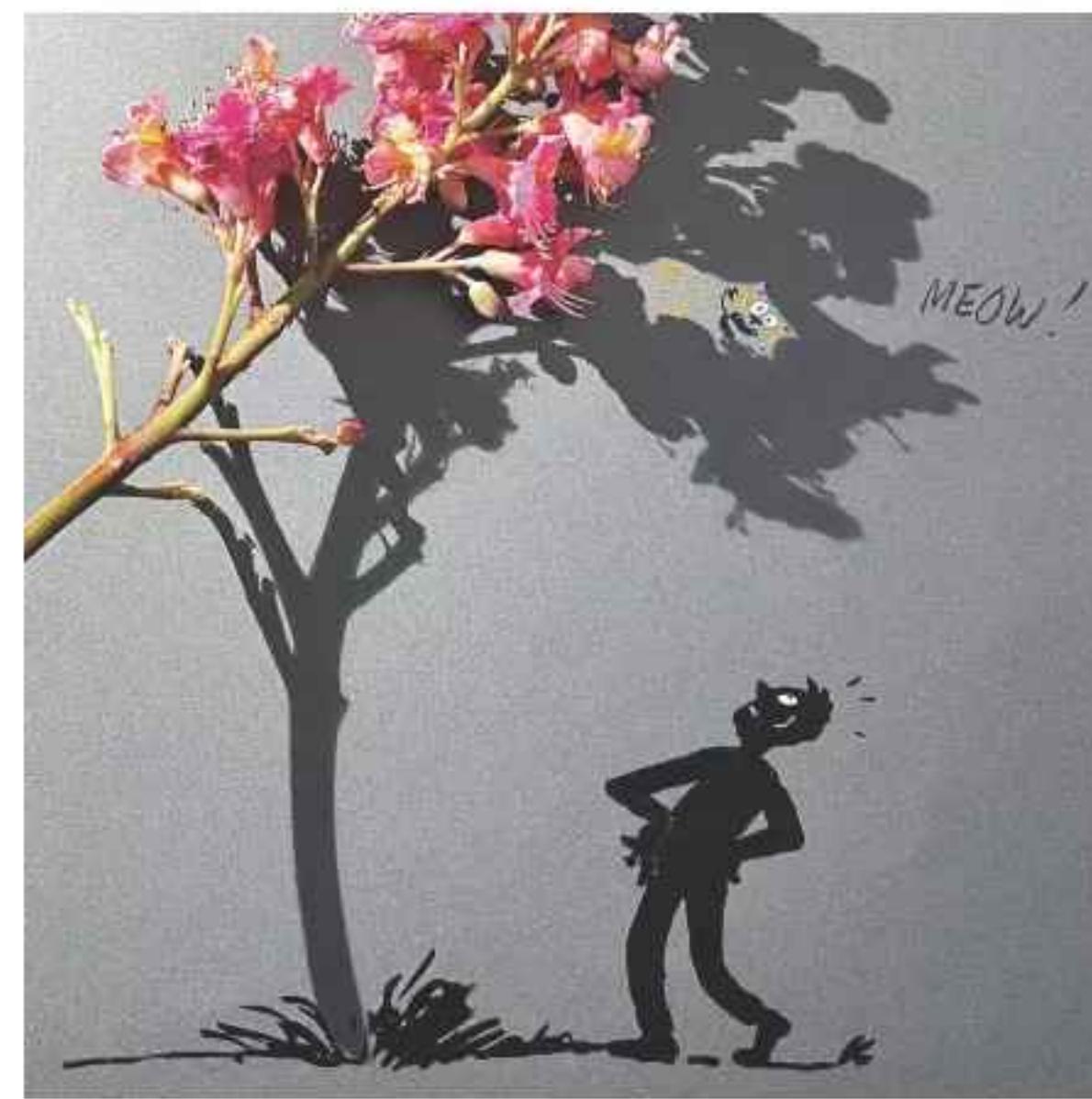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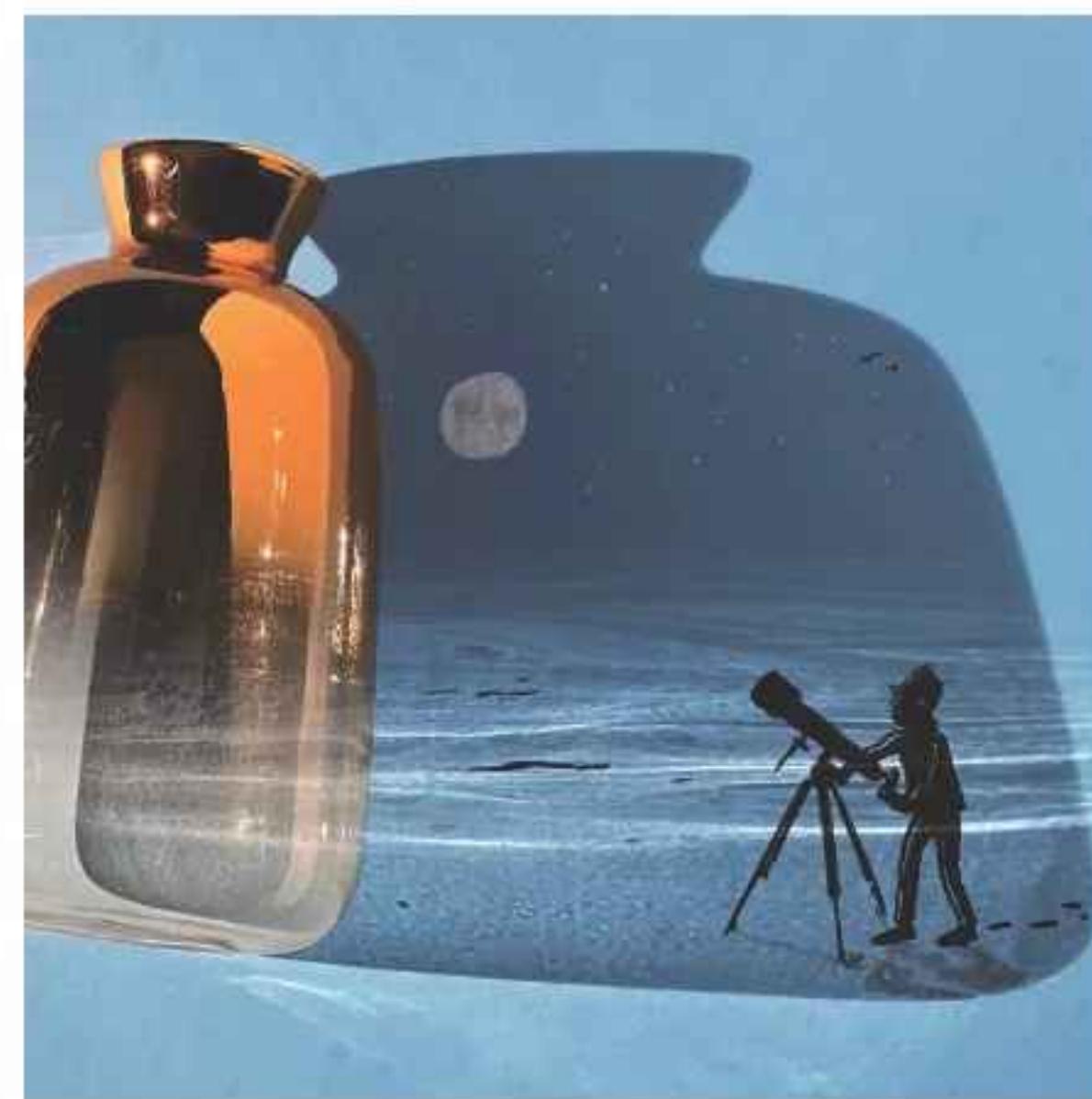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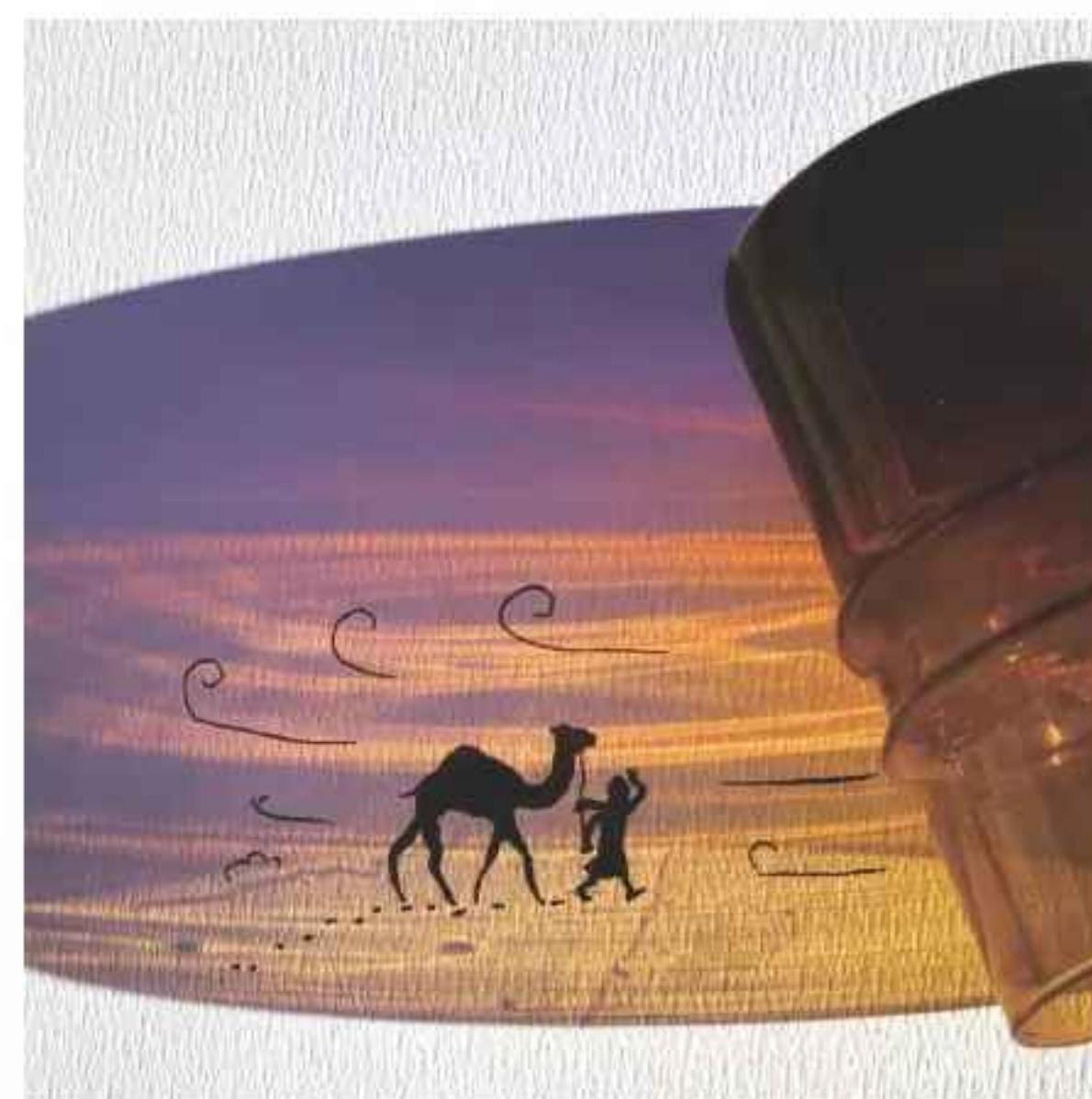
今天练车，第一次上大马路，我就知道了教练有两个孩子。具体是这样：“姑娘，我家还有两个孩子要养，你给我把油门松开……”





## 影子漫画

● [比利时] 文森特·拜尔



西门外往西再走三百步，房子盖得就没规矩了，东一片十多间，西一片二三十间，中间留出来歪歪斜斜一些道儿好走路。有一个岔道口是块三角地，上边住了几户人家，这块地迎前那个尖儿，太小太短，没法用，没人要。

住在三角地上的老蔡家动了脑子，拿它盖了一间很小的砖瓦屋，不住人，开一个小杂货铺。这一带没商家，买东西得走老远，跑到西马路上买。

如今有了这个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的小杂货铺，方便多了，而且渐渐成了人们的依赖。过日子还真缺不了这杂货铺！求佛保佑，让它不衰。有人便给这小杂货铺起个好听的名字，叫“万年青”。老蔡家也喜欢这店名，求人刻在一块木板上，挂在店门口的墙上。

老蔡家在这一带住了几辈子，与这里的人家都是几辈子的交情。这种交情最金贵的地方是彼此“信得过”。信得

过可不是用嘴说出来的，嘴上的东西才信不过呢。这得用多少年的时间较量，与多少件事情较真，才较出来的。日常生活，别看事都不大，可是考量着人品。老蔡家有个规矩，从早上日出，到下晌日落，一年到头，除了过年，无论嘛时候，店门都是开着的，决不叫乡亲们吃闭门羹。这规矩是老蔡家自己立的，也是立给自己的；自己说了就得做到；而且不是一天一月一年做到，还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做到，没一天做不到，或者做不到。现在万年青的店主是蔡得胜，他是个死性人，祖上立的规矩，他守得更严更死。这可是了不得的！谁能一条规矩，一百年不错半分？这规矩，既是万年青的店规，也是老蔡家的家规。虽然老蔡家没出过状元，没人开疆拓土，更没有当朝一品，可是就凭这天下独有的店规家规，一样叫人敬佩，脸上有光。老蔡走在街上，邻人都先跟他打招呼。

一天，老蔡遇到挠头的事。他的堂兄在唐山挖煤被砸断了腿，他得去一趟看看，连去带回大约要五天，可是铺子就没人照看了。他儿子在北京大栅栏绸缎庄里当学徒，正得老板赏识，不好叫回来。他老婆是女人家，怵头外边打头碰脸的事。这怎么办？正在这时候，家住西马路的一个发小马得贵来看他，听他说起眼前的难事，便说他一个远亲在北洋大学念书，名叫金子美，江苏常州人，现在放暑假，回家一趟得花不少钱，便待在学堂

## 万年青

●冯骥才





没走，不如请来帮忙。他人挺规矩，在天津这里别人全不认识，关系单纯。

老蔡把金子美约来一见，这人二十多岁，白净脸儿，戴副圆眼镜，目光坦诚，说话不多，有条有理，看上去便叫人放心。寻思一天后，便把万年青交给他了。说好五天，日出开门，日落关门，诚心待客，收钱记账。老蔡家的店铺虽小，规矩挺多，连掸尘土的鸡毛掸子用完了放在哪儿都有一定的规矩。金子美脑袋像玻璃的，放进什么都清清楚楚。老蔡交代完，又叮嘱一句：“记着一定守在铺子里，千万别离身。”这北洋大学堂的大学生笑道：“离开这儿，我能去哪儿？除去念书，我什么事也没有。放心吧！”

老蔡咧嘴一笑，把万年青放心地交在他手里了。

金子美虽然没当过伙计，但人聪明，干什么都行。一天生，两天熟，干了两天，万年青这点事他全明白了。每天买东西不过几十人，多半是周边的住家。这些老街坊见了金子美都会问一句：“老蔡出门了？”金子美说：“几天就回来了。”老街坊全都知根知底，也不多话。这些街坊买的东西离不开日常吃的用的。特别是中晌下晌做饭时，盐没了，少块姜，缺点灯油，便来买；过路的人买的多是一包纸烟；馋了买个糖块搁在嘴里。

金子美每天刚天亮就从学堂赶到万年青，开了地锁，卸下门板，把各类货品里里外外归置好，掸尘净扫，一切遵从

老蔡的交代。他从早到晚一直盯在铺子里，有尿就尿在一个小铁桶里，抽空推开后门倒在阴沟里，有尿就憋着晚间回去路上找茅房去拉。在铺子里，拿出全部精神迎客送客，卖货收钱，从容有序，没出半点偏差。他一天三顿饭都吃自己带来的干粮。下晌天黑，收摊关门，清点好货物和收银，上好门板，回学堂睡觉。一连三天，没出意外，一切相安无事。

转天一早刚到万年青，一位同室学友找来说，从租界来了一个洋人，喜欢摄影，个子很高，下巴上长满胡子，来拍他们的学堂。北洋大学堂是中国首座洋学堂，洋人有兴趣，这洋人说他不能只拍场景，还要有人。这时放暑假了，学堂里没几个人，就来拉他。金子美说店主交代他这铺子白天不能关门，不能叫老主顾吃闭门羹。学友笑了，说：“谁这么死性子，你关门了，人家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买？”他见金子美还在犹豫，便说：“你关了一会儿门怕什么，他也不会知道。”子美觉得也有道理，就关上门，随着这学友跑到大营门外运河边的北洋大学堂。

金子美头一次见到照相匣子，见到怎么照相，并陪着洋人去到学堂的大门口、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体育场一通拍照，还和几位学友充当各种角色。大家干得高兴，玩得尽兴，直到日头偏西，赶回城西时，天才暗下来。在他走到街口，面对关着门、黑乎乎的店铺，一时竟没有认出来，以为自己走错了路。待走近了，他

才认出这闭门的小店就是万年青，心里有点愧疚。他辜负了老蔡。在点货结账时，由于一整天没开门，一个铜钱的收入也没有，这不亏了老蔡吗？他便按照前三天每日售货的钱数，从铺子里取出价钱相当的货品，充当当日的售出；再从自己腰包里拿出相当货价的钱，放在钱匣子里。这样一来，他便觉得心安了。

再过一天，老蔡回来了，金子美向他交代了一连五日小店铺的种种状况，然后拿出账目和钱匣子，钱货两清。老蔡原先还有些莫名的担心，这一听一看，咧开满是胡碴的嘴巴笑了。老蔡给子美高高付了几天的工酬。子美说：“这么多钱都够回家一趟了。”

这事便结了。可是还没结。

一天，金子美在学堂忽接到老蔡找人送来的信儿，约他后晌去万年青。子美去了，老蔡将几个菜、半斤酒摆在桌上，没别的事，只为对子美先前帮忙的事以酒相谢。老蔡没酒量，子美不会喝，很快都上了头。老蔡说：“我真的挺喜欢你。像你这种实诚人，打灯都没地儿找。我虽然帮不了你嘛忙，我这个铺子就是你的，你想吃什么用什么，就来拿！随你拿！”

子美为了表示自己人好，心里一激动，便把他照看铺子时，由于学堂有事关了门，事后怕亏了老蔡而掏钱补款的事说了出来。他认为老蔡会更觉得他好。谁想到老蔡听了，脸上的笑意登时没了，酒意也没了，直眉瞪眼地看着他。好像

大林和二林是孝子。兄弟俩在外打工奔波一年，每逢过年回家，都要给母亲500块钱。

这一年，大林从外地打工刚回来就直接去了母亲家。大林递给母亲500元，说：“娘，您看过年还缺啥，自己买点吧。”母亲抬头看了看大林，把钱拿起来又递给了大林，说东西都买全了，今年不需要钱。大林不接。临走，母亲硬塞给了大林。

当时，二林也在场，他比大林早回来两天，回来后也给了母亲500元，母亲笑着收下了。二林心里五味杂陈，母亲偏心眼啊。

二林不悦：“娘，我哥给你钱，你怎么不收呢？”

母亲叹口气，心疼地说：“你哥呀，

过得不容易，今年就不收了。”

二林听后一脸蒙：母亲一直待在乡下老家，哥哥在千里之外打工，哥哥生活怎样，母亲怎么可能知道？想到这儿，二林问道：“娘，你是怎么知道我哥不容易的？”

“二林，你看你哥，他是个要强的人，虽然他没穿过什么名牌，但整天拾掇得利利索索的。可今天，他的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也没刮。”母亲回答。

二林笑了，说：“娘，也许我哥走得匆忙，没来得及收拾呢。”

母亲摇了摇头：“不，二林，你没注意，你哥脚上的鞋带还断了一根。你说他这样，在外地能过得好吗？”

二林眼眶一热。他在几百里外的一家砖厂打工，整天灰头土脸的。二林心里庆幸，幸亏回来前他洗了澡，理了发，换了身整洁的衣服。二林心想，一定要找个适当的时间告诉哥哥，再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仪表整洁，那样娘看了才会心安，不为他们担忧。

（余娟摘自《上海故事》2022年第11期，吗晓啡图）



他把老蔡的铺子一把火烧了。

“您这是怎么了？”他问。

“你关了多长时间的门？”老蔡问，神气挺凶。

“从早上，我回来的时候……快天黑了。”

“整整一天？一直上着门板？”

“上了呀，我哪敢不关门就走。”

静了一会儿。忽然，老蔡朝他大叫起来：“你算把我毁了！我跟你说好盯死这铺子绝对不能离人、绝对不能关门！我祖上三代，一百年没叫人吃过闭门羹！这门叫你关上了，还瞒着我，我说这些天老街坊见了我神情不对。你坑了我，

还坑了我祖宗！你——给我走！”老蔡指着门，他从肺管子里呼出的气冲在子美脸上。

子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惊讶莫解，但老蔡的愤怒与绝望，使他也无法再开口。老蔡的眼珠子瞪出了眼白，指着门的手剧烈地抖。他慌忙退身出来。

这事没人知道，自然也没人说，但奇怪的是，从此之后，这一带人再也没人说老蔡家的那个“家规”了；万年青这块牌子变得平平常常了；原先老蔡身上那有点神奇的光也不见了。

一年后，人说老蔡得了病，治不好，躺在家里开不了

店，杂货铺常常上着门板，万年青不像先前了！过了年，儿子把他接到北京养病，老伴也跟着去了，居然再没回来。铺子里的东西渐渐折腾出去了，小砖房空了，闲置一久，屋顶生满野草，像个野庙荒屋。那块“万年青”的店牌早不知嘛时候没的。再过半年，老蔡的儿子又回来一趟，把这小屋盘给了一个杨柳青人，那人开了一个早点铺，炸油条、烙白面饼、做大碗豆浆，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就像江山社稷改朝换代，又是另一番景象。

（以墨摘自《北京文学》2023年第1期，李晨图）



祖母是个满肚子故事的小脚老太太，冬天头上顶一块黑头巾或戴一顶黑包帽。祖母目不识丁，但讲故事绘声绘色，还给我唱过《莲花落》。依我的判断，祖母的气质是文艺的。悬空寺、人参娃娃、孙悟空、娘娘庙、闹土匪……好多故事，我至今仍记得。唱《莲花落》那次，是冬天。祖母坐在当门小床上吸着烟袋。她把烟嘴从嘴里拔出来，开始唱。祖母一开唱，或开始讲故事，我就觉得祖母不是平常的祖母了，她似乎脱离了琐碎的生活，沉浸到一种氛围里去，变得光彩夺目。有时候，我特别想看看年轻时的祖母，我就迷离飘忽地站在某处，格子窗上，或树丫上，要不，祖母去哪里，我跟着祖母飞到哪里，去看看祖母有声有色的一生。

祖母爱听戏听书。冬天，说书的来了，碾屋里高挂起汽灯，碾盘上、地上坐满人，磙子上、窗子上被我们小孩子占据。盲眼说书人拉起胡琴开说了。胡琴声悠悠扬扬在夜色里荡，树们静默，夜鸟蜷在树影里。说响马传、白衣罗成、三板斧程咬金、勇猛秦琼，也说鬼狐。

六岁的我是祖母的小不点儿。祖母走哪儿领我到哪儿。赶集，我们去张集，去水堡集。张集要走九里地，水堡集要走六里地。过董庄那个大庄就到张集了，张集是个大集。累了，

印度的神话说，在两劫之间，一个世界消亡，一个世界新生，这个过程，长达几万年。其间天地不分，黑暗笼罩，唯在浩渺的湖心，一朵莲花无日无夜，静悄悄地开放。这开放的过程，也是几万年。这时候，世界不仅没有光，也没有声音。时间是静止的，但又确实在流淌——我不能肯定记忆的正确，唯有莲花真实无疑。

不能想象生命像太阳系最外围的



## 祖母给我的金蔷薇

● 阿 盛

祖母就坐在路旁树荫里摇着蒲扇歇一会儿。我坐在祖母身边。祖母穿白褂子、黑绑腿裤。祖母也骂我，是被我气急了又没法子的那种骂；骂过后祖母仍疼我，仍会在灯下给我讲故事。冬夜总在一个个故事里飞度。冬夜悠长，烘子在床上烘着热被窝。

祖母给了我足够的爱和耐心。对孩子来说，爱是最好的出路。

有了爱，灵魂就能冒着烟儿、开着花地从那条路开出来，走上更开阔的路。

我看的第一本大书是《水浒传》，在祖母床尾的柜子上发现的。烟黄色的书页，没有封皮，竖排，繁体字版，老旧得不成样子。我不认得繁体字，但猜着蒙着也读完了。祖母说，这书被她塞在被窝里才逃过“破四旧”那一劫。我渴望读书，但真正读书的机会极少。我最好的“书”便是祖母了。

如果说世间真有帕乌斯托夫斯基说的金蔷薇，那这金蔷薇应该是祖母给我的；或者说，金蔷薇本来就在，是祖母擦去它表面的灰尘，让它金光闪动起来。

谁人一生里，没有个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人？我一直觉得，我喜欢写文章这件事，是受了祖母的影响。

(夕 洲摘自《野草》2022年第6期，罗金金图)

● 张宗子

## 直诗莲花劫后株

星球那样，永久在荒寂中运行。它们无可等待，除非太阳率领整个星系，投入另一个更大星系的洪炉。

这就是关于永恒的悖论。我们宁愿人生乃至一切，都更短促些吧，短促到我们的想象可以容纳，可以环抱。

一尘已坠莫开眼，直待莲花劫后株。

(修 远摘自商务印书馆《梵高的咖啡馆》一书)

“烟火气”这个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李安导演的影片《饮食男女》里，归亚蕾扮演的梁伯母，在美国女婿家住不惯，回家一口湖南腔跟人抱怨：“吃饭咧，除了洋葱就是汉堡，我炒个蛋炒饭，他的报警器都会响咧！我在那里真是生不如死！”的确，吃惯汉堡、家里又有烟雾报警器的人，很难理解蛋炒饭的流程与意义。厨灶间烟火飞舞，哪怕一碗蛋炒饭，都让人感到生机蓬勃。

十二年前，上海遵义路天山路那一带，夜间会停一辆大三轮车，放下炉灶、煤气罐、锅铲和各类小菜。推车的大叔把火一生，大妈把车上的折叠桌椅拆开放好。

你去吃，叫一瓶啤酒。问大叔：“有什么？”大叔年纪已长，头发黑里带白，如墨里藏针，但钢筋铁骨，中气充沛，就在锅铲飞动声里，吼一声：“宫保鸡丁！蛋炒饭！炒河粉！韭黄鸡蛋！椒盐排条！”

“那来个宫保鸡丁！”

“好！”

他家菜的种类不算多样。如果有人提过分要求，比如：“老板，韭黄炒鸡丁！”老板就皱起眉来，粗声大嗓地说：“那样炒没法吃！”

但这几样菜，千锤百炼，油重分量足，炒得又地道，能吃辣的，喊一声“老板加辣椒”，老板就撒一把辣子下去，炒得轰轰烈烈。冬天，坐得离大叔近些，边吃边看他巨锅大勺地炒，人都能吃出汗。有鼻塞的能吃到吸溜鼻涕，在阵阵烟火与辣椒味中，边打喷嚏边抹鼻涕：“这辣！”

这便是烟火气，扑面而来让人看不清楚，但又感到无比快乐。

比如，冬天早起，摸黑去早点摊、包



## 烟火人间

● 张佳玮

子铺，笼屉高高叠起，大家排队递钱。“两个素包子。”“一个素包子，一个霉干菜肉包子，一个肉包子。”“豆浆有没有不甜的？”

卖包子的开笼屉盖，呼一下白气扑面，对面不见人。老板摸到烫手的包子，滑进小塑料袋里，扎好，给食客递过去；买包子的捧着烫包子，左手交右手，右手交左手，“谢谢啦！”有的食客，比如我，一面往回走，一面又忍不住地用手掏一个包子出来，还冒热气呢，咬一口去了一小半。

往身旁瞥一眼：生煎正在起锅，哗啦一片白气撞人，排队的、卖生煎的都迷了。只听卖生煎的问：“你要几个？”买的人比画着手指报数——那片嘈杂混乱，看不清听不清划拉的感觉，就是烟火气。

又比如叫花鸡上桌，撬开荷叶泥封，哗啦一缕白气冒出。这时趁热吃，就觉得丰厚润泽、锣鼓齐鸣、欢腾喜乐；搁凉了吃，油凝皮干，残垣断壁。

往回几年，重庆夏天，南滨路附近，还吃得到柴火鸡与火盆烧烤。

大夏天，围炉而坐，烟火喧腾。鸡是烤熟了，人也被烟熏火燎，汗如雨下。大家都开玩笑：也不晓得烤的是鸡还是人！苏轼有所谓“燎毛燔肉不暇割，饮啖直欲追羲娲”，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那时对烧烤不太懂，只听同吃的人





一幅画，若想囊括远山近水，就得讲究笔墨上的浓淡。近处浓，远处淡，笔墨之间的参差凸显距离的远近。于是，方寸之间便有了大天地。一个人，若想有格局，也得讲究远近。

首先，心中得有远意。那远意，是秋水的清冷，是冬木的孤傲，是水墨画中远远淡淡的冷墨。就像一处风景，远观美则美矣，可一旦走近，人入其中，容易因叶障目，无法观其全貌，反倒觉察不出其美。于人，也是如此。走太近，容易失了分寸。太过纠缠，对一段关系中的双方而言，往往都是一场灾难。人在局中，只见其弊，难见其利。久而久之，眼里心里装的都是对方的不是，关系每况愈下，最后的结果自然不容乐观。

远意，是懂分寸，知尺度。有远意，虽然不热闹，但是朗阔清涼。人与人之间，有了远意，才能撇去浮沫与虚荣。这样的关系，如秋水绵绵，如冬木含春，外面看似疏荒，却能在远意荡漾中让人感受到真实的希望与慰藉。

远意，是荒寒中的真实；近意，则是深情



●郭华悦

中的热烈。

人生中，总有一些至关重要的人，亲人、挚友或另一半。一幅画，若是其中仅有远山，而无近景，未免失之于缥缈空洞。一个人，平日里恪守分寸，不痴缠，不纠结，但总有那么一些时候，需要对一些人展示自己的深情。

此时，心间便该有近意。近处有情，可以是一句话、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简简单单，将二人连结在一起。远意是距离，近意是契合。一幅画，一个人，有远有近，远近之间显出层次，内容才会丰富。人在年轻时，容易厌远求近，一味痴缠，走得太近，以为这就是一切。直至后来，时光漫过，曾经以为牢不可破的近，大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于是，人生中渐渐有了天高云淡的远意。看人看事，多了一层远意，生活看似不动声色，内里却更厚实了。

有远有近，于远近之间，方能品得人生的真滋味。

(余娟摘自《知识窗》2022年第12期，连培伟图)

啧啧感叹“好柴，熏得香”，还不知所以。后来去了贵州的几个小城，吃了夜市烧烤，明白了：好炭与不好的炭、好柴与不好的柴，烤出的味道完全是两回事。

真让人投身其间、恨不得将头埋进去的，大概是东北的开江鱼。

听人说过，吃开江鱼讲个兴高采烈、热热闹闹。敲冰捞鱼，炖一大锅，咕嘟咕嘟。吆喝着，开心着。我自己去吉林时，真见到了，氛围惊人：大块肥鱼、五花肉片、老豆腐、粉条在锅里慢熬着，吃着吃着，热得指尖脸庞都慢慢融化了，连酸带疼到舒服，出汗。到要吃粉条时，已经进入鲁智深所谓“吃得口滑，哪里肯住”的阶段。

我跟一个陕西朋友聊，他说他们老家，吃臊子面，讲究碗得大过脑袋；冬天，臊子、酸汤，一大碗，捧着、扶着，老人家摘了眼镜叠好，脸凑着碗口吃，吃到脑袋几乎要钻进碗里。

大概吃东西有两种状态：一是冷静的、克制的、细致的、条理分明的，二则是狂热的、囫囵的、按捺不住的、热情澎湃的、一头埋进烟火气里的。

前者回想起来清晰明白，我还见过探店的美食家边吃边给餐酒搭配打分做记录的。后者则剩下一片单纯的快乐，一份忘我又安泰的、想起来可以原谅一切小瑕疵的快乐。

(明赫摘自《新华日报》2023年1月11日，陈岱青图)



## 那一刻，我决定自救

从小，我就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一定要在周五晚上把作业写完，否则即使在儿童乐园，未完成的作业也会像警报声一样在脑子里嗡嗡作响，让我一刻也不得安宁。

也是托了焦虑的福，我始终像一个扭紧了发条的玩偶，用尽十二分气力往前冲。所以我一路顺遂，考上名校，进入大厂，拿着高薪。父母在聚会时会被邀请分享教育经验，同学会说“你是我们中混得最好的一个”。而我知道，这一切的代价，是我极少感觉到快乐、松弛，稍有松懈，焦虑感就会像个无情的甲方，对我重拳出击。

我本科毕业就顺利拿到了一个大厂的录取通知书，那是一个很大、很出名的公司，周围的人听到公司名字会竖起大拇指，而我也短暂地被这种成就感包围，整个人飘飘然，对

接下来要面对的狂风骤雨一无所知。

我入职的部门做的是是一项新业务，在HR口中，“这块业务刚开展不久，有很大的前景和发展空间，新员工能快速成长”。但凡有点社会经验的职场人都知道，这意味着，工作量巨大。

入职第一周，我知道了一个词叫作“跑步上岗”，即使我对业务的了解并没有比量子纠缠更多，也不妨碍我已经成了一个模块的负责人，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工作消息和无数个截止期限。

在有限的时间里处理无限的信息，是每个大厂人都要面对的难题。

在入职三个月的时候，我“幸运”地迎来了年底的KPI冲刺时期，其中一个核心工作就是分析业务进展、制订攻关计划，每周三向业务大佬汇报

一次。

以前我一直觉得压力大到脱发是一种夸张的艺术表达手法，直到那段时间频繁堵塞的下水道验证了这个事实。面对着海量纷乱的数据、紧迫的时间、复杂的业务逻辑、会上领导的挑战和质问，我的发条上得更紧了。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得很快。

那天是我连续加班到11点的第4天，早上起床脑袋像灌了胶水一样发木，四肢沉重，而我要写一份给二层大领导的业务报告，下午4点前必须发送。在我手忙脚乱处理数据的时候，不断有电话打进来。我勉强在下午3点50分完成了报告，头脑已经失去了思维能力，匆匆赶在4点前发送了报告。

我躲进厕所，想喘口气，刺耳的电话铃声又响了：“你



发的是什么玩意儿？好几个关键数据都有问题！但凡检查一遍都不至于错成这样，你怎么回事……”耳边传来主管暴躁的吼叫声。

王小波曾经形容人会慢慢变得像“受锤的牛”，当时的我觉得自己就是如此。

活力和热情慢慢被抽空，醒来和睡去的界限变得模糊，后背发紧，头脑昏沉，外界一点微小的刺激就会让我像一只应激的小猫，感到惊恐、焦虑、沮丧24小时环绕着我。

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我的思维能力严重退化，一封简单的邮件要反复措辞，才能表达清楚意思；阅读速度变得极慢，刚读完下一句，就记不清上一句……

身体在不断发出各种求救信号，男朋友也觉得我越来越不对劲。在他的鼓励下，我挂了精神科门诊的号。

我心情复杂地去了医院：一方面，陷入深渊的我迫切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另一方面，我不愿承认自己真的“有病”。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妈妈在谈起朋友的孩子得了抑郁症时，满脸的不屑和鄙夷，认为那是懦弱和逃避的表现。

但求生的本能还是压过了羞耻心，我比挂号时间提早一个小时来到医院。我鼓足勇气，把自己内心支离破碎的情绪与痛苦一点点倾倒出来，向医生描述这种寄生在我精神上的病毒，是如何不断吞噬着我的灵魂的。

“很典型的抑郁症状，你已经是今天的第4个了。”医

生面无表情地下了初步判决，接着开单子让我去做测试。

测试完成之后，医生交给我一份报告，临床诊断结果一栏写着“中度焦虑和重度抑郁”。我像一个等待许久最终被判刑的囚犯，既释怀又绝望。

我不用再为自己的“不对劲”而感到恐慌、自责，我只是病了。但同时，这个病似乎很难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包容，妈妈说“现在的孩子真是娇气”时不屑的表情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医生给我开了三种药，早中晚都要吃，一天也不能中断，每个月要来医院复查一次，调整药量。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上班，竭力维护着“正常人”的形象，我不想努力经营了二十几年的体面生活，被一朝击碎。

那段时间，我在工作上给自己定的唯一目标就是，不要犯错。即使如此，对当时的我来说，也要耗尽我仅存的心力。

我晚上辗转反侧，看着天亮，也依旧要在7点起床挤班车。白天身体紧绷，思维迟缓，但繁杂的工作扑面而来，在跟同事开会时，我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轮到我发言时，往往词不达意。

同事聚餐更是我的噩梦，看着觥筹交错的人群，听着一阵阵欢声笑语，我却像一个局外人。在热闹氛围的映衬下，我更觉得孤独、沮丧。用尽力气强颜欢笑，让我在每次聚会后都精疲力竭。

扮演一个“正常人”，是我每天都要面对的巨大挑战。我无数次下决心跟家里人坦白，辞职让自己喘口气，但一想到可能随之而来的流言蜚语、不理解和谴责，我又无数次地退缩。

人在最绝望的时候，反而被激起强大的求生欲。在一次深夜情绪崩溃后，我决定开始自救。

我开始阅读大量的心理学、医学甚至与灵修相关的书，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我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吃药，每月复查，不管刚开始的副作用有多么猛烈。我花大价钱去做心理咨询，对这个时候的我来说，如果能买到快乐，我愿意倾家荡产。

“你现在感受到的这些痛苦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告诉你现在的情绪值已经被透支了，你需要更关注自己的感受，爱自己，不要再过度消耗自己的情绪。就像如果你的腿受伤了，一走路就会痛，那你自然就会选择好好养伤，不去做剧烈运动。”

心理医生的解释让我陷入沉思，如果说每个人情绪值的初始值都是100，那我现在无疑已经是在血条亏空状态了。我开始细数自己的情绪是怎么被耗空的。

上学时，我考了90分，会因为被扣掉的10分而耿耿于怀；跟朋友一起去吃饭，虽然对日本料理心心念了很久，但只要朋友说想吃火锅，我就会立刻妥协；工作后，做的报告受到同事的高度肯定，



晚上睡觉时依旧会反复回想哪里可以讲得更好。

我似乎总是对自己不满意，总是优先满足他人，总是能看到一件事情最糟糕的地方。如果说能按内耗程度颁奖，我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内耗达人”。

发现问题的下一步是解决问题，我决定开始改变，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变得“佛系”。

我所在的大厂，每半年考核一次，A是最好的绩效，只有排名前20%的人才能拿到，我们称之为“火车头”，与之匹配的是丰厚的年终奖和各种激励，于是“A”就像一根吊在面前的胡萝卜，诱惑着大厂人不知疲倦地往前跑。在我以前非黑即白的价值观里，拿不到A，就是吊车尾，但是在被抑郁症折磨得体无完肤之后，我决定自救。

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按时下班。

不管领导在不在，工作有没有完成，我都会准时在6点30分收拾好东西离开。这在大厂所引起的注目程度，跟穿吊带上班不相上下。

同事会偷偷问我，你是不是找到下家了？领导会在例会上，反复强调项目的紧迫性，再补上一句：“年轻人就算活干完了，也可以在公司学习，早早回家有什么事情做呢！”

我依旧坚持准时下班，但会在白天的工作时间里高度专注，跳过相关性不高的会议，集中处理杂活，尽量不刷手机。我发现这样下来，即使不加班，我的输出也并不比之前

的少，领导也不再对我有太多苛责。

第二个行动是，停止跟别人比较。

以前我会频繁查看同时期进来同事的职级，打听他们的绩效薪资，通过对比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一旦知道自己落后于人，就会焦虑不安，再反向激励自己。决定改变后，我不再关注这些信息，即使知道有人又“起飞”了，心里也很清楚他们所支付的代价，在我新的价值体系里，这是一种绝对的溢价。

第三个改变是，明确了工作的意义。

在大厂，绝大部分人是为了保证巨大机器顺利运转的“中间件”，产品要改一个按钮的颜色，在小公司可能是5分钟的事情，在大厂，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会议、评审流程，甚至可能要跨部门，需要多人的对接、传达，等真正改好上线，一个月就过去了。

以前我经常感到沮丧和无力，因为作为一个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能改变的事情太少了，这些冗长烦琐的流程，像一个个枷锁，把我禁锢在狭小的空间里，“我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是每天都会蹦出来的灵魂一问。

现在，争取更多的闲暇时间，并且有足够的金钱来支撑随心所欲的生活，就是我的工作目标，其他的，一律作为“画饼”处理。

这是我在大厂工作的第4年，患抑郁症的第3年，决定自救的第一年。并不像励志故

事里那样，我没有战胜抑郁症，也没有开启全新的灿烂人生，我依旧在大厂里，每天吃药，定期做心理咨询。

但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快乐了，愿意周末大费周章地打扮自己出门约会，能为胡了十三么而由衷喜悦，阳光灿烂的天气让我觉得生活真美妙。我也能够接受自己的普通和失败，绩效没拿到A依旧睡得香甜，项目失败了也能吃两碗饭。

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心香一瓣摘自微信公众号“我们是有故事的人”，吴煜瑶图）

## 完成自己的人生故事

●余秋雨

人生的道路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由此展开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是丧失自己，也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将自己找回。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中，要实现后一种可能极不容易。为此，我常常离开城市，长途跋涉，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寻找自己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命坐标，把自己抓住。

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将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份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将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

（伊斐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内在的星空》一书）



瘫痪并丧失语言能力以后，阿姨和她是用这种海绵帮外婆擦洗全身的。她说外婆就算疼，也说不出来啊。餐厅里零零散散坐了些人，母亲坐在那里，把脸埋下，肩膀颤抖着。

我如同被她的话打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像个木头一样不敢看她，只能看向餐厅的另一边。我说：“妈，别哭了。”我身上女性

## 就这样看着她

●樊小纯

吃午饭时，母亲说她昨天卸妆的时候用了某种洗澡用的海绵，原以为挺柔软的，但用在脸上却觉得疼。她说着说着突然哭了起来，说外婆在瘫

的一面不见了，觉得自己像个青春期里不知怎么表达情感的男孩。

这些天，有机会我会和母亲一起走路去游泳。走路时，我喜欢把手臂绕在她的肩膀上。她怕热，总要推开。搭着母亲的时候，我觉得她的肩膀比以往低了一点，她大概缩了一到两厘米吧。在我成年之后，我总想让她多感受一些肢体上的亲密。今天回家的路上，我摸了摸她的脸，亲了她几下。

外婆是今年过世的。我坐在沙发上看书，看到母亲在拂外婆相框上的灰。母亲的手停一下，摸一下，我的目光在她的后背也摸了一下。就这样，我看着她，她看着外婆。

(思 存摘自重庆出版社《不必交谈的时刻》一书)

## 爱中人

● [西班牙] 路易斯·塞尔努达 ◎汪天艾 译

当时你在夏日剧院里，夜晚和星辰看着聚集在底下的人群，用一种更加真实的神秘、更加戏剧化的广袤埋没了舞台上琐碎的剧情。他和他的伙伴坐在一起，你也一样，你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他，心底因他的在场被挑起逃不开的吸引力，享受而痛苦，为此一个人从没像这样认识自己，却再也不完全属于自己。

一种奇怪的羞怯，也许是个性里抵御被疏远的风险，把你向内拉，同时一种直觉的喜爱又把你向外拖，拖向那个你不知多想与他融合的人。你因他深色的眼睛激动，你在那张脸上发现多少魅惑——从脖子上方伸出，像草茎上顶着花冠，精致而不自

知的优雅。

这并不是你第一次爱上，后来你忘了这种情感，原因与他无关，只是像忘记清晨几乎还没破晓的时候一次短暂的醒来，身体又落入梦乡的无知里。你也没想到再见不到他，对时间的紧迫漫不经心。



那个夜晚只是在你体内引燃一簇火星，后来你会在那团火焰里耗尽自己，再如凤凰般重生。不过那一晚，你已经隐约看见年轻身体焕发的光彩之美。

别人也许说起身体之美将如何凋零衰退，你只想记住它最初的光芒和属于它的时刻，从来不会因为终结时的忧郁而

暗淡。有人认为，美丽一经存在，即永恒（正如热无法从火中分离，美也无法与永恒分散），哪怕不是如此，就像水道里缓停的地方也被相同的流水滋养，唯有美和对美的注视能在一个无限放大的瞬间让我们凌驾于时间之上。

(如 一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奥克诺斯》一书)



什么是素直之心？简单说，就是没有束缚的心，即不被情感、经验、偏见、利害关系等束缚，客观而真实地看待事物的心。

这就像戴着有色眼镜或球面镜片看东西——如果镜片是红色的，那么白纸也会被看成红纸；如果镜面是凹凸的，笔直的棍子也会呈现弯曲状态。

也就是说，当我们被一些旁的东西束缚时，就难以把握事物的真相或真实形态，从而影响判断和决策。相反，拥有素直之心，看东西时不受外物干扰，所有的东西就都能以原貌呈现。如此，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降低成本和风险。

做生意要顺应天地自然之理，倾听世间大众之声，广集员工下属之智，做该做之事，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何为遵循天地自然之理？我认为，这就好比下雨要打伞，这是自然的；天冷了多穿点儿，这也是自然的。因为和某人赌气就不打伞，或者为了显示自己的风度冻得瑟瑟发抖也不肯多穿衣服，这就是心被某种事物束缚。

虚心倾听顾客和员工的心声，这也是拥有素直之心的表现。那些狂妄自大、独断专行的经营者，也许在短期内能够获得成就，但绝对不可能获得长久的成功。一旦被“我是老板，必须听我的”这种心态束缚，就会错过很多好的点子和建议，也难以留住人才。

被一时的利益蒙蔽而做出错误决策

的例子并不在少数，甚至有的人因为别人几句话就摇摆不定、全盘否定自己，这都是因为没有素直之心。

以素直之心看待事物，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从而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该做的就努力去做，不该做的坚决不做，一个人的勇气、决心、判断力由此产生。

与此同时，宽容之心、悲悯之心也将相伴而生，从而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即使一时受挫，也能再次崛起。换言之，素直之心能够使人变得公正、坚强和明智。

然而要拥有一颗素直之心绝非易事，尤其是在诱惑众多的今天。人有七情六欲，有好恶，这是无法抹杀的天性，因而人也更容易被人情世故和利害关系束缚。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知识冲击着我们的大脑，成为新的束缚。因此，心无旁骛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我听人说，围棋这东西，就算没有老师的特别指导，只要能坚持下到一万盘，边下边钻研，也能达到初段水平。因此，每天都以素直之心度过，那么一万天后，即三十年后，你的素直之心不也可以达到初段水平了吗？那时，你就能做到遇事不慌张，从而避免出现重大失误。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态自我反省的。

年轻人，希望你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能够抽出一点儿时间来静思冥想，排除无谓的干扰，保持纯正的内心。希望你们不被五光十色的世界迷惑，不被物欲和金钱左右，能够始终不忘本心、一心一意。

（如 董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越勇敢，越青春》一书）

## 素直之心

● 〔日〕松下幸之助

○ 黄悦生 译





# 爸爸，我该怎么做

● 乔凯凯



在国外的一家社交网站上，有一个神奇的频道，名叫“爸爸，我该怎么做”。正如这个名字，该频道上传的视频都是教授怎样解决日常生活中需要向父亲求助的各种问题的，比如怎样系领带、刮脸、装柜子、换轮胎、修马桶等等。看着这些视频，真的感觉有个孩子在不停地问：“爸爸，这个该怎么做呀？”然后，视频里一个叫罗布·肯尼的中年大叔就开始耐心地给你解答。

教完领带的系法，罗布还会贴心地告诉你：“别扣最上面的扣子，我一般就不扣，因为我还得喘气儿……”在“如何刮脸”的视频里，罗布每一步都“手把手”地教，最后他眨了一下眼睛，笑着说：“当你做完这一切，一定要记得把洗手池清理干净哦，不然里面全都是你的胡须，妈妈会向你咆哮的。”罗布那副认真又可爱的样子，仿佛在和自己的孩子说着悄悄话。

在这些视频里，罗布如同每一个平凡普通的爸爸，通过

详细的演示解决着日常生活里的小难题，还加上了很多作为“爸爸”的建议，给每一个想要自学这些技能却不知道从何开始的年轻人提供实际帮助。更重要的是，他的态度非常真诚，让人感觉亲切而温暖。

人们在饶有兴致地观看视频的同时，也产生了疑问：罗布是谁？网上教程类的视频五花八门，有的炫技，有的炫富，都足够吸引眼球，而他为什么要发这些虽然实用却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东西呢？

原来，这背后还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罗布说，自己在年幼的时候被父亲抛弃了。无数次的手足无措让罗布深深感到，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缺席多么令人痛苦无助。但在这种痛苦中，罗布不断打磨着自己，逼自己学习各种技能，努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家后，罗布发誓绝不会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在孩子们身上重演。他悉心教导自己的两个孩子，陪伴他们成

长，两个孩子成年后都事业有成——一个是教师，一个是软件工程师，而且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都非常强。

罗布很欣慰，但他并不满足，他不由得想，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有着与他同样的遭遇呢？他要帮助这些人，带领他们学习那些本该由父亲教授的“生活技能”。于是，“爸爸，我该怎么做”这个频道诞生了。

这些温暖又实用的视频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他、关注他、喜欢他。转眼间，他的频道已获得71万人关注，并且还在急速上升中。每一条视频下都有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对他表示感谢，并称他为“互联网爸爸”，还有很多人分享了自己和父亲的成长故事。

“我深知那种无助和痛苦，所以我比别人更加懂得父亲的意义和成长的不易。我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来自‘爸爸’的指导和温暖。”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晏 之摘自《世界文化》)

# 星不怕黑暗，云不怕天阴

●刘爱成 刘 畅

夜晚，我爱天空点点明星，

白天，我爱天空飘飘白云；

无论什么夜晚，天空都会出现了星；

无论什么白天，天空总会飘浮着云。

星不怕黑暗，云不怕天阴；

点点的星，扩大了人生  
片片的云，象征着自由。

……

1951年，星云大师在台湾新竹青草湖畔创作了这首名为《星云》的诗。他的生活正如诗中所写，无论黑暗或是天阴，他都在自由地扩大人生的可能性。

## 一句承诺，信守一生

1927年，星云大师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名叫江都的小镇，原名李国深。母亲告诉他，他出生时半边脸是红色的，半边脸是白色的。母亲几乎不敢抚养他。

过了一段时日，他才逐渐恢复到和正常婴儿一样。他家里贫穷，母亲多病，父亲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介乎农商之间。父母生养了4个儿女，他

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个弟弟。

星云大师三四岁时，跟着外祖母念《心经》。他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却背下了家乡寺庙墙上贴的《三世因果经》。

“我一生别无长处，所幸对文字有种莫名的兴趣与亲切感，童年时家中长辈忙于生活，无暇对我施以言教，许多观念是我自己在文字中领略和获取的。”

当时物资匮乏，不便写日记，他就将一日所思、所记记在心里。“睡前我会将一日所得在心里温习一遍，如此也养成了思考和反省的习惯。”

星云大师最感激的是父母的生养，不但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给了影响他一生的性格。他说：“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喜欢苦恼的孩子。”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于因果、忠义的道理了然于心。

他一直记得和母亲的对话：“母亲，您的衣服破了。”母亲回答：“不是破，是布不够。”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母亲的心态总是乐观积极的。1994年4月，星云大师第三次赴大陆探亲，他来到南京母亲的住处，

依偎在她的床前，聆听母亲的教诲。

“我告诉母亲，我在台湾有万千听众，但来到南京，我是您的听众。母亲眼中掠过一丝笑意，她说：‘讲经的人不一定能得道，听经的人反而个个都能得道。’好一句智慧之言。”

自出娘胎，饥饿就常常伴随着星云大师，但正是饥饿，让他从小懂得承担和关爱。

他对童年两件事记忆深刻：一是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他早晨去捡狗屎，下午去拾牛粪，回来做成肥料卖钱；二是他喜爱小动物，常常蹲下来给需要“过河”的蚂蚁搭桥，也会因为鸽子走失而担心得夜不能寐。

1937年，星云大师的父亲外出谋生，此后两年杳无音信，忧心忡忡的母亲便带他去南京打听父亲的下落。

路上，他偶遇南京栖霞寺的知客师，知客师随口问道：“你是否愿意做和尚？”

他凭直觉答了句“愿意”。“不到半个小时，栖霞寺住持志开上人就派人来找我。‘听说你要出家，就拜我做师父好吗？’我信口说出‘好’。一句承诺，我就信守了一生。”





## 黑名单上的学生

1939年春天，星云大师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时，师父替他取名“今觉”，意为今天觉悟。

后来，他偶然在《王云五大辞典》中看到“星云图”，上面的解释是“宇宙未形成之时，无数云雾状的星体结合，又大、又古老、又无际”。他非常欣赏这种宽广、浩大又无边的境界，也自许在黑暗中给人光明，于是把法号改为“星云”。

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军开始轰炸南京的日寇，轰炸时剧烈的震动，把睡在上铺的星云大师震落到地板上。

“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跪在佛堂里，向佛陀及观世音菩萨祈求获得聪明智慧。这种祈愿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增长了自己的信心。所以出家70多年来，一个甲子还多的岁月，祈愿一直是我每天必有的修行。”

当时，栖霞寺里以粥代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一碟素菜，星云大师仍然与饥饿为伴，“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师父的难为，心中的感念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了能忍的习惯”。

经历了艰难的“成长时期”，星云大师步入了“阅读时期”。

最初，他在栖霞寺的佛学院学习，全班约有50个学生，他是最年幼的。“那时候我爱看小说，成了黑名单上的学

生。老师认为，不用功阅读经论、只沉迷于小说的学生，都是没有出息的人。东西方的小说、文学作品、历史传记，我读得津津有味。”

在栖霞寺度过了7年岁月后，星云大师去常州天宁寺做行单（苦工），不久又转到镇江焦山佛学院。

后来，时局动荡，内战开始，已经不容他有所作为。“因此，在得到家师允许后，我简单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带领70余名青年同道，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名义，渡海来到台湾。”

## 和警察捉迷藏

1949年年初到台湾的情形，星云大师用“人地生疏”“走投无路”8个字来形容。“那时，台湾当局严格查管不明人员的流动，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关在桃园的一座仓库里。”

说来也巧，正是他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帮助他渡过了难关。

他先后前往桃园县中坜市的圆光寺和新竹市青草湖的灵隐寺，靠给大和尚看守山林，生活变得安稳下来。闲暇时他就伏在山中的草地上，写下了《无声息的歌唱》。

之后，星云大师辗转来到宜兰，趴在破旧的缝纫机上写下了《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

“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佛法，我把微薄的稿费都用来购买佛教书籍，送到来寺里的青年；我经常忍受饥饿，徒步行



1953年，星云大师在台湾宜兰

走一两个钟头，到各处讲经说法，用省下来的车费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

1953年春天，星云大师开始了一个关键时期。他在宜兰念佛会成立青年团体，开办文艺社、歌咏队、补习班、读书会，吸引许多青年学佛。

这段“弘法时期”也并非一帆风顺。一次，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邀请星云大师去做讲座，“海报已张贴出去，我也从宜兰到了台北，却被告知，学校下令取消了”。此后很多年，台湾当局都不准佛教人士到学校讲演。

“最棘手的是与警察捉迷藏。”一次，星云大师在桃园县龙潭乡一个村庄布教，台下有数千名听众，突然传来警察的声音：“下来，下来！”

警察要求他“立刻解散，停止讲演”。“我说，不行呀，是我邀请大家来听讲的，你要我停止讲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警察当然不敢，只有低头垂首，不再讲话。我趁此机会又上台继续讲。”

他说，另一件烦恼事就是



各种应酬。星云大师觉得疲于应酬，终非久远之计，他开始考虑“定居”高雄。

### 一以贯之的心愿

在高雄，星云大师选择了佛光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穷的地方、苦的地方、不值钱的地方，没有人要，没有人跟我争，我终于可以来发挥了。”

1967年5月16日，佛光山开山建设。此时星云大师正好40岁。

“我知道自己应该进入为佛教创造历史的阶段了，于是为佛光山订立四大宗旨：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回馈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我制订佛光人的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我把青少年时期酝酿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实，‘人间化、现代化、生活化’的人间佛教就这样确立了。”

从40岁到50岁，正是佛光山的初创时期，星云大师在自己衣食无着的情况下，筹办大专佛学夏令营；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的情况下，设立普门

高中、西来大学、南华大学和佛光大学，“以教育培养人才”。

1977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重新编印了《佛光大藏经》，还邀请几名大陆学者将藏经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了《中国佛教经典宝藏》。

星云大师就这样在主管的位置上忙碌了整整18年。

1986年，当佛光山初具规模时，他便宣布退位。“那年我59岁，正在身强体壮的时候，外界一时不明所以。其实我在佛门里，自懂事以来，就决心不担任住持，也不做行政事务僧，我自认为应该以弘法为职，所以对文化教育乐此不疲。”

当佛光山日渐兴旺，走上“国际化”道路时，星云大师又想到了“回归”。“现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推动本土化的佛教，成为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也是我晚年最大的愿望。”

而中国佛教的“本土”，毫无疑问在大陆。

“我一以贯之的心愿就是两岸和平。我还是觉得两岸关

系发展的速度太慢了，我感到时不我待。时间很快啊！我想对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他遗留的这个心愿至今仍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

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星云大师感慨地说，真像夜晚的星星，光芒虽然微弱，但总是努力地在闪耀；又像天上的白云，尽管飘浮不定，但是在无限时空中，一颗颗星星、一片片白云，所结合起来的“星云”，却能够超越时空，亘古长存。

记者问星云大师，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

星云大师用了四句话作答：“光荣归于佛陀，所有的光荣不是我的，是佛祖的；成就归于大众，所有的成就也不是我的，是大家的；利益归于常住，假如有人要给什么利益，不是给我的，是给常住机构寺庙的；功德归于信徒，我自己很平凡，也很快乐。”

星云大师留给世人的智慧，一如“星云”般长存……

（灰鼠摘自微信公众号“环球人物”）

## 自明灯

● [日] 上野千鹤子 铃木凉美 ◎曹逸冰 译

每次看心理学家双山德尔的书，我都会被深深触动。他留下了“自明灯”这三个字，意为“在黑暗中行走时，依靠微弱的光照亮自己的脚下”，而为点亮黑暗而燃烧的，可能是自己的生命。每个人摸黑前行，靠仅有的灯光照亮脚下的画面浮现在我眼前。光是想到世上有过他这样的人，就觉得人生值得走一遭。

我之所以相信别人，是因为遇到了让我觉得值得相信的人，与他们的关系带出了我最纯

洁美好的一面。人的好与坏取决于关系。恶意会牵出恶意，善意则会得到善意的回报。权力会滋生揣摩上意与阿谀奉承，无知会催生出傲慢和自大。我看某人不顺眼，对方可能觉得我更讨人嫌。也许大家都有狡猾卑劣的一面，若想让自己心中的美好成长壮大，远离计较得失才是明智之举。

（杨子江摘自新星出版社《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一书）



## 俯仰

●那秋生

《周易》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意思是仰望可以观察天文的规律，俯瞰可以观察地理的风貌，由此便可以知晓黑暗和光明的道理。俯察，要俯下身子沉下心，愈是接近大地，便愈是能感受脚下的坚实与包容；仰观，要敞开胸怀放开心，愈是凝望天空，便愈是能体会苍穹的深邃与神秘。在仰与俯之间，一个人的姿势发生了迥然不同的改变，随之改变的还有视野与心态。无论俯身还是仰首，二者合一便可以互通互补、珠联璧合，可以让一个人的心灵脱离逼仄，胸怀愈加广阔。

（海城楼摘自《新民晚报》  
2023年1月17日）

## 盛名之路

●〔德〕叔本华  
◎谢子航译

建立名声的巨大成就可以分为两类：立功、立言。这是通向名声的两条必经之路。就基本条件而言，立功者需要有一颗伟大的心灵，立言者则需要有一个伟大的头脑。两条道路亦有区别，其得失也显而易见：功业若过眼烟云，而著作永垂不朽。最为辉煌的丰功伟业，对人类影响都有时限；然而一本才华横溢、飞珠溅玉的名著，却是生机勃勃的灵感泉源，历经千年岁月仍光华四



射。功业更多是留给人们回忆的，在岁月流逝中逐渐变形，甚至被遗忘。日复一日，人们对它渐渐不再关心，直至消失殆尽，除非历史将它凝化为石，流传后世。

功业的实现多少要靠机遇。因此，获得功名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其业绩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时事风云的造就，否则，就不可能光华闪烁。立言的情形则相反。它无须偶然的机遇，所依靠的是立言者的品德学问，并且借此可与世长存。

（林一摘自河南人民出版社《哲理小品·外国卷》一书）

## 意外后果定律

●李雪涛

一些事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这被称作“意外后果定律”。

多年前，我去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参观藏书，发现他们给之前裸体的铜版画一一贴上纸做的“衣裳”。这让我想到我上中学时跟同学们传看“三言”“二拍”的情景：那时所读的版本好像是“删节本”，中间涉及“黄色”的部分，都会

用空心圆圈来替代。当时一群处于青春期的男生常常在一起讨论这些圈圈可能是什么内容。

一二十年后，我读到影印版“三言”“二拍”，发现里面的内容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时，“扑哧”一下笑了出来。正是那些空心的圆圈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

（心香一瓣摘自《羊城晚报》）

## 在宁静中思考

●〔英〕乔治·吉辛  
◎刘荣跃译

我并非植物学家，但长期以来都以收集花草为乐。我喜欢遇上一棵不认识的植物，去书中鉴定它，下次它在路旁焕发光彩时，我便能直呼其名。假如这棵植物是稀有的，那么发现它会让我更为喜悦。

我知道——若我还有点见识——我生来就是要过宁静与思考的生活。我知道，唯有如此，我所具备的优点才有用武之地。

我活了半个多世纪，明白让世界变得黑暗的多数错误和蠢行，存在于那些心烦不安的人身上；明白使人类免于毁灭的多数善举，存在于富有思考的宁静生活之中。

世界日益嘈杂，而我绝不会加入这种越来越严重的喧嚣中去。仅就保持沉默这一点而言，我也为大家的福利做了贡献。

（晓晓竹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四季随笔》一书）

# 张艺谋的三个人生攻略

● 得 到

## 把自己工具化

张艺谋初二辍学，下乡当知青，21岁调回陕西咸阳国棉八厂织袜车间当辅助工人。他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美术教育和摄影训练，也不能脱离工作岗位去学习，更没钱搞装备。唯一有的，就是对摄影的热情。

1974年，张艺谋用攒了3年的工资和献血补助，共计186.6元买了第一台相机，算是下血本。但是，那个年代，并不是有相机就可以玩摄影了。那时候一卷上海21°胶卷1.8元，共12张底片，拍一张的成本就是0.15元，这还不算买相纸和冲洗胶卷的药水钱。

他学习摄影，需要保持最低的拍摄量，光是耗材费就不是一个普通工人负担得起的。怎么办？张艺谋相信，只要自

己对别人有用，就会有机会。张艺谋的字写得不错，他有意识地利用这个长项，主动帮厂里办黑板报、刻钢板油印、刷工厂标语等等，再加上会拍照片，张艺谋在厂里成了小有名气的才子。工会和宣传科的人要办什么活动，都会叫上他。

这样一来，张艺谋就有了“公费摄影”的机会。比如，工会活动需要拍照，会让张艺谋自己写报告，需要多少胶卷、多少相纸、多少冲洗药水。拍的时候省着点用，活动剩下的材料，就留下来自己用。

靠着把自己“工具化”，张艺谋解决了摄影的耗材问题。张艺谋说：“工具不是个坏词儿，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

解决了耗材问题，只是第一步。想要在摄影上更进一步，不是拿起相机凭感觉拍就行的，还需要有系统的理论学

习。当时张艺谋既没有机会接受专业训练，身边也没有懂摄影的高人给予指点，怎么系统学习摄影知识呢？

## 舍得下苦功夫

他的办法，笨到你都不敢相信——抄书。他把图书馆里所有能借到的关于摄影的书，包括美学散论、摄影构图、暗室操作等全都借了来。书借来之后，不管看不懂，先整本抄下来，再慢慢揣摩。他相信“过眼千遍，不如过手一遍”。好在那会儿的书多是小册子，很少厚厚一本。就这样，张艺谋抄了整整3年书，一共几十万字。抄完书，以前完全看不懂的理论，好像懂了一点点。

当然，抄书只是第一步，抄完之后，张艺谋老老实实照着书里的方法来练硬功夫，不走捷径，不要小聪明。比如，当时有人喜欢在拍完之后，把底片重新剪裁，做二次构图，业内人叫“抠图”。

但是，老一代摄影家薛子江在书里说了，拍摄的时候就要构图精准，取景的边框就是最后作品的边框，不要依赖二次构图。因为把底片抠图再放大，画面精度就不够了，容易有麻点。张艺谋每次举起相机，就按照书里说的，最大限度利用底片，刻意练习构图能力。

当年练下的这手功夫，对张艺谋后来拍电影非常有帮助，因为拍电影没法抠图，没法在胶片上修修补补，而且还需要在运动当中精准构图。

直到今天，张艺谋还保持





《红楼梦》第五回写道，有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悬挂在宁府上房。“洞明”的意思是指通晓、透彻地了解，“练达”是指对事物反复琢磨、推敲、练习等，它们是认识事物的两种方法。如果用通俗的话来形容，可将“洞明”定义为透射思维方法，即从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剔除假象发现真理的思维方法，它不再是靠感官而是以悟性理解事物的真谛。至于“练达”，可以反思思维来概括，因为练达就是反复练习。它之所以重要，正如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说“反思是认识真理的高级方式”。

自然科学家要重视“洞

着精确的目测能力，比如，把PPT投影在墙上，他扫一眼就能发现投屏是不是正的，需要怎么调。

有理论有实操，张艺谋打下了很好的摄影底子，当时正好也恢复高考了，于是，张艺谋想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但是，从具备基本条件，到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中间还差得很远。别的不说，张艺谋最初根本就没听说过北影，最多想到考美术学院试试，但他素描功底不行，不太



沙滩上（1976） 张艺谋 摄

明”，把握事物内在的对立统一规律，以发现新的真理。人文社会科学家则更应当重视“练达”，唯有透彻地了解人际关系，才能够写出好的文章。

法国社会学家托利得认为：判断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就看他的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下两种不同的思想，而无碍于处世行事。托利得的这个观点，被称为“托利得定律”。很显然，《红楼梦》中这副对联里的“洞明”和“练达”，就是具备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任何人只要掌握了这个定律，都有可能成为杰出人才！

（平林月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23期，本刊节选）



● 刘道玉

可能被录取。张艺谋最后能上北影，真的是一路有贵人相助。

### 亮出闪光点

贵人之所以愿意帮一个年轻人，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年轻人的闪光点，觉得此人将来会有出息、值得帮。比如，张艺谋在为工会办展览的时候，认识了一帮毕业于美术学院的专家，张艺谋就想跟着这帮人学东西。但这帮人为什么愿意带张艺谋玩呢？

有一次，张艺谋把他们办公室里一盆普普通通的文竹带回去，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把这盆文竹拍成了一张极具中国画意蕴的摄影作品。这帮美术专家一看，哟，这小子真厉害，从此都高看张艺谋一眼。

这帮专家里，有一位叫田钧，毕业于西安美院附中，他本来考上了北影摄影系，可惜后来没有去成。正是田钧指点张艺谋可以去考北影，而且摄影系特别适合他。张艺谋称田

钧是自己的“指路明灯”。他趁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拿着自己的摄影作品去北影报名。

一般的报名者，也就是附上几张照片，但张艺谋除了附上照片，还附上了照片的底片，以及实际作品在底片上的裁切线。内行人一看裁切线，就能看出拍摄者的基本功怎么样。张艺谋下功夫苦练构图，这几张照片一递出去，老师的眼神马上不一样了，有点不敢相信地问：“这是你拍的呀？”

张艺谋当时已经27岁了，比北影摄影系招生的限制年龄超了5岁，本来是绝无可能被录取的。幸亏他及时亮出闪光点，让现场老师高看一眼；他又熬一个星期通宵，精心制作了一本自己的摄影作品集，寄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让对方看完大赞。在各路贵人的一路帮助下，张艺谋最终如愿以偿。

（王世全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



# 为什么是兔子

●大橘子 绘/著

理想和现实从来都不会  
先来后到，他们相伴相生



和夜空做个好朋友吧，你的心事  
她都知道，即使你一句话也不说



△  
谁又不是一不小心就长大了



△  
人们每天都在自大和渺小中穿行，  
我们真能有理解自己创造的  
世界的那一天吗

整理心情和思绪是和世界单挑的  
必备技能，请多练习



再大的潮起潮落，  
只要有你的消息，  
我绝对稳稳的





宇宙千顷万亩与我无关，  
我只盼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暖和小房子



△  
我要让世界上每道山谷里都回响  
着我为你写的歌，  
我不要记录我的忧伤，  
只是想和这天地分享我一生中  
心动的高光时刻

孤独不是远离世界的寂寞岛屿，  
而是灵魂的美好故乡



每个人出发地不一样，  
我们要去的地方也不一样，  
每一次登顶不必向世界宣告，  
更不必渴望人们感同身受的祝福，  
自己跟自己轻轻道声“恭喜”，  
然后向下一个巅峰出发吧



△  
我们试着改变世界  
其实一不留神它早就变了样  
还顺手改变了我们



△  
当面对无力回答的问题时  
就让我们钻进鲍勃·迪伦的风里  
去吹一会儿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为什么是兔子》一书)



明星马来熊“老马”在油菜花丛里踱步

## 一只被解放的马来熊

●邢逸帆

2022年12月31日，南京红山动物园的明星马来熊“老马”在熊馆内舍离世。享年33岁的老马在大家看来已经是动物园里的老寿星，送别老马像送别一位老朋友。

在老马的讣告中，饲养员们写道：“我们仍记得，老马第一次进入熊馆外场探索时，正是美好晴亮的春天，老马坐在油菜花旁抬头打量飞舞的蝴蝶，温暖的风从城市吹来又吹回到城市，在这里短暂停留时，它也会安静地陪在老马身旁。”

### 1

饲养员彭培拉至今仍记得初见时老马的模样：那是一头32岁的马来熊，身上的毛发褪色脱落，眼神浑浊，视力退化严重，吃东西时口水就从嘴角流出，脖子两侧的赘皮拖得老长，背也弓了起来。野生马来熊的寿命在20~30岁，而老马的岁数相当于人类的90岁。

一天里，老马只会起身两三次，其他时间都躺在草堆上半梦半醒，尽管知道出身热带的马来熊没有冬眠的习性，但彭培拉总觉得老马已经在这间阴冷的内舍里“冬眠”了。她试着在糊糊里加一些苹果，但苹果总是被剩下，她这才更加确认老马的牙齿已经掉光了。

彭培拉和老马独处时曾反复问自己：“如果一天到晚只吃糊糊，也不能享受阳光，那它活着的意义在哪里？”

老马是一个“有太多历史的动物”。档案资料记载，1993年老马从驯兽团来到红山动物园，没人知道老马曾经在那里经历了什么，或许正是在驯兽团的经历，让老马特别会“取悦”游客。20多年间，由于当时展区呈坑状，那里也成了游客投喂的重灾区。在这样的环境下，老马不免发展出乞食和踱步等刻板行为，它四周也常伴随着各式各样的垃圾

和食物。有一次彭培拉用小瓶子给老马喂羊奶，老马三下两下就把盖子拧开了，动作“熟练得让人心疼”。她想，老马年轻时一定没少被人扔矿泉水瓶子。

彭培拉知道，让老马维持现状是远远不够的，她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让老马走出内舍，享受新红山的生活，她说：“老马不能只是活着而已，我想给它更多，想让它过得快乐一点。”

### 2

前两年，彭培拉为了考察红猩猩的生活环境去过一次马来西亚，那里是老马和它伙伴们的故乡。在保护区里，有二三人才能合抱的热带巨树，有自然倒下的朽木，三三两两的小马来熊在树林里穿梭，要很努力才能发现它们的身影。马来熊的长爪子弯曲而有力，是爬树的好手，它们经常在树枝上休息，在倒木和树皮间嗅闻寻找昆虫。在当地，马来熊也因为它们胸前美丽的金黄毛色被叫作太阳熊。

但在过去的30年里，马来西亚大规模砍伐森林，种植经济作物油棕树，马来熊的栖息地不断缩小。在人类领地不断扩张的过程中，马来熊成了东南亚熊胆的主要来源，它们被关在难以转身的小铁笼里，拔掉牙齿和爪子，沦为被活取胆汁的“胆熊”。有些马来熊则因为天生灵巧的肢体和机敏的反应被卖给马戏团，老马可能就是其中一只流落中国的马来熊产下的后代。在国际自然保护



联盟最新版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里，马来熊已经被列为易危物种，和大熊猫的分级相同。

当时，老马已经很难让彭培拉把它和那些一口气能爬上几十米高大树的“太阳熊”联系在一起。第一次见面时，她呼喊老马的名字，但老马几乎没有反应。就连日常打扫笼舍也要看运气——打扫猛兽笼舍之前，饲养员需要严格按照“人兽分离”的操作规范，用声音或者食物把动物引诱到另一个安置笼里。但它视力不好，找到另一个笼舍的入口都要大费力气，如果太久都没找到，饲养员当天只能放弃打扫，把便溺留在原地。

更严重的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老马左前脚总是一跛一跛的，不能着地，彭培拉曾以为是老马年纪太大得了关节炎，但她仔细观察，终于确定了老马不爱起身活动的真正原因：由于长期缺乏运动，它爪子上的长指甲已经倒着扎进了肉里，左前脚被指甲戳破的伤口已经感染发炎，只要一用力就痛。

指甲一天不剪，老马就要在这种坐立难安的状态里受煎熬。但老马年纪太大了，为它剪指甲可能会让它受另一番苦：老马的视力和反应能力都不好，身体状况也不稳定，训练老马主动伸手恐怕已经没有时间，打麻醉药的话又担心老马承受不了。唯一的方法是将老马引进狭小、压抑的压缩笼，将它的爪子从笼缝里掏出来为它修剪指甲。但这是否会让它产生应激反应？彭培拉感

到“难过，无力”“不知道还能再为老马做点什么”。

在彭培拉的照顾下，老马的状态逐渐好转，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多。在确定老马已经没有牙齿、爪子内翻失去攻击力、几乎不能站立之后，她开始尝试在其他饲养员的监护下接触老马。

在饲养员的行业规范里，人是绝对不能和猛兽有任何无保护接触的，但彭培拉此时的接触对虚弱的老马来说，可能就是从煎熬中解放的唯一机会。彭培拉说：“作为饲养员，我们绝对要按照规范来操作，但我们又认为，动物的个体福利比规范更重要，如果经过评估，我们认为这个动物已经没有任何攻击性，那我们应当有这个自由度去改变，去给动物幸福。”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照顾，彭培拉为老马剪指甲的提案终于被班组通过。2022年1月底，她和其他饲养员一起把老马引诱进压缩笼，老马已经习惯了和她接触，心态平和。随后，4个爪子的剪指甲作业在一小时内迅速完成。

剪完指甲之后，老马终于开始有了“熊样”。有一天，彭培拉在食谱里加入了一整条新鲜的鱼，正准备把鱼切碎时，老马的鼻子一皱一皱，寻味而来。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一整条鱼都给了老马，没想到，“老马在吃鱼时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它先用爪子把鱼摁碎，吃掉相对柔软的内脏，再用嘴巴把鱼一点点碾成小块，缓慢吞下。不到半个小时，一条鱼就被吃得干干净净。

老马努力吃鱼的样子让她看得入迷，第一次感受到老马是一头货真价实的熊。

老马终于愿意走路了，精神也越来越好。从内舍到能晒到太阳的活动场，这十几米的路上，彭培拉在前方引领着老马。“老马！老马！”她一直大声叫着老马的名字，老马则时不时停下来，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纠正脚步。

### 3

红山的新熊谷于2022年年底建成。熊谷东侧地形错落，几棵巨大的雪松在场地中



彭培拉站在稍远的地方观察“老马”

间拔地而起，投下一大片树荫，落叶覆盖在柔软的木屑上，就像真正的森林一样。西侧则植被茂盛，一处细细的兽道在红山原生的小山坡上蜿蜒而过，如果熊不愿意被游人看到，就可以躲在山坡上的植被后面。

这些特殊的设计，用动物园术语来讲叫作“丰容”。为了让动物不仅吃饱喝足，还能正常表达天性，活得有滋有味，饲养员们会在场地里构建和动物自然栖息地相似的生活环境（环境丰容），把本来放在食槽里的水果和饲料藏在场馆的各个角落（食物丰容），甚至从草食动物笼舍里搬来沾着小动物气息的稻草让猛兽激动不已（气味丰容）。

尽管熊谷模拟了熊本该最熟悉、最喜欢的自然环境，但对从小生活在单调的熊坑里的老马来说，这一切都是陌生的。

为了鼓励老马探索熊谷，彭培拉精心布置了外场。她身

上带着羊奶、蜂蜜水，草丛里藏着老马最爱吃的熊猫馒头，取食器里装满了水果和美味的面包虫，可能会滑倒的地面上铺了稻草，老马每天躺着的小床也被搬了出来——她希望老马闻见熟悉的气味能更安心。

在几位饲养员的保护下，老马小心翼翼地踏出了第一步。从笼舍到熊谷外展区的几十米距离，老马走走停停，休息了两三次。熊谷的花开得正好，老马慢慢踱步到一片油菜花里，小蝴蝶在它身边上下翻飞。它先是迷茫地四处张望，接着像闻到了什么香味似的，开始对着树干摇头晃脑，在草丛里用鼻子拱来拱去，寻找掰碎的熊猫馒头。彭培拉觉得，虽然老马以现有的视力不一定能看到黄色的花、白色的蝴蝶，但是它一定能感受到阳光的照拂、脚下潮湿的泥土，偶尔停在它身上的小蝴蝶，还有春天的气息。

熊谷里还有另外几只年轻

的熊，和老马比起来，它们是真正的熊孩子。熊谷里的一切都让它们无比好奇，它们有时候在草地上拥抱着打滚儿，有时候又“嚯”的一下站起来使劲儿摇晃熊谷里的小树。2023年春天，彭培拉发现熊谷里的两只小黑熊开始从松树上掰鲜嫩的小树枝，积累在自己选好的“风水宝地”里，“我特别惊讶，因为这种行为一般在野生熊身上才能看到”。

还有一天中午，彭培拉正准备吃午饭的时候，听见棕熊馆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动。她定睛一看，原来棕熊爬到了熊谷中央最细的雪松顶上，她一下子“有种吓得反胃的感觉”，担心熊从树上摔下来。但她很快反应过来，棕熊本来就是应该爬树的，他们生来就会爬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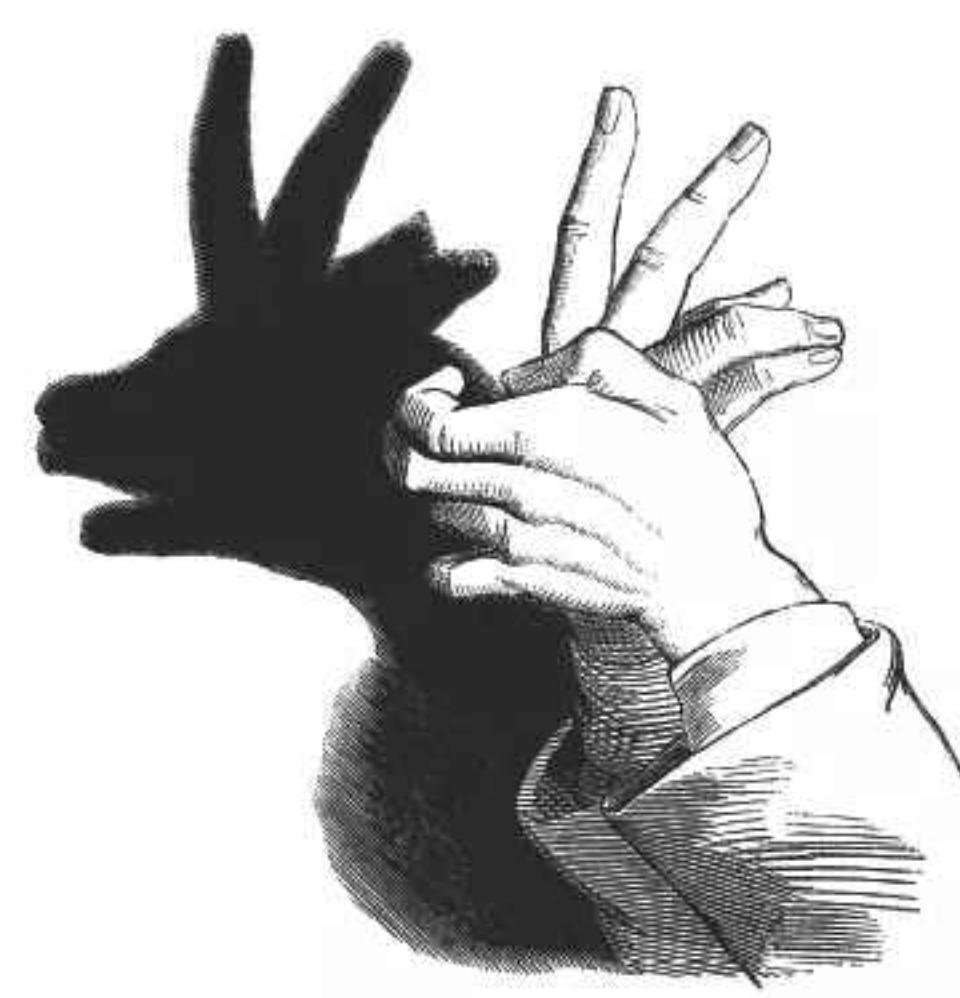
（怀 谨摘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本刊节选）



没有任何人比仓鼠更没大脑，比猫咪更狡猾，比八月的狗更爱吐舌头，比小猪更脏，比马更歇斯底里，比飞蛾更蠢，比蜗牛更加黏糊糊，比蝰蛇更毒，比蚂蚁更缺乏想象力，比夜莺更有唱歌的天赋。真正要做的很简单，我们要学会爱动物——如果实在做不到，也要尊重它们——爱这些动物本来的样子。古代的童话故事夸大了狼的邪恶，现代的童话故事夸大了狼的善良。我们必须拯救鲸鱼，并不是因为它们善良，而是因为它们是自然中

## 如何谈论动物

● [意]翁贝托·埃科  
○陈英译



非常重要的一员，有助于维护生态平衡。

广告、动画片、绘本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熊，它们遵纪守法，喜欢人的爱抚，也会保护人。但对熊来说，它之所以可以活下去是它又大又胖、憨厚笨拙，这不是在侮辱它吗？我们真的应该跟孩子们说清楚：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而熊又是什么样的。

（王世全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一书）



# 中国人的数学为什么好

◎ 谭保罗

在古代，数学最好的一是古希腊人，二是古印度人，三是中国人。

古希腊人生活在地中海北侧，当时的航海技术十分发达，出于航海测绘的需要，他们必须利用几何和代数深入研究天文学，观测和计算航线。古印度人的最大贡献是发明了“阿拉伯数字”。古印度人以雅利安人为主，他们是最早的游牧民族之一，统治的地区特别辽阔，横跨欧亚大陆，而且不断变化。为了方便计算被统治的人口、军队、战马和物资的数量，他们不断简化计数方式，于是才发明了“阿拉伯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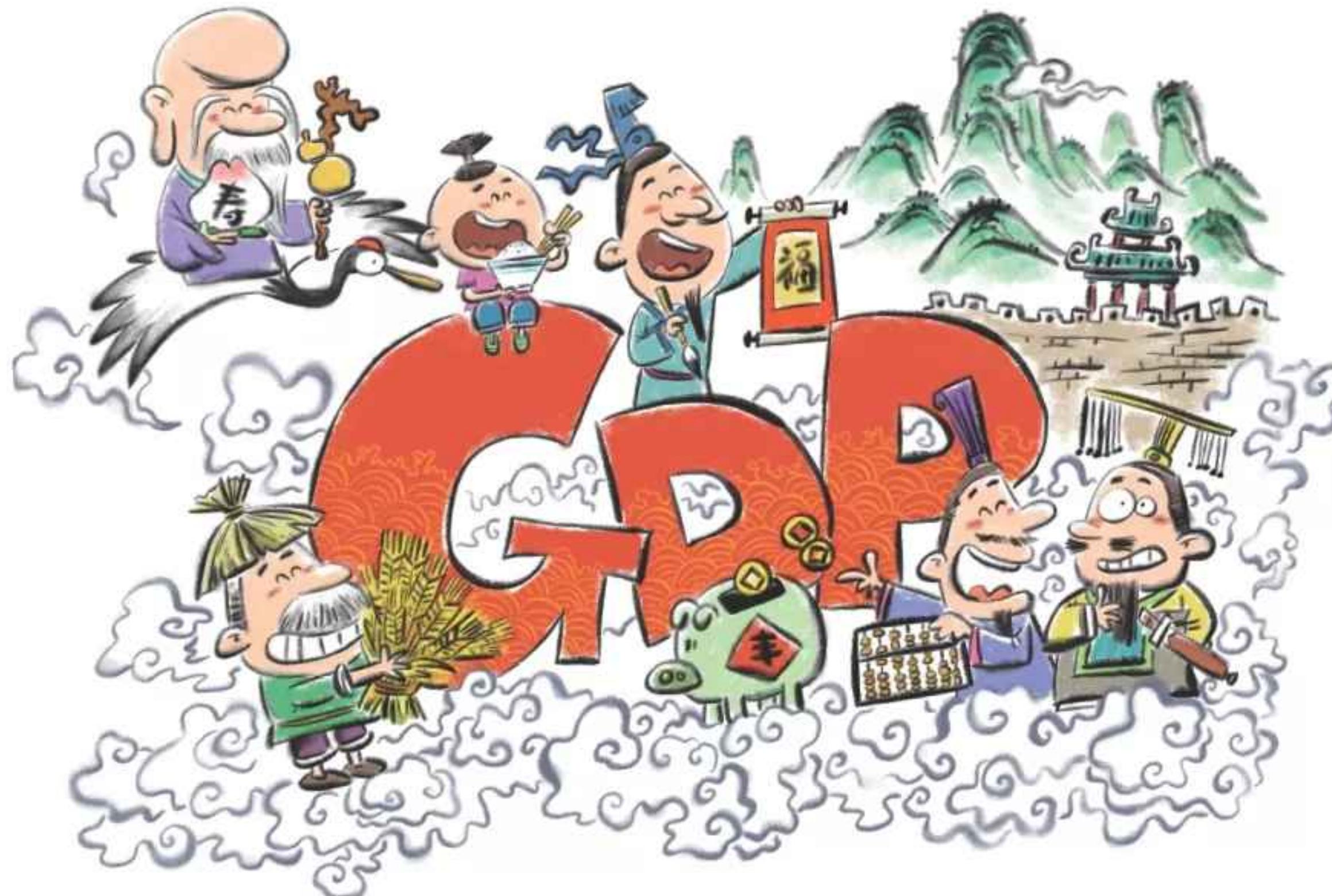
那么，中国人的数学为什么好呢？首先，数千年来，中国农耕一直都很发达，由于人口膨胀，土地有限，所以必须精耕细作，一块田就是一张“理

工科考卷”，里面涉及代数（计算如何轮种，种什么作物更划算）、几何学（如何尽可能扩大一个封闭图形，即一块地的面积）和工程学（引水灌溉）等多个学科。因此，农夫自然会成为“数学家”。

此外，中国的帝制王朝往往统治着数千万甚至上亿级别

以上的人口，这在同时代的西方，是不可想象的。在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国家，建立有效的征税系统必然是一项艰巨工程。因此，中国必须培养大量数学能力优秀的职业官僚。久而久之，中国人的数学就越来越好。这是一种进化，也是一种社会运作系统对知识积累的自然选择。

（嘉树摘自《南风窗》  
2022年第23期，小黑孩图）



## 韩信点兵

◎ 陈丹阳

韩信是汉初名将，民间流传一句歇后语：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用来形容韩信的军事才能。有意思的是，“韩信点兵”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数学问题。据说韩信在点兵的时候，会先让士兵3人站成一排，记下最后多出的人数；再让士兵5人站成一排，又记下最后多出的人数；最后让士兵7人站成一排，同样记下最后多出的人数。这样他就能算出自己部队的总人数了。

在我国，“韩信点兵”问题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数学著作《孙子算经》中，叫作“物不知数”问题：“一个整数除以三余二，除以五余三，除以七余二，求这个整数。”这个问题因此也被称为“孙子问题”。此类问题在现代数学中叫作“一次同余问题”，其解法称为“中国剩余

定理”或“孙子定理”。

宋代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完整系统的解答，称为“大衍求一术”。明代数学家程大位则在《算法统宗》中将它的解法编成易于上口的《孙子歌诀》：“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树梅花廿一支。七子团圆正半月，除百零五使得知。”它的意思是：将除以3得到的余数乘以70，除以5得到的余数乘以21，除以7得到的余数乘以15，全部加起来后减去105（或者105的倍数），得到的余数就是最后的答案。按照这个方法，《孙子算经》中“物不知数”问题的最小答案是23。

（安歌摘自中华书局《中国人应知的古代科技常识》一书）

如果你工作的时候一直有人盯着你，担心你做不好，你肯定会感到不自在，甚至无法忍受。或许你的上司事必躬亲，关注鸡毛蒜皮之事；或许公司受到严密的行业监管，必须严格遵守合规政策。然而，与此相比，还有一件事更有挑战性——独自工作，无人监管。

我的父亲是个街头小贩，他在新加坡卖了30年的虾面。每天一大清早，他用虾壳、猪骨和用焦糖炸过的大蒜煮一大锅高汤。从小学到大学，每个周末和学校假期我都去给父亲帮忙。十几岁时，我很不愿意在早上7点30分到小吃摊干活，很不喜欢手上洗不去的虾腥味！我的主要职责是洗碗。摊位上只有一个自来水小水槽，紧挨着灶台，我们就在这

里洗厨具、洗手。至于碗碟，我们采用的是三桶水流程来清洗。

第一个水桶较深，加了洗碗精，所有顾客用过的碗和餐具都要放进去浸泡一会儿。浸泡后，我用海绵将每只碗的里外都擦一下，然后将碗浸入第二个装有清水的桶，把洗碗精洗掉。接下来是第三桶水，用于最后一次冲洗，然后擦干，碗就可以再次使用了。洗了五六十个碗后，第二个桶里的水会变得浑浊，我就要换一桶清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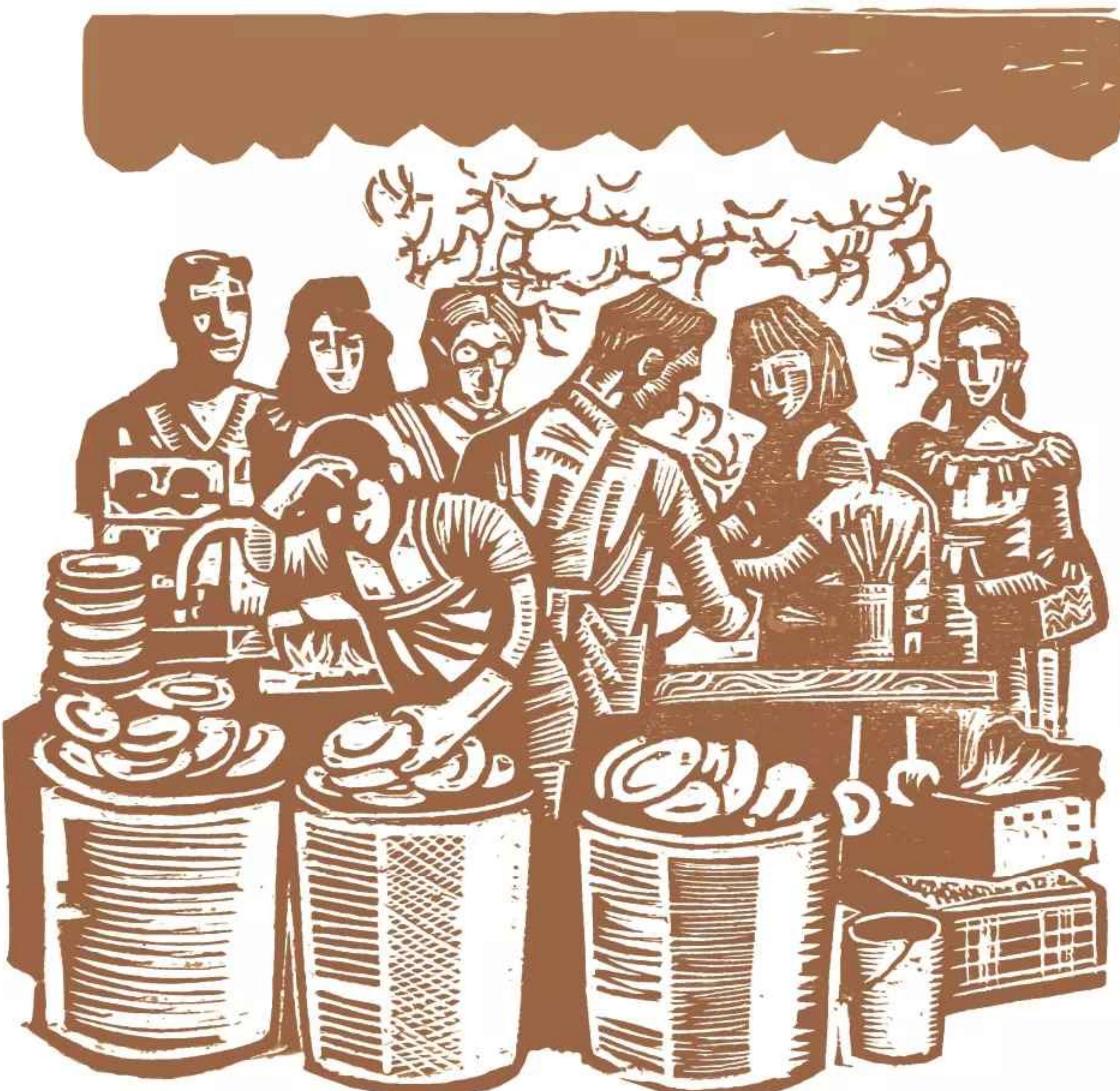
高三那年，也就是我服兵役前一年，父亲开始让我为顾客煮面条。有一天中午，我想给自己煮碗面吃，就走到桑拿房般热气腾腾的灶台边，煮着面条的水滚滚翻腾，不停地冒着蒸汽。我从干净的碗架上拿

了一只“公鸡碗”（碗上的图案是一只黑红色的公鸡），到水龙头下冲洗。父亲看到了，说：“不要再洗一遍。”他严厉但小声地对我说，以免让顾客听见。我愣住了，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看到我一脸茫然，父亲说：“如果碗对顾客来说够干净，那么对你来说也够干净了。”

有时我们在餐馆吃饭时，服务员端上来的碗碟边还粘着食物残渣。你是不是也碰到过这样的事？因为对自己先前洗的碗不放心，所以我又洗一次。这其实是在质疑父亲，动摇了他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三桶水洗碗法。如果此时突然有顾客来摊位前看到我这样做，肯定怀疑我们的碗没洗干净。

听了父亲的话，我洗碗时更用心了，之后当自己用碗时

## ◎ 马艳译 「同用一个碗」原则





人到中年，不想做上山虎，也不想做下山虎，只甘愿如卧虎。仰天咆哮，纵身沟壑，或跳或扑或剪或掀或翻或咬或撕，自然有猛兽之力，但不及卧虎苍劲。

一只老虎卧着，懒洋洋的，雨淋日晒风吹，从容自在，深藏狂澜的王气与雄心，休养生息。

我喜欢两汉石雕卧虎，看得见《史记》气息，看得见《汉书》气息，酣畅、简洁、浩荡、醇厚、清爽。作赋之心，写碑之心，才气四溢，司马迁与班固引来高古之风，战马嘶鸣，兵戈碰撞在一起，风吹过旌旗，几声低沉的虎啸。他们下笔，隐隐有老虎的色泽，风吹过纸页，遥远的旧城传来几声老虎的低吼与咆哮。

司马迁笔力洗练生动，气息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句纵横，形象明快，使人击节惊呼，从远古到汉风，一支笔生生鼓荡三千年。班固文采或稍逊风骚，但史实扎实，字字如磨盘，一柱火光冲天照着。司马迁像御风而来的剑侠，班固却是坐听车声辚辚的儒士。

见过几尊墓地石虎，多是唐宋明清旧物，面目大多有些模糊了，斑斑驳驳里王气越发混沌，越发沧桑，更有股深不可测，一团团如浓云。风吹日晒，苍石披上一层兽纹。人在它面前站着，是好文章的气息。不刻意，形意自生，



## 卧虎

●胡竹峰

一时对那些不知名的匠人生出敬意。也见过一些栩栩如生的石雕老虎，刻意了，显得小气，虽然多了形态，但神性大减，没有王气。

那日读《管子》，书上说：“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狭，卧名利者写生危。知周于六合之内者，吾知生之有为阻也。”书上还说，思索精细的人名进而身退，才合于天道。满盛之国，不可为官；满盛之家，不可联姻；骄傲傲慢之人，不可与交。道虽如此，奈何修道路上寂寂寥寥，名利场中熙熙攘攘。

人到中年，卧着就好。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如此甚好。壁画中，有舞者回旋而舞，全身蜷缩一起，身体卧下像仰望天空的云彩，是为卧云式。

多少人卧着，眼光却在云上。

诗人说得好：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心有蔷薇，细嗅猛虎如何？

老子认为人生之化境乃复归于婴儿，如此方才道德圆满浑厚，毒虫不螫，猛兽不伤，连性情凶狠的禽鸟也不会搏击他。《道德经》所论：“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入世渐深，人心大多渐渐如虎穴，多了暴烈，多了戾气。婴儿之心方才是花园，开满了蔷薇。

(孤山夜雨摘自《大公报》)

再也不用多洗一次。那一天，我学到了一个关于职业道德的重要准则：即便没人在看，也要认真做事。这不容易，偷懒、走捷径很有诱惑力，但违反规定的人最终逃不过公司或

行业监管机构的法眼。

这个“同用一个碗”原则，伴随我从小吃摊进入银行。我卖给客户的金融产品，必定是我自己也愿意买的。在短期内，这种执念可能会让我

失去一些交易，但我知道，由此收获的客户信任，最终一定会让我受益。

(清 歌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讲好你的故事》一书，陈曦图)

# 穿过悲伤的河流

● [美] 卡罗尔·史密斯 ○ 张玫瑰 译

克里斯托弗 26 岁生日的那天，我来到杂货店的鲜花柜台前，买了一盆多花水仙。“送人吗？”鲜花柜台的女店员一边问，一边用纸巾仔细地包好花茎。我将花放在副驾驶座上，开车往我多年不曾踏足的墓园驶去。

克里斯托弗去世那年的冬天，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人们来到西雅图，参加他的追悼会。细密的雨丝织成一张灰蒙蒙的帷幔，遮住天地万物，掩去世间的色彩。克里斯托弗安详地躺在一个简单的棺材里。到了遗体告别仪式时，我的家人一直在身后推我，不给我任何逃避的机会。他们担心只要我没看到他的遗体，就不会接受他死去的事实。没有人说得清失去孩子有多痛苦，但是它有什么并发症，大家都很清楚，拒绝接受事实就是其中之一。

他走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这句话，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对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说。之后的许多年里，每当我提到他去世的事，这句话就会自动冒出来。我的理智告诉我，即使我在他身边，也改变不了结局。可是妄想是一种强大的自我防御，人们只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我始终无法对

他的突然离世释怀，执迷不悟地认为如果我当时陪在他身边，他就不会死去。

追悼会那天，我失魂落魄地走入礼堂。那里躺着一具冰冷的尸体，长着一张和他一模一样的脸，穿着他上学最爱穿的衣服——红色套衫、白色 Polo 衫、蓝色裤子。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长长的睫毛像黑色的流苏，垂在苍白蜡黄的脸上。我摸了摸他的脸颊，像冰块一样僵硬冰冷。我落荒而逃，像一个在人群中跟孩子走散的母亲，被慌乱与恐惧淹没。

我精神恍惚地参加完整场追悼会，几乎听不进任何声音。我从签到册上看到，那些与他有过交集的人——他的朋友、他的老师、我的同事，还有照顾过他的医护人员，全都来了。孩子们用手语演唱了电影《狮子王》的主题曲《生生不息》。我的好朋友芭芭拉也来了。她曾在无数个夜晚开导焦虑不安的我。

她说：“在这世上活着的每一天，他都不曾停下步伐，总是渴望玩耍，渴望探索，渴望拉住生命的手。”

前夫弗兰克走上讲台，朗读了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哦，船长，我的船长！》。他告诉为克里斯托弗而来的所有人，他和他的妻子很快将迎来一个新生命，一个与克里斯托弗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浑身颤抖地坐在座位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追悼会结束后，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礼堂。草地上有一朵紫色的小花早早地绽放了，牵动了我的目光，仿佛克里斯托弗正指着它，要我看。那是一朵娇小的三色堇，我将它轻轻摘下，夹在《小王子》的书页之间。

克里斯托弗去世那年的秋天，我父母带我去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展开一场寻根之旅。在他们看来，换一个环境，去外地散散心，也许对我有好处。那时的我如同行尸走肉，每天过得浑浑噩噩，像在梦游一样，什么也记不住。到了夜里，我害怕睡觉，害怕掉入永无止境的噩梦。我将那些纷乱的噩梦写进日记本里，天真地以为只要写下来，就能将它们驱散：

梦见自己随船漂流到海上，望眼欲穿地凝视海底，不知在找寻什么。

梦见电梯门夹住了克里斯托弗的围巾，电梯开始下降，没人听得见我的尖叫。

梦见我听见急救呼叫，跑去抢救病人，可我不是医生，也不知如何抢救。

然后，我会从梦中惊醒，心脏狂跳，心慌气短，浑身冒汗。

我父亲的家族在好几代之前便从苏格兰举家搬迁到新斯科舍省。到了那里后，我们忙碌地研究族谱，如同在地图上寻找地标的游客，兢兢业业地研究每处支派。我很感激这一次旅行，让我暂时忘了失去克里斯托弗的痛苦。

在新斯科舍省游玩了一周，我们从位于东北海岸的皮克图岛上船，前往爱德华王子岛省。我的曾祖父母曾生活在那里的一个小岛上，并在岛上埋葬了一个男婴——他们的孩子。克里斯托弗刚去世，我的痛苦仍未消退。这个时候看到一个婴儿的坟墓，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崩溃，可我没得选，我必须去。

我们开进许多死胡同，绕了许多冤枉路，最后终于来到一块被白桦树环绕的空地，找到了一处小墓园。我父母在前方探路，我在他们身后亦步亦趋地跟着。终于，他们在一排排墓碑中找到了它：

追忆爱子威利

年仅15个月零18天

起初我很犹豫，但是冥冥之中，不知是什么牵动了我，让我不由自主地抬脚走了过去。被岁月褪去色彩的墓碑，像一座小小的灯塔，矗立在草海中央。我一看到碑上刻着的小羊羔，就知道这是威利的墓。我奶奶每次追忆她父母，说他们在生下她之前，曾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失去过一个儿子，就会提到碑上的小羊羔。她不曾来过新斯科舍省，不曾亲眼见过威利的坟墓，但是这块碑上的每一笔刻痕，早已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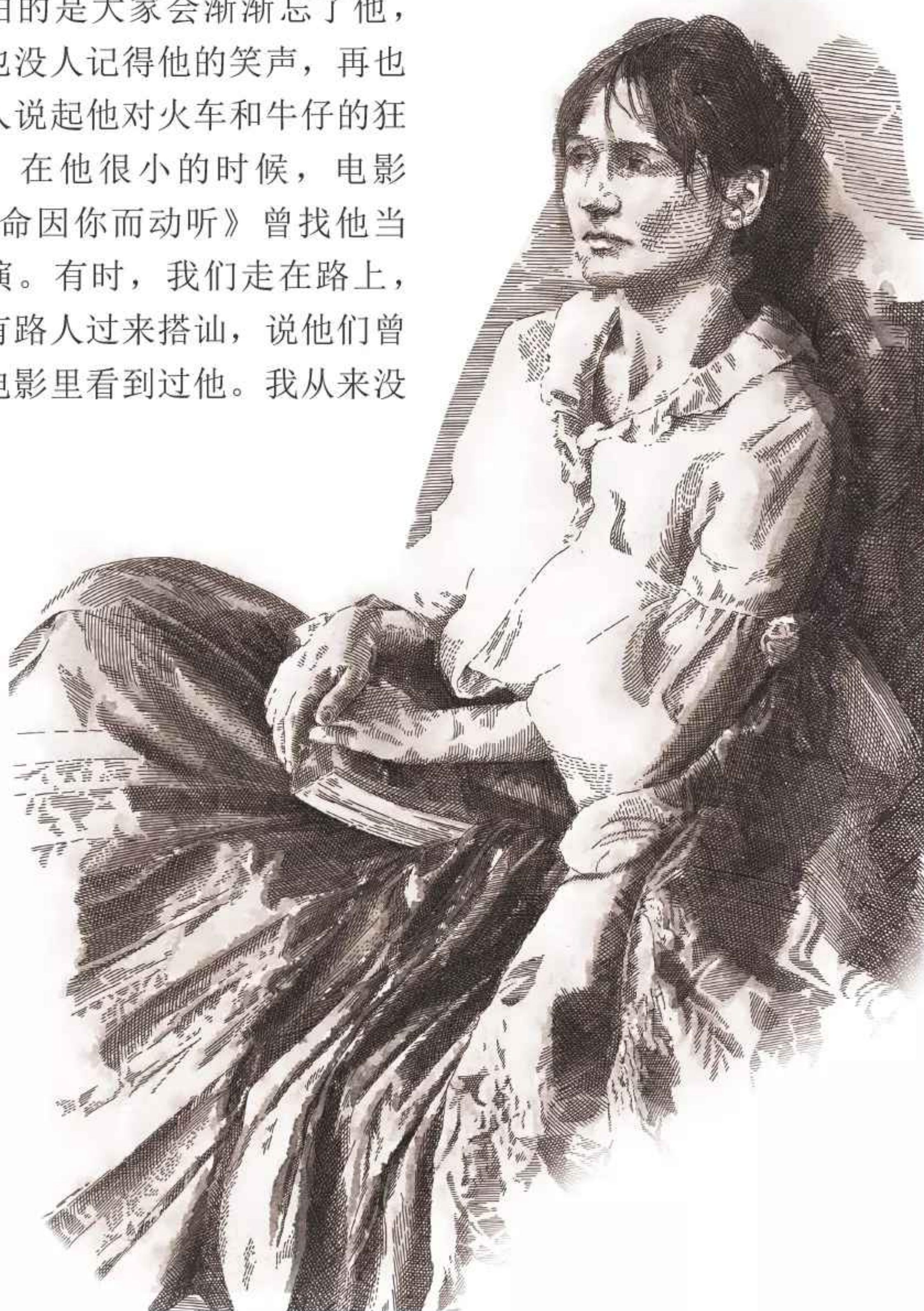
深地刻在她的脑海中。我跪在墓碑旁边，清理它脚下的碎石。碑上的文字触动了我的心灵——那对生命的丈量，那精确到天的寿命，精确得让人心酸。那天，温柔的霞光洒满整座墓园，墓园中藏着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墓，小墓四周长满了草，草丛里有许多蛐蛐在“唧唧”地唱着摇篮曲，歌声中混着远方雾号的“哞哞”声。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不管过了多久，都不曾淡却。与绵延无尽的岁月相比，一个婴儿存活的天数，如昙花般短暂，令人心头颤动。

克里斯托弗去世后，我最害怕的是大家会渐渐忘了他，再也没人记得他的笑声，再也没人说起他对火车和牛仔的狂热。在他很小的时候，电影《生命因你而动听》曾找他当临演。有时，我们走在路上，会有路人过来搭讪，说他们曾在电影里看到过他。我从来没

有看过那部电影，甚至近乎迷信地认为，只要我不看，某一部分的他就还活在这世上，等着我去寻找，寻找最后一段仍流失在外的记忆。

然而，威利的离世，在百年之后依然触动了来到此地的后人。在他父母身上留下的悲伤的印记，被我奶奶感应到，通过几代人流传下来，血脉延绵。

除了失去骨肉的痛苦，我与我的曾祖父母还在另一方面产生共鸣，当他们第一次站在这里，陷入悲伤的笼罩之中



时，他们并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快乐在等待他们。他们不知道，有一天他们的后人会站在这里，祭奠他们的痛苦，追忆他们的儿子。他们不知道，如果不是他们给了我生命，我不可能站在这里。在他们身上，我似乎窥见了自己的未来，隐约看到一丝希望，纵使十分渺茫，像墓地里的微风一样稍纵即逝，但我依然伸出手，渴望抓住它。

在新斯科舍省的两个星期，树叶静默无声地变换了颜色，为秋日添上浓墨重彩的华裳，如一抹红霞蔓延至天边，将天地染成残火将尽的红，预示着生与死的轮换。

### 三

我停好车，抱着那盆多花水仙，朝山上克里斯托弗的墓地走去。脚下平坦的绿色草地，逐渐过渡为波浪状的缓坡，那是儿童墓区草坪独有的图案。我的双腿凭记忆走到他的墓碑前，那里埋藏着他的一些骨灰，剩余的骨灰被我留在身边。我们将他的墓地选在一棵树边，还在树枝上挂了一只喂食器，偶有鸟儿光临那里，与他做伴，不让他孤单。

墓碑上写着“克里斯托弗，7岁”。这是我们特意为他保留的习惯，每次向刚认识的人介绍自己，他就会在名字后面加上岁数。

碑上还刻了艾米莉·狄金森的第372首诗里的一行诗句——“剧痛过后，麻木将至”。然而，狄金森诗中描述的麻木，并没有出现在这座儿

童的墓园。放眼望去，气球在微风中摇曳，纸风车迎风旋转，不知是谁的墓碑上躺着一只绿色的塑料蜥蜴，碑面上只刻着一个日期——“1958年6月14日”，那时我尚未出生。那些碑石上长长的名字，那些生卒日期都是同一天的已逝之人，那些出生不到一天就死去的婴儿，他们究竟是谁？

我坐在树旁的长凳上，将纸鹤放在腿上，凝视着华盛顿湖。墓园门外的湖城路上车辆川流不息，车辆驶过的轰鸣声汇聚成河流低沉的呜咽声。远处是逶迤的喀斯喀特山脉，和克里斯托弗用卡纸做的立体画一样，层峦叠翠。

微风温柔地拂过我头顶上的树枝，我的手亦曾那样温柔地拂过克里斯托弗的头发。我闭上双眼，恍惚间似乎听见了他的声音，却是几只黑头山雀扑棱着翅膀，从枝头飞走，“唧唧”地齐声叫唤。我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将花放在克里斯托弗的墓前，便回到车子停放的地方，靠着车门坐了一会儿。当我不经意抬头时，两辆车不知何时出现，停在了克里斯托弗的墓地附近，车子上坐着好几个年轻人。他们一共5个人，从车里下来之后，就站在墓碑旁边的树下，其中两个人正兴奋地打着手语。

有一个年轻女人背着一个婴儿，一个手中拿着气球。我恍然意识到，他们也许是弗兰克那边的孩子——克里斯托弗另一半的亲人，其中有一个可能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那个弗兰克在追悼会上提到的孩子。

他们来这里，似乎是为庆祝克里斯托弗的生日，也有可能是带刚出生的家庭成员来看他。

曾有一段时间，我感受不到一丝快乐。结束了一段近10年的婚姻，这样的结局对任何一方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克里斯托弗却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他可以用爱包容所有人。有一天，他带了一些画给我，画里是他所画的家庭——我、他的父亲、他的继兄弟姐妹、他的继母，还有我当时的爱人吉姆，全都在画上。画中有一个女人一头长发，用两条黄色的头绳束住，那个人便是我。一想到这儿，我的眼前突然浮现他的“家人”手势——两手放在胸前，掌心朝外，每只手的大拇指与食指指尖相扣，形成一个小圆圈，接着两臂往前伸，形成一个大圆，仿佛将一大家子揽进怀里。对他来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虽然我和弗兰克做不了一对好夫妻，但是我们对儿子的爱永远不会变。刚离婚时，我们都曾埋怨对方。如今，我们已经原谅了年轻时不成熟的彼此。

克里斯托弗去世后，我与弗兰克的新家庭逐渐断了联系。此时，看着站在他墓前的年轻人，我才终于明白，原来哀悼与庆祝是可以共存的——悼念逝者，庆祝新生。

失去与希望，痛苦与慈悲，哀伤与快乐，都是可以共存的，也必须共存。

(小鸽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穿过悲伤的河流》一书，王娓图)



### 一个安安静静的下午

在有阳光的房间里，不要看书，也不用听音乐，就这样看着阳光从窗户外面照射进来。空气中飞舞着尘埃，楼下有人在聊天，有人在跑动，还有小孩的笑闹声。

这是一个夏天或者冬天，无所谓，谁在意呢？反正有阳光和一小段可以让我们肆意浪费的时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被时间一刻不停地追赶着、鞭策着。快点，再快点！

就让我好好挥霍一下这个只属于我的下午，让走得太快的自己停下脚步，等等还在后面疯狂奔跑着的灵魂。

### 遇见就很美

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我才发现街角那家很喜欢的面包店没有了。它在大白天关着门，上面写着两个很大的字：招租。再也吃不到好吃的蛋黄流沙包了。我不甘心地走了过去，店面在闹市中可怜巴巴地伫立着。

生命中总有一些离开是毫无声息的，不知不觉，它已经走远。于是，在今天，我们举办一个仪式吧，目送它离开。

没关系，遇见就很美！

### 知夏知秋

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过得飞快，青春根本来不及倒带。懵懵懂懂一天又是一天，偶然抬头才惊觉季节的变换。找那么一个时间，让自己脱离所有烦心事，放下工作，放下功课，走出去。

如果是夏天，阳光洒在皮肤上略微有些热，知了叫个不停，微风掠过树叶，仿佛情人的低语。伸开双手，深深呼吸。如果是秋天，那么应该有大片银杏叶，整个街道变成黄金的颜色，映衬着蔚蓝的天空。

这一分一秒，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季节。

### 照片墙

自从告别了卡片相机，我就很少去冲印照



## “无聊”的小事

● 肖肖

片了。大概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怀旧的人，所以总觉得放在手机里和电脑里的照片没有拿在手上的质感好。有一天，我花了一个下午时间挑了100张特喜欢的照片，冲印出来，然后一张一张挑选，将它们很慎重地贴在墙壁上。

于是，我们家这面墙变成了家里最漂亮的一处风景。朋友来我家都会驻足欣赏很久，如果找到自己的照片，更是开心得不得了。这面墙印上时光印记后，变成了最有故事的墙壁。

### 读书笔记

我的书页旁边空白的地方总是密密麻麻写了很多字，其实有的跟内容本身没有多大关系，纯粹是当时的一种情绪宣泄。

很多年以后，当我再次翻开这本书，仿佛还能回到当时写字的时空里。原来那时我是这么想的啊！

（开宁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00件无聊的小事》一书，〔英〕保罗·赫德利图）



拥有盐，就拥有富贵

对漫长的以农耕文明为生存线的古中国来说，除了粮食和土地，盐就是第二产业里最大的财富。因此，抓住了盐，就等于抓住了富贵。

在几千年的王朝史里，不管是高高在上的朝廷，还是游走于江湖的商贩，几乎都把盐视为实现暴富的最佳途径。因为土地都是帝王家的，粮食又是民生之本，铁是兵器之本，都不能商用。只有盐，才具有最大限度的操作空间。

在所有财富故事的脚本里，几乎都有政治的身影，因政治而富贵，也因政治而衰落。这一点，在盐的富贵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对一直行走于权力边缘的盐商来说，真正的富贵是从盐引开始的。盐引是古代王朝给盐商的卖盐许可证。盐在古代都是由国家垄断的，不是谁都可以卖的，国家给你盐引你才有权销售。

所以，拥有了盐引，就等于拥有了富贵。

由盐滋生的超级特权

盐引源自大明王朝。



## 盐与王朝的兴衰更替

●白 珩

朱元璋开国不久，为了防止元朝残余势力的反扑和侵扰，在东自辽东、西至甘肃的辽阔边境上，常年驻守着八十万边防大军。保证八十万大军的日常补给是一项庞大工程。为了减轻朝廷的压力，明王朝就想出一条妙计：诏令天下商人前往边关输送粮草。朝廷为此给出的回报是，发放给商人同等比例的盐引，准许商人们在指定地区销售食盐。这就是著名的开中制，它和后来推行的以纳银代替纳粮的体系合称开中折色制。

开中折色制在维持了大明帝国边关粮草供给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代代富贵盐商的传奇，也成就了得地利之先的晋商们的商业帝国。

到了清朝，清廷在沿袭明制的基础上，实行引岸制度，规定盐商运送销售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缴纳“盐课银”，如此才能领取盐引。而领取盐引，又须有引窝。

引窝就是运输食盐的特权凭证，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政府的批文。盐商们为了获得这一特权，必须向朝廷主管部门缴纳巨额银两进行“认窝”，其本质就是花钱购买食盐的运销特权，拥有了引窝批文的盐商就等于拥有了运销食盐的超级特权。

盐缔造的财富神话

扬州盐商们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迅速发迹的。

扬州本不产盐，但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处在长江、淮河和隋唐大运河的交汇处。当时全中国最大的盐产地——两淮盐场所产的盐，都由水路经过扬州，销往各地。扬州既是两淮盐业管理机构的驻地，也是中国最大的食盐中转站。



凭着天生的“逐利”嗅觉，各地商贾纷纷提款下扬州。一时间，自山西、陕西、安徽前来领取盐引的商人们瞬间就把扬州挤爆了。原来的扬州城已经容纳不下新增的人口，城市不得不向东边靠近运河的盐商聚居区扩延。

扬州城因为盐商的到来而扩建，商人们在这里修建了精美的会馆，砌起了新的城墙。清朝人曾下过这样的断语：“扬州繁华因盐盛。”

在这里，商人、官员觥筹交错，夜夜笙歌。小小的盐引就这样写下了扬州财富故事的传奇。

对聚集到扬州的商人们来说，通往财富的道路简单而明确：他们只需从官员那里获得盐引，以换取更多的盐。

就是在这种政策背景下，作为朝廷利益的“代盐人”，盐商垄断了全国食盐的销售与流通，甚至操纵盐价，获取巨额的垄断利润。当时，两淮盐商的销售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份，是全国十一个销盐区最大的一个，利润高、范围广，使得扬州盐商富可敌国。富者的银两以千万计，百万银两以下的都只能算作小商贩。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积累，扬州盐商的财富量和影响力达到极致。单就财富的总量来说，放眼全球，无可匹敌，以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为例，扬州盐商为清廷国库提供的盐税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8%，盐商们真的是富甲天下。

也正是因此，扬州菜才缔造了像马曰馆、马曰璐马氏二兄弟和江春、江昉二江兄弟的财富神话，更铸就了扬州文人菜的繁华。

### 盐，政治的调料

我们之所以把盐说成政治的调料，是因为在几千年的中华王朝历史和世界文明史的烹煮过程中，盐就像法师手中的法器，冥冥之中，总是在历史的大锅中，搅拌着一个王朝的心脉。

仅就中国历史来说，自盐被发现以来，在王朝的兴衰中，一直重复着这样的怪圈：每一个中央集权王朝建立之初，都会轻赋税、薄徭役，将盐权放归民间，由民间自营。随后，王朝为了填补中央国库的空虚，又将盐业专营起来，以满足王朝庞大的财政开支。

## 两个假说

● 刘慈欣

### 射手假说：

有一名神枪手，在一个靶子上每隔十厘米打一个洞。设想这个靶子的平面上生活着一种二维智能生物，它们中的科学家在对自己的宇宙进行观察后，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律：“宇宙每隔十厘米，必然会有个洞。”它们把这个神枪手一时兴起的随意行为，看成了自己宇宙中的铁律。

### 农场主假说：

一个农场里有一群火鸡，农场主每天中午十一点来给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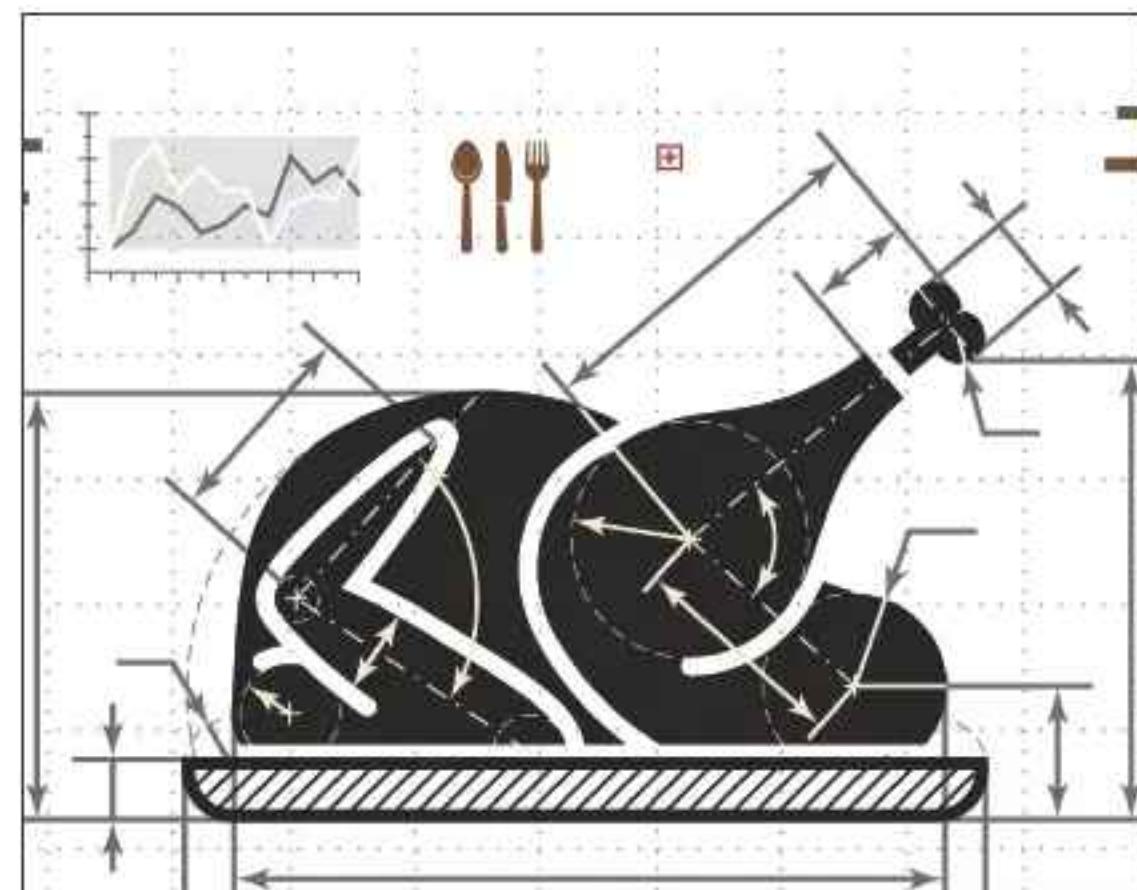
接下来，王朝中央集权控制力越来越弱，盐权逐渐被朝廷豪强把持瓜分。盐，成为盘剥民生的工具，盐价不断高涨。

在盐价居高不下时，民间英豪开始不畏生死，走贩私盐。更多时候，还官商勾结。最后，民间纷争，天下大乱，王朝覆灭。于是，一个新的王朝建立。

几千年来，历史的循环路线就是在盐锅的翻腾中不断重复着翻炒！盐正，则国正；盐失，则国乱。就像我们日常的炒菜，盐正，则味正；盐一旦乱放，这饭就乱成了一锅难以咽的糊涂粥。

盐就是这样与王朝的兴衰更替息息相关，读不尽，品不完……

(仰 岳摘自研究出版社《历史的味觉》一书，肖文津图)



们喂食。火鸡中的一名科学家观察这个现象，一直观察了近一年都没出现例外，于是它也发现了自己宇宙中的伟大定律：“每天上午十一点，就有食物降临。”它在感恩节早晨向火鸡们公布了这个定律，但这天上午十一点食物没有降临，农场主进来把它们都捉去杀了。

(王雪葵摘自重庆出版社《三体》一书)

# 最合适的价格

● [美] 詹姆斯·霍尔丁

一所艺术学院每周四都会举办鉴定会，人们可以把艺术品带来，免费让专家们鉴定真伪和价值。卡莫迪是油画类的负责人，这天，他遇到了一个衣着破旧、蓄着胡子的男子，自称乔治，他代姐姐来鉴定一幅现代派画作，作者是卡尔顿·桑普森。

卡莫迪仔细看了看画说：“卡尔顿·桑普森是著名的现代派画家，他的画按市价可以卖到6000至15000美元。不过你手里的这幅我不好立刻下结论，如果你愿意把画留在这里几天，我想让哈撒韦教授亲自鉴定一下。”

卡莫迪告诉乔治，哈撒韦教授是美术系的系主任，也是国内最有权威的艺术家、艺术史学家和艺术品鉴赏家。听了这话，乔治同意了，约定下周一再来。

周四这天，乔治又来到鉴定会，询问那幅画的价值。卡莫迪以一种遗憾的口气告诉乔治，哈撒韦教授对这幅画做了极为细致的审查，但很遗憾，它是一幅赝品，尽管仿得很出色。

乔治不甘心地问道：“你们有什么特殊仪器吗？怎么就能断定这是一幅假画呢？”

卡莫迪说：“教授火眼金睛，凭着他的经验，能看出最细微的笔触和色调是否符合作者的习惯，还有许多别的痕

迹，你们外行人是不懂的。”

“可是我姐姐急着用钱呢！”乔治咕哝道，“我们还以为会有奇迹出现。”

卡莫迪笑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奇迹是出现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

“哈撒韦教授非常喜欢这幅画，他认为这幅伪造品是极好的教学道具，愿意出200美元买下。”

乔治问：“200美元？不能多一些吗？”

卡迪莫摇摇头：“最大限额200美元，这是从学院美术系预算中开支的，教授没有回旋的余地。”

乔治来到系办公室，只见

哈撒韦教授坐在皮椅上，面前是一张别致的法国式写字台。哈撒韦教授以专业口吻告诉乔治，200美元对一幅流行艺术的伪造品来说，价格已经够可观了。乔治还想做最后的抬价：“卡莫迪先生说您认为这是一幅出色的伪造品……”

“噢，的确，我认为它出自一位有天赋的画家之手。”哈撒韦教授取出支票簿，“可悲啊，几百年来，许多有才能的艺术家宁愿模仿他人的作品，而不愿去创造自己的作品。”

“如果他们有才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乔治问道。

“为了钱。一个画家如果能复制出一幅让人信服的伦勃朗的画，作为大师原作出售给有钱的私人收藏家，那么他一定能大赚一笔，比他卖自己的画作可要合算多了。”

乔治微笑着说：“我也很





想知道，上哪儿去找个有钱的私人收藏家，能让我这幅画以15000美元脱手。”

哈撒韦教授朗声大笑道：“如果我认识这样的人，我一定早忍不住把自己收藏的伪造假品卖给他了。”他站起来，打开桌子后面一个宽敞的壁橱，里面摆放着二十几幅不同规格的油画，“看见了吗，它们全是赝品——画得真是好极了，就像你这幅‘桑普森’一样。”哈撒韦教授关上壁橱，又坐回到书桌前，“我把支票开给你，还是你姐姐？”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开给我吧，我叫卡尔顿·桑普森。教授，您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您十五年前的学生，那时您认为我大有前途。”

哈撒韦教授顿时面如死灰：“什么？”他的目光移向那幅画，“可是……你，你根本不可能是卡尔顿·桑普森……”

“噢，我完全可能是。摆在您面前的不是赝品，而是卡尔顿·桑普森的原作，它是我三周前用自己诚实的手创作出来的，却被您鉴定为伪造假品。您可是全国艺术品鉴定的最高权威啊，您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哈撒韦教授定了定神，说：“我坚持认为这是幅伪造假品，而你不是卡尔顿·桑普森。”

“这是我的驾驶执照。”桑普森把证件推到桌子对面，“您想让我亲自画一幅示范画吗？”

“那就是我搞错了。”教授说，“请原谅，我只是个凡人。”

“您不可能搞错，因为您

从前就是这么教我画的。此外，您还拿它和我的另一幅画进行过比较——就是六年前在学院新博物馆揭幕典礼上，我捐赠给学院的那一幅。”

哈撒韦教授说：“你的意思是我故意说你的画是伪造假品？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桑普森朝他咧嘴笑了笑：“您刚刚告诉我，这样就能以最高的市价卖给私人收藏家，牟取暴利。您壁橱里的那些画，是您亲手绘制的复制品。”

哈撒韦教授有些气急败坏了，桑普森微笑着说：“别着急，教授，您不想知道我是怎么产生怀疑的吗？几周前我去旧金山拜访一位朋友，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叫桑丁的大企业家，此人收集了大量的流行艺术绘画，他说藏品中还有我的《铜管第二》。莫名其妙！我这辈子仅画过一幅关于铜管的画，就是六年前赠给学院的那幅。难道您不觉得这事很蹊跷吗，教授？”

哈撒韦教授微眯起眼睛，不置可否。

桑普森继续说：“所以我请求再看看我的那幅画。桑丁先生把画拿给我看，果然是我的作品。我暗自思忖，难道母校卖掉了我捐赠的画？于是我回来后就去了学院博物馆，只见那幅画还好端端地在博物馆里挂着。于是我推想，如果桑丁那幅才是真的，那么博物馆里的必定是复制品——是某位为了捞钱的败类画的。一下子就想到了教授您，我学生时代所崇敬的艺术大师，同时还是有着特殊复制天赋的艺术

家。我猜得怎么样，教授？”

哈撒韦教授直愣愣地坐着，脸色惨白地说：“假设我偶尔被诱惑……而去伪造一些作品呢？你打算怎么办？想要破坏我的事业？要损坏我一辈子才建立起来的名誉？你想把我毁掉不成，桑普森先生？”“不，”桑普森耸耸肩说，“我只想得到这样一份工作。”

教授茫然地瞪着他。

桑普森接着说：“我永远也不过是个中等水平的画家了，可我是个不错的复制家，而且我的水平比您的要好。我已经厌倦了累死累活地去画一些顶多值15000美元的劣等货。所以我要的是，卖掉那些收来的原作所赚得的15%，我们可以把我画得较好的复制品当成原作卖出去，以此扩展您的经营范围。有您这样一位可靠专家的鉴定，再给它们套上个顺理成章的出处，谁还会提出疑问？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发誓，您壁橱里随便哪幅原作，我都能画出上佳的复制品。”

哈撒韦教授犹豫片刻，点头说：“我仍然同意我十五年前说过的话——卡尔顿·桑普森是我最有才能的学生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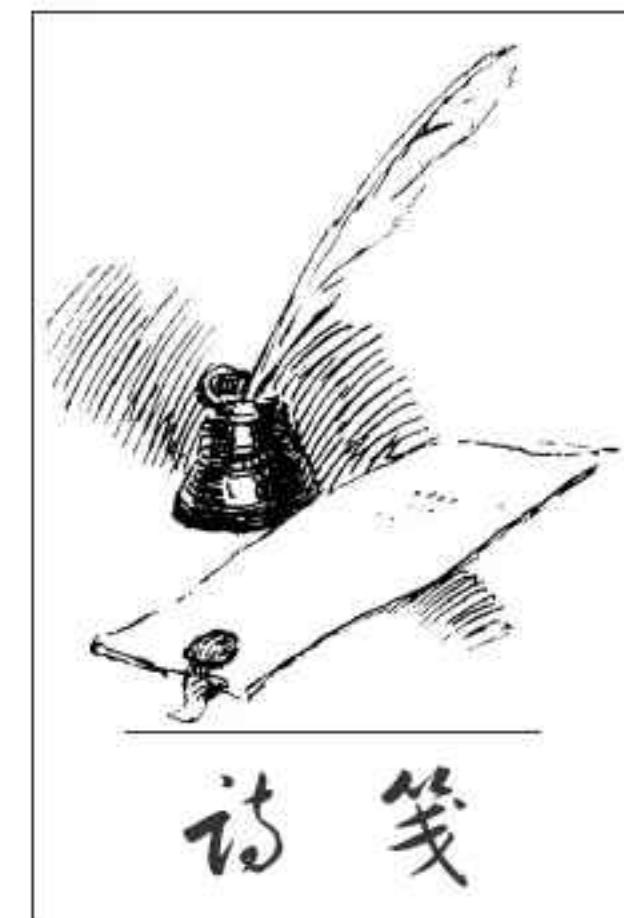
桑普森随手指着一幅画说：“就这幅，您估计原作能卖多少？”

“哪儿都能卖它个100万。”

桑普森笑着说：“这才是我认为一幅画最合适的价格。”

（逾明摘自微信公众号“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李晓林图）

如果能遇上春天  
遇上春天的叫喊，那满山的花就会噼里啪啦地开了  
漓江从蓝天上流过  
从几朵白云上流过  
小镇就在群山的环抱中  
被春天幸福地淹没



诗笺

长在漓江边的小镇  
是一棵巨大的榕树  
周围的路就是它的根  
有一条粗壮的根爬着爬着就断了  
埋进了一座山里，另一条  
紧随着漓江，走去很远的地方

## 草坪小镇

● 邓学云

春天里来到小镇的人  
都渴望遇上一场雨，细细的雨  
仿佛大榕树飘在空中的气根  
在雨中走走，看四周的山  
看静静流着的碧绿江水  
冬天的心就会  
渐渐地泛青泛绿

离开后，许多人  
把小镇上遇到的这个春天  
遇到的这一场细雨都悄悄带走了  
带进以后的岁月与生命

(一棵树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如果没有风》一书，吴冠中图)

